
丹心挑劍錄
陳文卿◎著
2



武俠風

丹心挑劍錄 2

陳文卿



才
奔出數里，
烈日火見到前頭行來
數人，也不欲搭理他們，自
顧自地由眾人身邊走過。烈日火突
然感到一陣烈風由身側撲來，急忙橫跨數
步，定睛一看，身前已站著一個豹頭環眼，眼神充
滿殘酷嗜殺的黑衣漢子……
隸沖天一時之間，只感到龐大無匹的真氣衝灌體內，痛苦難
當，所有經脈如同即將爆破一般。這股強烈真氣帶領
著隸沖天本身真氣，形成了強烈旋轉氣流，硬
生生竄流於穴脈之間，原本隸沖天真氣
無法運行到之處，紛紛被這股
兩人結合的旋轉真氣貫
通，直衝十二重
樓…

定價120元
ISBN 957-27-0872-4





內容簡介

大唐開國以來國勢興盛，天威遠播，無奈外戚、藩鎮功高震主，中央加以彈壓下的結果就是不得不反。自安史亂後，再行中央集權之法，地方武力漸失，兵官糜爛，部份州縣甚而官盜無分；制軍以大纛爲挾，假天威之名以魚肉，終而引致黃巢亂起……



封面繪圖 陳重宏
影像處理 賴郁琳

丹心桃劍錄 貳

陳文卿 著

目錄

第九回　金翼風虎　5

第十回　飛騰八法　35

第十一回　吞日化勁　65

第十二回　優伶玄舞　97

第十三回　江湖劇變　129

第十四回　護法明王　161

丹心挑劍錄 二

作者》陳文卿

發行人》鄭雅丹

編輯》曾麒穎

封面設計》賴郁琳

出版》花田文化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台業第六一六七號
地址》台北市南東路三段91號11樓B室
電話》02)2507-6098
傳真》02)2507-6099

發行》花田文化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帳號》17763301（花田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五股鄉新五路二段二五六號之一
電話》02)2293-8111
訂書傳真》02)2507-6099
訂書專線》02)2507-6098
讀者服務專線》080)012304
初版　2000年11月
定價　120元
ISBN　957-27-0872-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

丹心旄劍錄

第九回 金翼風虎

且說烈日火與鳳翔諸女共行，幾日後烈日火覺得傷勢無礙，傷口處已經結痂。這日眾人來到河南鄭縣，烈日火向柳芯雙等人道：「我還另有要事，要往邯鄲去，我傷勢也好的差不多了，我看，我們就在此地分手吧！」

聽到烈日火說這些話，最難過的便是耿玉襄了。耿玉襄不停嘟嘴嚷嚷：「秦大哥，你究竟要到邯鄲做什麼？怎麼急著離開我們？」

張清齡哪看不出來耿玉襄的意思，笑道：「玉襄師姐啊！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妳總不能叫烈日火跟著我們回師門吧！還是妳希望烈日火跟著妳一輩子啊？嘻嘻！」

耿玉襄幾天來，與烈日火朝夕相處，早生感情，如今見終究要分手，心裡一陣落寞，像失去什麼寶貴之物。

耿玉襄氣道：「清齡！人家是說眞的！我很捨不得秦大哥離開嘛！妳幹嘛取笑人家？」

烈日火幾天來，也頗爲喜歡這心直憨甜的姑娘，見狀安慰耿玉襄道：「玉襄，不要難過了，等我事情辦完，我一定去找妳，好不好？」

柳芯雙笑道：「玉襄啊，既然妳那麼捨不得，那妳替我們大家，送烈日火一程好

了。」柳芯雙看得出來，耿玉襄深深喜歡烈日火，這時故意給兩人獨處的機會。

烈日火向眾人抱拳說道：「那就告辭了，後會有期。」說完與耿玉襄一同離開眾人。

兩人走了幾里，來到一座小丘之上，兩人衣襬被風吹的向後揚起，撲撲作響。耿玉襄半倚在烈日火肩頭，低聲道：「秦大哥，你走以後，我會隨時念著你的，你可別把我忘記了！」

烈日火道：「玉襄，我也會惦記著妳，妳要好好保重。」

突然間在兩人身旁，響起一道沙啞女聲道：「嘿嘿！天下男人皆薄倖，這小子不久後就會勾搭上其他女子，再也記不得妳了！」

烈日火怒道：「是誰？何必鬼鬼祟祟的！」

那道聲音又響起：「你沒那個本事看到我，卻說我鬼祟，哈哈！可笑！」

忽然耿玉襄一聲驚呼，烈日火見耿玉襄正望著自己背後，烈日火呼地一聲轉過身來，見到一個美麗的中年女子，只是那女子臉上充滿戾氣，與她的美麗顯得很不搭調，更因此充滿了詭異氣氛。

烈日火心裡震驚異常，此人竟能欺身到自己背後，自己卻毫無所覺，若是她對自己加以暗算，可能自己連反擊也來不及。　烈日火見耿玉襄眼中充滿恐懼，伸過手將耿玉襄摟在懷裡，說道：「這位前輩來此，究竟爲了何事？」那中年女子響起尖銳的笑聲，迴盪在空氣中，烈日火與耿玉襄只感到心裡一陣難受煩躁，尤其耿玉襄更是掩著耳朵，無法抵禦這種笑聲。

那中年女子笑了一陣道：「老身只是路經此地，見到又有男子欺騙我們女子。老身生平最恨男子薄倖，花言巧語叫女人爲他苦等，然後自己便堂而皇之，離開這女子，另尋新歡。」

耿玉襄怒道：「胡說！秦大哥才不是這種人呢！他只是有事要辦，離開我一下而已。」

那中年女子不屑地道：「那他有沒有告訴妳，他要去辦什麼事？若是眞愛妳，不管辦什麼事，他都應該帶著妳身旁啊！」

耿玉襄喝道：「是我沒辦法跟著他去，不是他不想帶著我！」

烈日火道：「前輩這麼不辨是非，胡亂評論我們兩人，不覺得過於強詞奪理嗎？」

那中年女子道：「你還以為我不清楚妳們男人的伎倆嗎？若你真的愛她，那你說你要去辦什麼事？」

烈日火道：「我要辦的事情，事關重大，不能輕易透露！請前輩別咄咄逼人。」

那中年女子桀桀笑道：「終於無話可說了吧！」

耿玉襄怒道：「妳別再挑撥我們了，我相信秦大哥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不說出此事！」

那中年女子笑的更大聲道：「若他真的在乎妳，只有一個辦法證明，妳跟我去汗騰格里峰，若他真能想到妳，肯不畏艱辛再來找妳，那他才是真愛著妳！」

這汗騰格里峰乃是天山山脈的第二高峰，所謂「卻出長城萬餘里，東西南北盡天山」，可見天山山脈之廣大，天山東西綿延兩千五百多公里，將新疆分為南疆與北疆兩部份。這汗騰格里峰位在天山山脈西部，峰上冰峰銀光閃耀，處處可見雲杉、草原，以及雲豹、羚羊、雪雞等珍禽異獸。

烈日火聽那中年女子之意，竟是要奪去耿玉襄，烈日火怎麼肯答應，立刻將自己移到耿玉襄身前，凝神戒備。

中年女子見到烈日火如此「惺惺作態」，「假意保護」耿玉襄，心中更是鄙視，大怒尖聲道：「你以為這樣老身便無法帶走她嗎？哼！」

烈日火在那女子哼一聲時，立刻感到一條黑影撲來，烈日火雖然早已戒備，卻仍是感到措手不及，匆忙間運勁擊出數拳，拳風大作，卻突然消失面前黑影。烈日火勁力已出，還尚未來的及收回，便感到臂上一陣大力，不由自主地被帶向前數步，心叫不好。等烈日火穩下身子，回過頭一看，耿玉襄已經落入那中年女子手裡，耿玉襄正以求助眼光瞧著自己，分明早在落入那中年女子手裡時，被制住穴道而動彈不得。

烈日火拼盡全身之力，「幻影龍爪掌」在空中留下數道呼嘯聲響，猛向那女子撲去。

那中年女子厲笑道：「你這小子武功還真不錯！不過仍然留不住老身，呵呵！」裂帛聲起，烈日火這威力極大的一擊，僅抓到那中年女子離去時，被狂風吹起的一片後襬，中年女子帶著耿玉襄，隨著厲笑聲逐漸遠去。

烈日火這奮力一擊，需要短暫回氣時間，等烈日火回過氣來，那中年女子與耿玉襄已經消失無蹤，烈日火僅能跟著兩人消失的方向，急追而去。烈日火對於此人的出

現，感到非常詫異，這中年女子在帶著一人的情況下，輕功竟然還如此高強，如同幻影鬼魅一般，忽來忽去。其輕功甚有可能在耿惜羽之上，而武功更是駭人聽聞，江湖上竟然從未有人提及此中年女子。另外，這女子看來僅是中年，然而她卻口口聲聲自稱「老身」，那她真正年齡又是多少？這些疑問盤旋在烈日火的腦海。

烈日火施出輕功急追兩人，追趕一陣後仍無兩人蹤跡，尋思道：「那人說什麼『汗騰格里峰』，看來回疆一趟是在所必行了。不過，我還得回去確定老家那幅山水畫，是否暗藏玄機，是否真是『丹心挑劍圖』？看來那中年女子短時間裡，應該不致於傷害玉襄，這『丹心挑劍圖』攸關大唐國運，我還是必須先辦妥此事。」

烈日火決定之後，停下追趕腳步，回頭再次奔向老家邯鄲。

才奔出數里，烈日火見到前頭行來數人，也不欲搭理他們，自顧自地由眾人身邊走過。烈日火突然感到一陣烈風由身側撲來，急忙橫跨數步，定睛一看，身前已站著一個豹頭環眼，眼神充滿殘酷嗜殺的黑衣漢子，而其他人也圍在自己身旁，看來不懷好意。

烈日火喝道：「你們是誰，何故攔下我的去路？」原來這批人竟是上次抓烈日火與朱華容不到的僕固彥溫一行人，在回到太行山六河寨的途中，又碰到烈日火，看來烈日火今日真是命運多劫！

僕固彥溫笑道：「你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卻知道你就是烈日火！」烈日火額頭上的標誌，實在太好認了。

烈日火聽到僕固彥溫如此說，心中暗道：「又是我的額頭標誌惹禍，這次若能活著離開，以後一定要把額頭掩住！」

烈日火道：「不知我烈日火跟諸位有何瓜葛，竟要攔我下來？」

攔在烈日火面前的「噬血豹」哥舒橋獰笑道：「上次在赫連奪日那，讓你與朱華容逃脫，這次你可跑不了了吧！嘿嘿！」

烈日火如今才知道，原來這批人是上次來尋赫連奪日，要帶走自己的人。烈日火見到面前幾人眼神充足，站立姿態中隱隱都流露高手的特質，心知此戰無法討好，只能拼掉一個算一個了。

僕固彥溫問道：「烈日火，上次你與朱華容一起失蹤，她去那裡了？快說出來！」

烈日火一聲不知道，雙手化爪，迅雷不及掩耳般地抓向「太行雙狼」，烈日火暗

中觀察眼前五人，覺得「太行雙狼」是五人中最弱的一環，決定先突破此處，尋機衝出包圍。

太行雙狼本身武功就遠比不上烈日火，加上烈日火突如其來的攻擊，「紅獠狼」僅來得及舉臂橫擋，喀擦一聲，立刻被烈日火使出的「八盤爪」折斷手臂關節，痛澈脾肺。不過，烈日火身形也因爲攻擊「紅獠狼」而緩了一緩，僕固彥溫、哥舒橋與童再興三人是何等人物，在烈日火折斷「紅獠狼」一臂後，又立刻圍住烈日火。

僕固彥溫道：「童兄，這次請你出手抓住這小子吧！」

「黑殺魔神」童再興冰冷厲道：「殺殺殺！」黝黑的兵刃「魔神之手」已然劈出，如千百鬼手攫向烈日火。烈日火一閃轉側，連續數拳衝向童再興，拳勢中藏有變化，童再興一時看不破拳勢變化，避開烈日火的攻勢，又再次襲擊而上。

烈日火的武功變化繁複，連耿惜羽都看不出烈日火的招數變化，童再興與耿惜羽並稱江湖「黑道五大高手」，武功也與耿惜羽相差不遠，烈日火號稱昆陵派百年來的奇才，童再興短時間內又如何能破烈日火的詭變的拳掌。

這黑道五大高手包括「噬血豹」哥舒橋、「白面狐王」耿惜羽、「黑殺魔神」童

再興、「青衣殺手」斐濟詭，以及「金手義盜」蒲燕孤，其中蒲燕孤雖然與其他人並稱，但是行事與其他四人迥異，他只偷盜貪官污吏以及爲富不仁的奸商，用來濟助貧民，受他濟助的貧民甚至稱他爲「金菩薩」。

一旁的哥舒橋，見到烈日火拳掌爪並用，招招暗藏無窮變化，逼的童再興僅能先自保，不免見獵心喜。烈日火耳中聽到悶吼一聲，早已知道哥舒橋加入戰局，拳勢又一變，自創的「蒼穹指法」刁鑽地尋隙刺向兩人，三指駢立如鑽，如雨水由天而降，密密麻麻無孔不入，攻勢竟涵蓋兩人。

哥舒橋的狠烈陽剛打法，與童再興那陰損暗襲配合無間，雖然烈日火的「蒼穹指法」招數精奇，靈動無方，奈何烈日火本身功力比不上這些成名已久的魔頭，硬鬥一人已經讓烈日火苦不堪言，兩人合攻烈日火，雖然在招式上不分勝負，但烈日火已感到功力無以爲繼，出招逐漸緩慢下來，苦苦支撐不敗罷了。

僕固彥溫看在眼中，暗驚烈日火的習武天分，假以時日烈日火必成一代武學宗師。此時見到烈日火功力減退，僕固彥溫生怕哥舒橋殺的性起，會傷到烈日火的性命，使「丹心挑劍圖」就此再無下落，趁著烈日火無能他顧，如狸貓一般，潛入烈日

火身旁。

烈日火苦戰兩大高手，早已精疲力盡，那裡還能留神一旁的僕固彥溫。僕固彥溫迅捷無倫地出手，數道變化微妙的勁氣，剎那間制住烈日火五處大穴。僕固彥溫隨即撥開哥舒橋襲向烈日火的「厲豹爪」。

哥舒橋嚷道：「這小子還真是倔強難鬥，可惜僕固老大還要逼問他，否則我哥舒橋倒要嚐嚐這少年高手鮮血滋味。」

僕固彥溫道：「廢話少說，先將烈日火擒回六河寨，等候尚讓來處理。」接著眾人帶著被制住的烈日火，返回太行山去了。

此時朱華容主僕二人，局面也不比烈日火好上多少。原來兩人走入大別山與霍山山區的交界處，心想終於要來到「風虎岩」，卻見到後頭塵土滾滾，數百人往自己這兒奔來。

藍煙以為是「風虎岩」的義軍，舉起藍色繡花手帕揮了揮，嚷道：「喂！你們是不是『風虎岩』的義軍啊？」

數百人在朱華容兩人面前停下，由眾騎中馳出一人，手上拿著一柄特大號屠刀，滿臉橫肉，簡直就是市場裡的屠夫。

沒錯！朱華容兩人很不幸地，碰到由六河寨借兵回來的「大屠夫」蕭長白。

蕭長白見到朱華容兩人的裝束，想起在六河寨中，聽太行雙狼描述朱華容的樣子，暗道：「不會這麼巧吧！難道竟叫我碰到朱華容？」

蕭長白問道：「妳們兩人找『風虎岩』的義軍有什麼事？妳們又是何人？」

朱華容並不想暴露身份，然而藍煙口快，朱華容已經來不及阻止。藍煙說道：「我們是來找『金翼虎』滕若鯨滕老英雄的，你們是不是義軍啊？」

蕭長白暗笑，口中道：「沒錯，我們是『義軍』！」其實蕭長白口中的義軍，意指他們是要推翻大唐頹廢政權的「義軍」。

藍煙怎麼明白蕭長白的語意，喜道：「太好了！小姐，我們可以見到滕老英雄了。」朱華容卻隱約感到不對，細細思索後，發覺前面數百人，多數長的凶惡，不太像「風虎岩」的義軍，於是起了疑心。

朱華容道：「我看你們不是義軍，你們究竟是哪裡的賊寇？」

藍煙一頭霧水道：「小姐……這……他們……」

蕭長白笑道：「你應該就是朱將軍的妹子，朱華容對吧！其實我們也是同條道上的，我是大別山的蕭長白，奉尙讓尙先生之令，請妳過去作客。」

藍煙喝道：「我們不去！上次你們派來的『太行雙狼』，早已被我們打退，我勸你別癡心妄想了！」

蕭長白根本沒將這兩個女子放在心上，笑道：「有本事你這次再將我們數百人擊退啊！哈哈哈！」蕭長白身後眾賊寇，聽到蕭長白的話，也感好笑，眾人隨之轟笑起來。

朱華容聽到蕭長白的名字，心中感到不妙，她早已在朱溫口中，得知僕固彥溫與蕭長白不是簡單的人物，沒想到今天竟叫自己遇到這棘手人物。朱華容淡淡地說：「我們或許沒有本事擊退數百人，不過呢……」

蕭長白問道：「不過什麼？」

朱華容嫣然一笑道：「我倒有可能擊敗你這個領頭人物，只不過不知道你被我擊敗後，我們是否能平安離開呢？」蕭長白早在六河寨時，聽「太行雙狼」說過朱華容本領高強，然而蕭長白以爲「太行雙狼」武功太差，所以言過其實，他可不相信朱華

容能厲害到哪去！

蕭長白哈哈笑道：「如果你眞能擊敗我，那我也只有認輸，恭送兩位離去。」

朱華容暗中大喜，口道：「那我們一言爲定，就請蕭寨主下馬指教吧！」

蕭長白呼地一聲跳下馬，雙手握刀，對朱華容道：「我蕭長白一輩子極少與女人拼鬥，這次就先讓妳出手吧！」

朱華容心道：「你見我只是女子，看我不起，等會就要你知道後悔！」當下也不謙讓，拿過藍煙遞上的長劍，「無方無礙劍法」立刻灑出星芒數十點，落向蕭長白身上諸穴。

蕭長白那裡想的到朱華容劍法如此精奇難測，手上屠刀才剛擋掉刺向「中府」、「雲門」兩穴的攻勢，朱華容長劍竟然好像會轉彎，長劍如緞帶一般，繞過大屠刀，轉刺「缺盆」、「乳中」與「天樞」三穴。雖然劍勢出乎蕭長白意料之外，蕭長白憑著豐富對敵經驗，還是險險地避過長劍，大屠刀帶著強烈勁氣，颯颯作響，與朱華容纏鬥在一塊。

隨蕭長白而來的賊寇裡，有一個稱號「翻天猇」的鼠面漢子，見到蕭長白與朱華

容陷入苦鬥，一方力氣渾厚，一方招數奇妙，無法一時分出高下。

「翻天猇」偷偷找了幾個賊人，向藍煙嚷道：「我家寨主正在服侍妳家小姐，至於妳嘛……就由小弟我來服侍如何？」

藍煙怒道：「不要臉，說好單打獨鬥，又來暗中對付我。」

「翻天猇」一招手，數人便將藍煙圍住，「翻天猇」道：「我家寨主答應與你家小姐單打獨鬥，如今不是正在單打獨鬥嗎？可是他可沒說我們也要與妳單打獨鬥啊！」

「翻天猇」的用意在於暗助蕭長白，先擒下藍煙，讓朱華容分心。蕭長白見狀，暗讚「翻天猇」有腦筋，蕭長白早在交手之時，就後悔說出大話，若是真敗給朱華容，到手的鴨子就飛了。

藍煙雖然也不是庸手，但是受到四面八方的攻擊，沒多久便顯得處處應付不來。朱華容戰到一半，聽到藍煙一聲悶哼，知道藍煙已經負傷，不得不分心來救援藍煙。蕭長白等的便是這個機會，「屠刀八卸」的「四肢卸」出手，四刀分斬朱華容四肢。朱華容一邊替藍煙抵擋盜賊，一邊還得應付蕭長白的大屠刀，不久就有點力不從

心。

就在朱華容兩人情況危急時，又出現巨變，一道蒼老的聲音響起道：「都給我住手！」隨著山道一旁冒出無數人頭，以弧形圍住蕭長白等數百人。

蕭長白一聽到聲音，心中便道糟糕！當下停下手，斥喝著部下上馬備戰。

從山道旁走出數人，其中一位老人灰白長鬚，面色淡金，雖然滿臉皺紋，但是使人感到他精力充沛，原來這就是「金翼虎」滕若鯨，在滕若鯨身旁，一位杏眼含威的清秀少女，便是朱華容昔日孩童時代的閨中密友滕浣琴。

滕若鯨走前數步，看了朱華容幾眼，心道：「這位姑娘怎麼讓我有熟識之感？她的劍法如此精妙，不知是何人所教？」

但是大敵在前，不容滕若鯨有時間思索，滕若鯨說道：「蕭長白，你這次出寨，似乎頗有收穫！可惜一回來便遇上我，我看你一番心血可能就要報銷了。」

原來不久前，滕若鯨接到線報，得知蕭長白不知何事，竟離開大別山山寨。雖然蕭長白不在，但是大別山寨中好手仍是不少，加上防守嚴固，滕若鯨也不敢輕言進攻。

滕若黥暗自詫異蕭長白離寨的用意，每日派遣探子在大別山區邊緣留意，以免中了蕭長白的計謀，今天接到探子回報，遠處有馬蹄濺塵，煙霧瀰漫，滕若黥立即召集人手，來此一探究竟。

蕭長白哼了一聲：「滕老頭，若你眞有本事，等我聚集所有人馬，再來決戰，此刻我有事要辦，不要在此地礙事！」

滕浣琴喝道：「蕭長白，不管你要辦什麼事，總歸不會是好事，我們不可能眼見不管！」

蕭長白嚷道：「我蕭長白不會畏懼你們『風虎岩』，若非我寨中好手不在此地，我定要好好教訓你們！」蕭長白口中說的威風，言語間卻還是透出畏懼決戰之意。

滕若黥撫鬚大笑：「就是趁你實力空虛，才要趕緊消滅你們，蕭長白，你認命吧！」

蕭長白如今後悔暗嘆：「早知會遭遇滕若鯨，我們路上就不該耽誤，如今爲了朱華容，弄得自己騎虎難下，眞是倒了大楣！。」眼見大戰勢在必行，也不能弱了威風，大喝：「兒郎們，咱們衝啊！」

數百賊寇見到「風虎岩」義軍突然現身，心中早已忐忑不安，聽到蕭長白喊衝，大家跟著大吼，鞭馬狂奔，只希望能衝破「風虎岩」義軍的包圍網。滕若黥發聲叫道：「放箭！」隨即由山道旁射出勁箭，射翻一群賊眾。

滕若黥暗道可惜，因爲這次匆忙間召集人手，弓箭馬匹皆沒帶夠，也沒有詳盡的攻擊計畫，白白放走這大好機會，追不著蕭長白，讓他們逃了開去。不過這也讓蕭長白好受了，原本帶回來的五百部隊，被亂箭一射，便倒下百餘人，還沒眞正作戰，就只剩三百多人。

在眾賊逃走後，朱華容來至滕若黥身前，滕若黥笑道：「這位姑娘無恙乎？」

朱華容道：「滕伯伯，您認不得我啦？我是朱華容啊！」

滕若黥一聽到朱華容的名字，笑容凝結在臉上，冷道：「原來是妳，妳與妳大哥不是在黃巢那呼風喚雨嗎？怎麼又跟蕭長白打起來？」

朱華容一聽就知道滕若黥疑心她與蕭長白合演這場戲。朱華容轉頭一瞧滕浣琴，只見她亦是滿臉冰冷，早年的深厚感情，似乎隨著朱溫兄妹投奔黃巢而消失無蹤。

朱華容對於眾人如此唾棄自己，心中難過之極，說道：「既然滕伯伯對我有疑

心，我也不敢請滕伯伯收留，姪女就此告辭。」

滕若黥道：「妳來到此處，還想走嗎？」

滕浣琴也怒道：「朱華容，虧我小時候與妳交好，如今妳卻成為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算我當時瞎了眼睛了！」

藍煙見到朱華容被滕若黥父女如此侮辱，卻毫不吭聲，大怒嚷道：「你們才眞的瞎了眼睛！問也不問我家小姐為何來到這兒，就如此詆毀我家小姐。我家小姐脾氣好，不跟你們計較，想走還要看你們的臉色，我藍煙可是看不過去！」

滕浣琴那能容得一個賊女如此辱罵自己，唰地一聲拔出長劍，喝道：「朱華容是賊寇，妳也是賊寇，妳看不過去，就跟我來較量較量好了！」

朱華容道：「藍煙，不准妳這樣跟滕伯伯說話，我哥是賊寇是不能抹滅的事實，也難怪別人會誤會！」

藍煙急道：「小姐，這……」

朱華容轉頭向滕浣琴道：「浣琴，藍煙不懂事，妳不要跟她計較了，我們來此眞的沒有惡意。若你們不歡迎，我們離開就是，我們也沒傷了你們任何一人，何必為難

我們呢？」

滕浣琴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廢話少說，朱華容，妳納命來吧！」說著長劍便刺向朱華容。

朱華容不欲跟滕浣琴拼鬥，長劍並未出鞘，僅以劍鞘格擋滕浣琴的攻勢。滕浣琴見到朱華容好像逗著自己玩耍，不能用盡全力，怒道：「朱華容，妳是什麼意思，出劍啊！」

滕若黥在一側看的眉頭深鎖，他生平百戰，怎麼看不出朱華容對滕浣琴的相讓之意。滕若黥回想早先看朱華容與蕭長白的拼鬥，不像是假的，而藍煙對自己的冷淡，又是一副氣憤之情，滕若黥隱隱感到事情並不單純。

滕浣琴少女心性，見到朱華容不肯與自己拼鬥，怒極之下，使出狠烈的劍招，不斷攻向朱華容身上致命要害，也不顧自己全身漏洞百出，此時只要朱華容願意，隨時可以在滕浣琴身上留下幾個透明劍洞。

滕若黥擔心這樣拼鬥下去，假若朱華容一時怒起，很可能一劍傷了自己女兒，大聲叫道：「琴兒住手！」

滕浣琴心中雖然不願，但老父之命不可違，也只能停下長劍，氣噓噓地瞪著朱華容。

滕若黠道：「請問朱姑娘來到風虎岩，找我們有事嗎？」語氣雖然仍舊冷淡，但卻客氣多了。

朱華容向滕若黠作了一福，說道：「多謝滕伯伯願意聽姪女數言，其實，我是偷偷離開我哥，來投奔滕伯伯您的！」

滕若黠疑道：「投奔我？」

朱華容點頭道：「是的，我不想再待在我哥那兒，與眾賊同流合污，藉機偷跑出來。可是天地茫茫，我一時之間也無處可去，只想到在幼年時代，滕伯伯與我義父交往甚深，浣琴也與我交好，因此來瞧瞧滕伯伯是否肯收留？」

滕若黠繼續問道：「那妳怎麼與蕭長白起衝突的？」

朱華容道：「因爲尙讓想擒我回去，用以威脅我哥不生叛心，所以請太行山六河溝與蕭長白等賊出馬，我一路行來，已經與他們接觸數次，所幸沒有被他們所擒。」

滕浣琴聽到朱華容的解釋，心中也息怒許多，說道：「單單靠妳一面之詞，如何

證明你說的是眞話？」

朱華容沈吟一會，低聲說道：「我可以證明我並非賊人一夥，只是事關機密，爲防隔牆有耳，滕伯伯能否找一隱密所在？」

滕若黠思索一陣道：「在妳證明之前，我必須先點妳重穴，以防萬一。」

朱華容暗道：「我師父的『氣震百穴』能夠自通穴道，即使被點了，僅要一盞茶的時光，我便能解穴，那也沒什麼！」於是答應讓疼若黠制住穴道。滕若黠右手連彈，封住朱華容「天府」、「天井」等五處大穴，使朱華容雙臂無法動彈，亦無法運行眞氣。只不過滕若黠不知道朱華容所學武功大異常人，穴道雖然被點，但眞氣仍有一小部份可以運行，並不是完全受制。

滕若黠領著朱華容進入風虎岩，這風虎岩的由來，是因爲在霍山某座山頭，有一風口，風口處兩側極大岩石被強風長年侵襲，風化而成形如虎狀的奇觀，所謂「雲從龍，風從虎」，「風虎岩」的稱號就是由此而來。

過了風虎岩，正式進入霍山義軍的大本營。朱華容兩人見到山中情景，心中暗讚，整個山頭種滿作物水果，還有牛羊放牧其中，許多人來來往往，熱鬧之極。

朱華容向滕浣琴問道：「浣琴，怎麼這兒如此熱鬧？」

滕浣琴笑道：「天下大亂，許多百姓流離失所，我們將許多受難百姓接來此處，讓他們在這過活，自給自足，有的人種菜、有的人造酒、有的人放牧，所以才這麼熱鬧！嚴格來說，已經接近一個小市鎮的風貌了！」

朱華容神往道：「眞好，大家在這不用擔心受怕。」

滕浣琴道：「還是會擔心啊！蕭長白那一夥人，隨時對我們虎視眈眈，若不是大家同心協力，共守這一塊樂土，早就被蕭長白吃掉了！在平時，大家在寨外生產工作，若有敵人來攻，大家都會躲入寨裡，連帶作物、牲畜也會帶入寨中。」說著便來到義軍大寨門前，朱華容見到整個大寨是以磚石造成，除非是大戰所用的攻城器具，否則普通的火箭倒也不能損其分毫。

入了大寨，滕若黥與滕浣琴帶著朱華容主僕進入一間密室，四人坐下後，滕若黥道：「朱姑娘，若妳有什麼可資證明之物，如今可以拿出來了。」

朱華容說道：「在看這樣東西前，我先要說一個故事，交代一下拿到此物的來龍去脈。」於是朱華容將碰到隸沖天，隸沖天告訴他密函之事，完完全全地說給滕若黥

等人知道。

說完朱華容取出密函，給滕若黥與滕浣琴過目。關於隸沖天與袁滄舟智取黃巢五十萬大軍之事，江湖已有傳聞，滕若黥以義軍自居，怎會不知道隸沖天呢？

滕若黥說道：「原來如此，早先江湖傳言隸沖天殺師奪寶，爾後竟又傳言隸沖天殺賊有功，使我也不清楚那個傳言是眞。我哪裡想的到，這其中過程如此曲折？還牽涉到田令孜叛國罪行。」

滕浣琴看完密函，對朱華容疑心盡去，也對自己不分青紅皀白怪罪朱華容感到抱歉，當下又恢復早年密友的感情，親暱地說道：「華容，這隸沖天竟然把這機密的東西交給妳保管，看來他是極信任妳，妳們兩個是不是……？」

朱華容羞道：「浣琴別瞎猜了，他連我眞正身份都不知道，才糊里糊塗地把密函交給我的！」

滕浣琴嘆道：「他不知道妳是誰，就能如此信任妳，而我以前與妳如此要好，卻疑心妳已淪爲賊寇，唉！我眞是對不起妳！」

朱華容忙道：「千萬別這麼說，如今誤會不是已經解釋清楚了嗎？我倆還是好姊

妹啊！」頓了一頓接著道：「滕伯伯，姪女想請您幫忙一事。」

滕若黥既然疑心盡去，自然願意幫忙，問道：「什麼事？」

朱華容道：「我想請滕伯伯派人打探隸沖天的消息，讓我早日尋到隸沖天交回這密函。」滕若黥自是答應，之後派遣探子外出查探隸沖天下落。

滕若黥突然想起還沒給朱華容解開穴道，說道：「賢姪女，我這就替妳解開受制穴道。」

朱華容搖頭笑道：「滕伯伯，不麻煩你了，我早已自己解開穴道了！」

滕若黥訝道：「這是……」滕若黥大驚，沒料到朱華容竟有此能耐自解穴道，如果朱華容是敵人的話，自己與女兒早就暗遭毒手了。不過由此亦證明朱華容毫無異心，滕若黥心中僅剩的一絲懷疑，至此也消散無蹤。

朱華容說道：「當年滕伯伯在我義父那兒作客時，不是有一次發現我凌晨偷偷回房嗎？後來我還請滕伯伯不要告訴我義父，滕伯伯瞧我一副心慌的樣子，心裡一軟，便答應我不說給義父聽。其實，那時候我偷偷外出，是去跟我師父習武，我師父不想讓他人知道這件事，所以我連義父也隱瞞了。」

滕若黥奇道：「今天我見到妳劍法特殊奇妙，似乎從四面八方都能進攻，究竟妳師父是哪為高人？怎麼連妳義夫都要隱瞞。」

朱華容笑道：「我師父就是『無想師太』，她一生淡泊來去，也不想與一般江湖人物有過深往來，所以囑咐我不要透露這件事！」

滕若黥立刻以尊敬口吻道：「原來是這位老師太，不知道如今她仙體尚安否？」

朱華容道：「托滕伯伯的福，我師父如今仍然身體強健，只是她老人家雲遊天下，仙跡無蹤，我也不知道她現在何方？」

滕浣琴問道：「爹，這『無想師太』究竟是何人，怎麼你如此尊敬她？」

滕若黥說道：「這位老師太如今年已過百，在她年輕時，傳聞敬宗皇帝曾經問佛於她，對她崇敬之至。而且當年南詔第一高手酋懸雲曾經進入中原，挑戰各地武學宗師，據說那次無想師太、沙陀第一高手朱邪赤心，與一位不知名的道長，和酋懸雲曾經邀約論武，於是天下人無不知道這些人的名頭。」

滕浣琴道：「那究竟那次論武中，誰拿了第一？還有那道長又是何人？」

滕若黥搖頭道：「這天底下無人知道，妳問問華容，或許她知道。」

朱華容抱歉地笑了笑道：「這件事我也不知道結果，只知道我師父對於那不知名的道長非常敬佩，聽我師父說那道長是中途參加。我師父之所以敬佩他，可能是那位道長的心胸寬大，心性淡泊，興之所至，說來便來，說走便走，也無意留名於世。我師父說就是因爲那道長不肯留名便離開了，因此在場高手後來決定保守這次論武的結果，代表大家純粹僅是切磋武技而已。」

滕浣琴嚮往地道：「這些前輩高手的風範，果然值得我們學習！眞可惜我晚生幾十年，沒辦法親眼見到那次論武！」

滕若黥笑道：「就算妳早生幾十年，依舊見不到這場可能是百年來最精彩的一戰，當年風聞此事的江湖人物，莫不紛紛尋找他們比鬥地點，然而卻都空手而返，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在那裡比武的。」

朱華容嘆道：「我師父是『無想師太』，而我哥卻是南詔第一高手胥懸雲的徒弟，只希望我哥能早日清醒過來，我不想弄到最後，成了兄妹兵戎相見的局面。」

滕若黥驚道：「沒想到朱溫竟是胥懸雲的徒弟！怎會如此呢？」

朱華容道：「有一次偶然機會中，我義父認識了胥懸雲，後來帶我哥前往南詔，

請求胥懸雲收我哥入門下。胥懸雲見到我哥骨骼清奇，眼帶威稜，儼然有王者之相，極爲高興，就將我哥收爲門下，唉！」

滕若黥與滕浣琴都知道朱華容爲何嘆息，卻又不知道如何安慰於她，只有隨時間流逝，看未來這對兄妹關係會如何變化了！

第十四回 飛騰八法

丹心桃劍錄

耿玉襄穴道受制，被那神秘中年女子夾在腋下，耿玉襄感到四周景物呼呼掠過，根本還不及看不清楚，心中驚懼，暗道：「她為什麼要抓我？眞是瘋婆子！我定要找機會離開這個中年女子，否則秦大哥跟師姐師妹們，一定擔心死了！」

突然間耿玉襄感覺到這個中年女子停下身來，將她置於地上。

這個中年女子對著耿玉襄笑道：「妳要聽我的話，我就將妳的穴道解開，好不好？」

耿玉襄心中大喜，這下終於可以隨時逃走了，耿玉襄連連點頭表示答應。

這中年女子手指微抬，空氣中嗤嗤數聲，耿玉襄覺得全身受制的穴道一震，氣血逐漸暢通。

耿玉襄對於這種解穴的功夫，暗暗心驚，沒想到這個中年女子，竟然可以隔空解穴，眞氣練到如此圓轉如意的地步，耿玉襄甚至覺得自己的師父都遠比不上此人。

耿玉襄低聲問道：「妳……妳為什麼一定要擒我？放我回去好不好？」

那中年女子聞言，忽然轉笑為怒，罵道：「眞是不知好歹！我將妳由那種負心漢手裡救出，妳竟然還要回去！我警告妳，若妳偷偷逃走，被我追到的話，我只好將妳

切手斷腳，讓妳永遠走不了，清楚了沒！」

耿玉襄暗道：「眞是毫無道理可言的瘋婆子！」心裡罵歸罵，但耿玉襄可還眞怕這中年女子發起狠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急忙道：「我不走就是了，前輩請放心。」

這中年女子喜怒無常，聽到耿玉襄願意留下，立刻又由怒轉笑道：「這樣才是乖孩子！跟婆婆我在一起，不但不會受天底下的男人欺負，婆婆一高興，說不定還傳妳幾種絕世武學，妳說好不好？」

耿玉襄尋思：「看來這個『婆婆』只要我言語間留意點，應該不會有危險才是。」於是問道：「婆婆，妳看起來只有四十歲左右，會什麼自稱婆婆呢？」

這中年女子哈哈大笑，似乎耿玉襄的話對她來說，是一種讚美，這中年女子笑道：「妳說婆婆我只有四十歲左右？錯啦錯啦！婆婆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

耿玉襄驚道：「怎麼會？婆婆是如何保持年輕的？還有，婆婆能不能告訴玉襄，您的大名？」

這婆婆道：「呵呵！婆婆看起來之所以年輕，是因爲婆婆練有一種奇異武功，可以駐顏防老。至於婆婆的名字……」突然間這個婆婆臉色又轉爲暴戾，咬牙切齒地說

道：「婆婆的名字叫做姜長恨，天底下有個婆婆最恨之人，他一日未死，婆婆就得日復一日地恨下去，直到他死在我的手中爲止。」

耿玉襄暗道：「看來這個姜婆婆，大概曾經受過某個男人的傷害，才變得如此憤世嫉俗，連名字也改爲『長恨』，唉！長恨綿綿無絕期，何必呢？」耿玉襄年紀輕輕，從未體驗過男女之間，那種愛到極處，愛深恨更深的微妙心理轉變，所以覺得這個姜婆婆自尋煩惱。不過，耿玉襄倒是對這姜長恨升起了同情憐憫之心，忽然覺得其實這姜長恨也不是「瘋婆子」了。

耿玉襄問道：「婆婆，那個您最恨的人，究竟是誰？他對您了什麼事？」

姜長恨怒道：「不要提他！」兩人之間氣氛又是一陣冷硬。姜長恨見耿玉襄不再答話，隨即又溫柔地道：「妳說妳叫玉襄？」

耿玉襄低頭回道：「嗯，我叫耿玉襄，是鳳翔派的人。」

姜長恨對於這個女孩子，有一種莫名的好感，見到耿玉襄對她恭敬，臉上的戾氣也消失許多，說道：「哦！是鳳翔派的人？據說中土鳳翔派以劍術、輕功著稱，妳的輕功應該練的不錯吧！」

耿玉襄搖頭道：「本來我也以為不錯了，可是前不久遇到耿惜羽，今天再見到婆婆您，我才知道眞正高強的輕功，是什麼樣子！」

姜長恨對於耿惜羽似乎頗有興趣，問道：「這個耿惜羽是什麼人？」

耿玉襄怒道：「他……他是一個大壞蛋！一個淫賊！上次我們師姐妹，差點就被他給捉了，還好來了秦大哥，驚退了耿惜羽。」

姜長恨道：「以那個小子的武功也能驚走耿惜羽，看來耿惜羽的武功也還未太過高明！」

耿玉襄道：「才不呢！他的武功比秦大哥高，只是當時他被秦大哥不怕死的打法嚇著。還有他的輕功，據說曾在好幾位高手的圍捕下，還能逃得出來！」

姜長恨道：「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耿惜羽這種人，若是給我遇到，我定要他屍骨無存！」

耿玉襄一心想促使姜長恨追殺耿惜羽，當下說道：「婆婆，也只有您的輕功才能抓的到耿惜羽，要是您能夠殺死耿惜羽，天下女子都會感激您的！」

姜長恨仰天喝道：「殺是要殺！我千里遠來中土，本來就是要來大開殺戒，殺盡所有與他有關的人！讓他懊惱一輩子！」

耿玉襄見到姜長恨這情緒轉變快速的樣子，心裡驚疑不定，只覺得在姜長恨身旁，隨時都不安全。

姜長恨轉頭向著耿玉襄說道：「走……我們現在就去找那批狗賊。妳施出輕功走在前面，免得讓妳有機會逃跑！快！」

耿玉襄聽到姜長恨要大開殺戒，尋思：「不知道是哪些人惹到姜婆婆？以她的武功，天底下還有什麼人可逃出她的追殺？」一想到此處，耿玉襄不禁一陣畏懼，腳下不敢耽擱，只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把消息傳出，讓那些姜長恨欲殺之人，有機會早一步逃離。

隸沖天盤坐於小屋內一蒲團之上，穴道仍然被制，上身赤裸，全身汗流浹背，身旁一邊爐火熊熊，使整個屋內躁熱不堪。袁滄舟還細心地事先準備上好的天心檀香，是以空氣中瀰漫一股清淡白煙，透出清香提神的味道。

這老道暗自盤算如今時刻，閉目養神不發一語。突然間隸沖天臉上現出痛苦神色，冷汗直流，隸沖天只感到體內有異物蠢動欲出，驚駭不已。

這老道彷彿有所感應，隨手拿取身旁一排金針，繞步在隸沖天四周，依照九宮八卦方位踏著腳步，臉上表情凝肅，口中喃喃唸道：「壬甲公孫即是乾，丙居艮上內關然，戊時臨泣生坎水，庚屬處關震相連，辛上後溪裝巽卦，乙癸申脈到坤傳，己土列缺南離上，丁屬照海兌金全。」

突然間這老道提針橫刺捻轉、提插挑針，下針之手有如磐石般穩定，瞬間連刺隸沖天「承漿」、「廉泉」、「天突」、「璇璣」直到「石門」、「關元」、「中極」、「曲骨」、「會陰」等任脈諸穴。

隸沖天在老道針刺之時，任脈入針之穴，或感酸麻，或感癢如蟲爬，或感痛楚，百般滋味交集全身，難忍異常，反倒體內原先那異物所帶來的痛楚，比不上如今諸針入穴的諸般痛苦。

那老道似乎也知道隸沖天的感受，低沈說道：「神守靈台，無憂無懼，全身鬆弛，渾若無物。孩子，這飛騰八法從未有人親身試驗，若你能度過這段痛苦的期間，極有可能成為一種武學奇蹟，若你無法忍受，可能連性命也保不住啊！」

老道之言雖不高亢，卻如雷響般字字竄入隸沖天腦海之中，隸沖天聞言猛然清醒，盡其所能地凝聚精神於靈台之間，隸沖天平日入定，還無法感受與天地融為一體，如今竟然不知不覺地逐漸達到，身上百般感覺突然間消失無蹤，隸沖天再也感覺不到任何事物，觸、嗅、味、聽、視五覺齊斷，似乎整個人只剩下意識，神遊太虛之間。

老道見到隸沖天臉上神情一鬆，轉成神光湛然，也不禁心道：「這孩子天資過人，我一提撥之下，他竟然如此迅速邁入武學另一境界！」

這老道所施的「飛騰八法」，乃是一門神妙針灸之學，取九宮八卦，結合奇經八脈，按天干地支推演，按時取穴。這老道算算時間，又分別在每個時刻中，針刺隸沖天衝脈、陰脈、督脈、陽蹺、帶脈、陽維、陰蹺等奇經八脈。經過長時間的運功取針，強如老道士，也不免心神疲倦。然而這老道不感稍有鬆懈，他知道已經要面臨逼出蠱毒的重要關頭，同時若是成功，隸沖天全身奇經八脈將與常人有所不同。

待奇經八脈全部按時針畢，這老道分別將金針取下，隨即大喝一聲，雙掌劇烈摩

擦，不久之後雙掌間升起淡淡白煙。

這個老道迅速將這融合本身眞力的雙掌，印上隸沖天胸腹之間，繼而扯拉隸沖天雙臂，雙掌或切或搓，或拍或揉，之後雙掌成蓮指狀，或拂或拭，或抓或撥，再指化雙拳，或擄或擊，或捶或振。頃刻間按摩了隸沖天全身一百零八處大穴，最後雙臂將隸沖天一抱，以自身強大的眞氣遊走於隸沖天體內。

隸沖天一時之間，只感到龐大無匹的眞氣衝灌體內，痛苦難當，所有經脈如同即將爆破一般。這股強烈眞氣帶領著隸沖天本身眞氣，形成了強烈旋轉氣流，硬生生竄流於穴脈之間，原本隸沖天眞氣無法運行到之處，紛紛被這股兩人結合的旋轉眞氣貫通，直衝十二重樓。

瞬間眞氣在隸沖天體內運行了一個大週天，隸沖天感到經脈似乎脹大不少，那老道士的眞氣逐漸從自己體內離開，然而自己的眞氣似乎不需刻意引導，一周天又一周天地運行體內，每運行一周天眞氣就增厚一分，也感覺舒暢一分。

隸沖天體內的異物，隨著這股龐大眞氣的衝擊，緩緩移動至隸沖天脥下，隸沖天脥下一陣疼痛後，那異物已咬破隸沖天脥下肌膚而出。

這老道見到這異物，心中暗驚不已。

此物長如小蛇，全身金黃，身上覆滿如同蝦蟆肌膚上的凸起物，醜惡異常，正緩緩在地上爬行。老道不敢怠慢，指風隨即發出，嗤地一聲，那異物應聲而爆，老道在自己與隸沖天身旁，佈滿護身眞氣，不敢讓這異物爆裂的汁液沾到身上。

就在隸沖天蠱毒發作之時，「五蠱毒神」俞連仇正坐在劉靈君房中，對劉靈君說道：「隸沖天已經中了我的『百絕奇蠱』，如今就要毒發身亡，等到隸沖天一死，袁滄舟等人必會檢查隸沖天死因。只要他們任何一人觸碰到隸沖天的屍身，也會感染到我的蠱毒，如此一來……哈哈哈哈！」

劉靈君對於俞連仇下蠱的功夫畏懼到極點，奉承說道：「俞老出手，天底下能逃過一死的，大概絕無僅有了！」

就在兩人說話之時，俞連仇突然感到體內蠱母陣陣不安蠢動，變色道：「發生什麼事了？會何我體內蠱母如此不安？」

劉靈君看俞連仇臉色大變，也不知究竟發生何事，不過劉靈君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發生在俞連仇身上的事，必定與蠱毒脫不了關係，劉靈君急急忙忙地奮力移開身體，拉遠與俞連仇的距離。

忽然間俞連仇一聲大叫：「隸沖天，你……啊！」接著叫聲淒厲不絕，劉靈君眼見俞連仇臉上面皮，一片一片地剝落，血肉模糊，隱約可見到一條深紅色之物，在模糊血肉中翻滾，情境煞是駭人。

除了臉部外，俞連仇的頭髮也逐漸脫落，不久之後全身倒於血泊之中，氣息全無，更由體內爬出一條血紅色蠱母。不消一會，這醜陋之異物突然「波」的一聲，亦爆成片片。

劉靈君哪曾見過如此景象，他聽俞連仇說只要一接觸屍身，便會得到蠱毒，根本不敢碰觸俞連仇，更緊張地撫摸自己臉龐，生怕自己也會如同俞連仇一般，臉面肌肉片片剝落。自此之後，劉靈君再也不願意接觸任何與「毒」有關係的事物。

當隸沖天眞氣在體內運行了三十二周天，隸沖天方由定中醒來。隸沖天睜開雙眼，有股奇怪的感覺迅速湧上心頭，心中暗道：「奇怪，怎麼感覺屋中如此明亮？所有事物看起來如此清晰？所有的官能都變得特別敏感？連氣流變化，我都好像可以把握的住？」

隸沖天愣了一會，見到那老道正在打坐恢復眞氣，連忙跪於老道身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響頭，說道：「多謝老道長救沖天一命！不知老道長法號如何稱呼？」

那老道人緩緩呼出一口氣，隨即睜眼笑道：「小娃兒不用謝我，這是我倆有緣！我老道平日雲遊天下，也沒什麼稱號，你暫且稱我爲無號吧！」

隸沖天說道：「小子不敢如此稱呼老道長，我還是隨眾人稱您老神仙吧！」

無號道長笑笑，說道：「由得你去吧！對了，我由你的眞氣看出你練的是浪濤勁，不知葛荻跟你是何關係？他現在還好吧？」

隸沖天聽說無號道長認識先師，心頭黯然，說道：「老神仙，我師父已經去世了！」

無號道長嘆了一聲道：「唉！我曾經妄想突破天命，暗中曾告訴葛荻，他在六十

五歲將有大劫，希望他能逢凶化吉，沒想到天命如此難拗……」

隸沖天心中靈光一閃，想起當初在長明洞密室之內，師父留簡說到少逢異人一事，尋思道：「難道老神仙是師父信中所提的那位異人？」隨即磕頭道：「老神仙，我師父是受奸人所害，還請老神仙作主！」

無號道長搖頭說道：「我早已不理會塵世的紛紛擾擾，關於這件事，我亦不想插手……」

隸沖天失望之極，暗道：「若老神仙肯出手，神策軍也擋不住，可惜老神仙不肯相助……唉！」

無號道長彷彿能察知隸沖天內心想法，笑道：「自助而後他助，小娃兒，你懂了沒？」

隸沖天心中一凜，恭敬地道：「是沖天不該，此事原是沖天本分之事，沖天再也不會借助他力！」

無號道長笑道：「如今你也別看輕自己，這次你可以說是因禍得福，你體內奇經八脈經過飛騰八法重新改造，早已不同以往。只要再經過一段時日，你的浪濤氣即將可以突破第五層，甚至在未來極有可能到達第六層的最高境界。」

隸沖天聞言大喜，因爲第五重、第六重浪濤氣需要數十年的漫長時光，方有可能達到，萬萬沒想到，自己竟可以在極短時間中進入第五重的境界。

隸沖天感激地道：「多謝老神仙相助之力。」

無號道長擺手笑道：「你的浪濤氣的確是曠世絕藝，無論攻敵或是防守，皆有極大威力。我老道有個小玩意，你學會了將更使你的浪濤氣防守力量大增，趁者這幾天，我傳給你吧！」隸沖天知道無號道長口中所謂的「小玩意」，必定是種曠世奇學，當下又再次叩謝。

袁滄舟與孟鵬得知隸沖天回復健康的消息，各自放下了心事。袁滄舟見到隸沖天後笑道：「沖天，這次多虧你遇上老神仙這個貴人，方能因禍得福，爲兄也爲你著實高興！」

隸沖天說道：「這些時間裡讓袁大哥你們擔心了，對了，我們的行程還得耽擱幾日，老神仙還要教我一些東西。」

袁滄舟笑道：「你眞是好福氣，得了老神仙青睞，就算耽誤個幾天還是值得啊！」

於是袁滄舟替兩人準備一間房間，讓隸沖天得以在這幾天中，學習無號道長的絕藝。

隔天無號道長同時傳了隸沖天與袁滄舟入內室會面，袁滄舟抱拳道：「敢問老神仙，這次叫滄舟入內，不知有何指教？」

無號道長瞇著眼笑道：「我老道打擾你這赤津堂，頗感不安，所以想告訴你們一些事，或許以後對你們有所幫助也說不定。」袁滄舟與隸沖天對看一眼，同時納悶無號道長所要說的是什麼事？

袁滄舟道：「老神仙光臨赤津堂，乃滄舟之大幸，但不知老神仙所為何事？」

無號道長沈吟一會，像是考慮如何出口，突然臉色一整說道：「這件事是有關佛道之爭……」

袁、隸兩人茫然說道：「佛道之爭？」

無號道長嘆了口氣道：「這要追溯到數百年之前，當時佛教傳入中土逐漸形成氣候，隱隱威脅道教的生存與發展，對於佛教迅速壯大，道教內部逐漸出現兩種聲音。一種主張佛道融合，彼此截長補短，互為援助，另一種聲音則主張驅逐佛教勢力，回復道教道統，而這兩股道教勢力，終究不免分裂而敵對。」

隸沖天問道：「這佛道之爭與我們有何干呢？」

無號道長說道：「表面上的確看不出徵候，然而如今佛道之爭暗中早已風起雲湧，那主張滅佛復道的勢力，早已化明為暗，我僅僅知道大唐朝政紊亂，有可能亦是他們的傑作，其目的在於覆滅擁佛的大唐皇朝，改立新主換代。因此在這一暗流中，你們遲早不免也會接觸到這股勢力。」

袁滄舟皺眉問道：「這股反佛的勢力是否為有組織之團體？」

無號道長點頭說道：「不錯，他們自稱為『廣虛仙道』，領導者為『廣虛道主』，但是此人究竟是誰，至今尚無人知道。我們不承認他們在道教的地位，遥稱其為邪道一脈。」

隸沖天續問道：「不知這廣虛邪道除了手段高明外，在武學上的成就如何？」

無號道長說道：「這便是我今日在此地的原因之一……這廣虛邪道武學融合道教傳統武術，以及易於速成的旁門武學大法，想起也令人頭疼。廣虛邪道有部最高武學寶典，稱之為『遁天法卷』，便是融合兩者武學的結晶。」

隸沖天問道：「這部『遁天法卷』裡頭有何奧秘呢？」

無號道長吁出一口氣說道：「『遁天法卷』是武學與精神力的結合，動念之間使敵人喪神失志，心魔蝕心。而道家強調以精化氣，用氣練神的功夫，『遁天法卷』更有著吸取敵人精氣，以利自己出神動念的武學功夫。」袁滄舟與隸沖天從來未曾聽過世間竟有如此邪惡莫測的武學，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詢問下去。

無號道長搖頭說道：「老道我天性淡薄無爲，又不想直接涉入此事件之內，但身爲道教一脈，我勢不能眼睜睜見事不管，所以就只能託付給沖天你了！」

隸沖天一愣道：「我？」隸沖天再也想不到無號道長竟然要他涉入「佛道之爭」。

無號道長說道：「其實數年來，我一直在找尋可託付之人，卻無下落。直到飛騰八法試驗成功，又得知你是淮水派中人，我才肯定你便是我交託之人。我初步推斷淮水派一事既然牽涉到朝廷內部勢力消長，必定多少與廣虛邪道有所關連，未來你終不免要與其對陣……」

隸沖天聽到自己竟然要面對這一股龐大勢力，問道：「我一個人有可能迴轉情勢嗎？」

無號道長搖頭道：「這不只是你一人之事，未來將有更多勢力會牽涉其中，就端憑你的智慧來掌握局勢發展了。我老道則趁這幾天傳授你我多年來新創的一門武學『吞日化勁』，也好讓你未來對敵時多些把握與勝算。這『吞日化勁』是一門玄妙功夫，在體內以獨特運勁使力方式來消除強大外力攻擊，淮水派的『浪濤氣』本身就是一門奧秘的運勁使力的武學，以如此基礎來學『吞日化勁』，便易於大成了。」

接著無號道長向袁滄舟說道：「我知道你是血性之人，未來情勢發展亦不容赤津堂獨善其身，以後沖天還需要你在旁協助。」

袁滄舟說道：「老神仙，受我冒昧一問，這『佛道之爭』說到如今，其實只談到廣虛邪道而已，那佛教方面對於此事有何打算呢？」

無號道長捻著銀鬚道：「問的好問題，佛教經過百多年的發展，人才輩出，有不少高僧大德雖爲此事困擾，但佛家講究因緣清靜，長期以來佛教皆爲守勢，只求根本不受動搖。然而百年來大唐朝政逐漸紊亂崩潰，也使得佛教發展大受影響，這些隱世高僧們也不得不面對此事的嚴重性，不過至於佛教眾高僧將如何處理此事，老道我也不太清楚。你們也不用心急，未來總是有機會讓你們更清楚內情的。」

之後三日，隸沖天便在無號道長的引導下，學習「呑日化勁」的功夫。果然如無號道長所料，「浪濤氣」的運勁技巧與「呑日化勁」可以相輔相成，隸沖天無意間已然在武學成就上又作了突破。

更讓隸沖天獲益良多的是無號道長所講的一席話「所謂眞正武學，是突破原有的招數束縛，出招原理相同，但因時、因地更因人而制宜。武學若能隨性所至，出招渾然天成，暗合天地『無』的奧秘，則天下幾無敵手矣。」隸沖天早晚思索這些話，對應本身武學深有所感，本來以隸沖天的武學成就，就已經是武學大行家了，如今又受到一位武學宗匠的啓蒙，對隸沖天的幫助不可說不深。

第四天一早，隸沖天照例來到無號道長房前請安，卻發現房中已空無一人，隸沖天見到桌面指力縱橫刻著「來去由心」四字，尋思道：「看來老神仙已經離開了，唉！他老人家眞是來去無蹤，下次不曉得何時才能夠再見到他了！」

隸沖天轉頭欲回之時，又望了望桌上四字，突然忽有所悟。隸沖天不禁大笑呼道：「來去由心，果眞來去由心。」原來這簡單四字之間，已經融入無號道長的武學修爲，字裡行間一筆一劃，充滿各式各樣的勁力變化，最後收尾一點，更是將所有變化歸於無的境界。

隸沖天從中深刻領悟到動靜起念之間，以意使力的武學眞義，而這也是「浪濤氣」與「呑日化勁」的根本之道。隨後隸沖天將無號道長離去的消息告知袁滄舟，兩人隨即快馬啓程前往太行山六河溝，探聽朱華容的消息。

不一日袁滄舟與隸沖天兩人來到名爲「落雁蕩」之地，此處乃是直奔太行山的捷徑之路。不過平日少有路人打此行走，原因無他，全因此處地形險惡，遍地荒涼少有人煙，且落雁蕩多是砂砬與蘆花芒草，是強盜掩藏行劫的大好場所。

袁隸二人仗著一身本事，加上急於趕路，決定打此處直奔太行山，料想若有賊人妄想道上開扒，乾脆一併成全他們，也算是爲地方作了好事。

兩人快馬奔至落雁蕩已然下午時分，水霧濃密地緊緊籠著樹幹芒草，空氣含著極大濕氣，吸入鼻中頗不舒服。兩人放慢馬蹄，任由騎下馬兒穿越這片廣大的落雁蕩，袁滄舟笑道：「沖天，不知你是否聽過此地傳說？」

隸沖天搖頭說：「沒有，我一向少行走江湖，袁大哥倒是說來讓我長些見識吧！」

袁滄舟抬頭望向前方水氣之處道：「聽說此處水氣極濃之時，伸手不見五指，就連飛越此地的大雁，也會亂了方向而時有碰壁掉墜之事，因此大家管此地叫落雁蕩。」

隸沖天聞言不信地道：「這種傳說未免離譜了些！不過看現在的水氣狀況倒是頗濃，雖不至於不見五指，但若非眼力過人的江湖人物，行走此處也不免稍有危險。」

突然間袁滄舟目光一閃道：「說到眼力過人，有幾位眼力似乎不太行的小賊靠過來了。」兩人隨即勒馬不行，反倒想瞧瞧這批膽大過人的英雄人物是那個碼頭的好漢。

袁滄舟話聲一落，由兩人身前芒草中傳出悉窣聲響，隨即走出四個身著墨色衣褲，手持刀劍的漢子，雙方尚未答話，這四人便將兩人包圍在圈內。

袁、隸兩人冷冷注視事情的發展，這四個漢子見來人臉上竟無恐慌之色，心中便認定是敵非友，更不是一般過路之人。

當下四人之中一個漢子喝道：「前方鹽幫與茶幫正在談判，閒人勿入，若你們是茶幫邀來的幫手，識趣一點早點離開，否則就別怪我四人讓你們去時無門了！」

袁滄舟身爲赤津堂主，自有強者威嚴，雖然鹽幫亦是道上大幫，以赤津堂實力倒也無懼，如今見到四人口氣托大，態度凶惡敵對，微微冷哼一聲，根本不與答話，更以行動表達自己意向，手上一緊，跨下馬兒便直直邁向四人跟前，隸沖天隨即策馬跟在袁滄舟身後而行。

這鹽幫四人見狀大怒，狂喝道：「不聽警告，就只能怪你娘白養你們數十年了！兄弟們，殺！」四人由四個方向分撲而上。

論武藝，這四人雖然在鹽幫也算是硬把子，但他們又怎麼知道眼前兩人更是武學的佼佼者，這就注定要吃大虧了。兩人乾脆連馬也不下，僅以雙腳飛踢，便叫四人近不了身，氣的四個漢子直跳腳。

其中一人嚷道：「是好漢就別龜縮在馬上，下馬來決一勝負！」

隸沖天向袁滄舟苦笑道：「唉！這四個傢伙連逼我們下馬都做不到，竟然還狂妄地叫我們下馬決勝負……」

袁滄舟道：「不曉得鹽幫與茶幫在搞什麼鬼，那茶幫幫主區少賢我也曾見過幾

面，也算是一條好漢，我倒是對此事頗感興趣，我們去瞧瞧如何？」

隸沖天點頭道：「既然袁大哥有興趣，那我們也別在這根這四人攪和了。」兩人對話之時，縱然那四個漢子狂吼亂叫，根本也近不得兩人身邊。

隸沖天說完之時，暗中運勁一發，一絲細微螺旋氣勁立刻傳向座下馬匹，那馬兒前腿一陣酸麻無力就跪了下來。這四個漢子突然見到隸沖天馬匹出了問題，也未曾多想，只道是個擊殺隸沖天的大好機會，各自吼了一聲，拋下了袁滄舟，同時攻向隸沖天身上。

隸沖天雙腳一觸實地，也不見其運氣作勢，便飛彈而起，在半空中轉折身形，電光火石之間便已來到其中一個漢子面前。

這漢子那料得到敵人如此快速，大刀揮出還來不及收回，手腕就一陣酸麻無力，更驚人的是這陣酸麻之力更似有生命般直竄身體，還未及多想，大刀與身子同時落地。

另外三個漢子也是同一命運，揮刀砍空的剎那，全被隸沖天依法炮製，乖乖地躺在地上休息去了。

袁滄舟撫掌笑道：「沖天，比起前陣子硬拼劉靈君座下高手，你的功夫可是越來越俊了！老神仙可真不簡單！如今我可是急於想看看『呑日化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隸沖天笑答：「袁大哥可別太捧我，我有幾兩重我可還知道。我們現在就去瞧瞧這兒發生什麼事吧！」兩人便把坐騎繫在附近樹幹，藉著水氣與芒草的掩蔽，鹿伏鶴行地往四個漢子的來處奔去。

兩人前奔到語聲發出之處，在附近尋了隱蔽之所，藉著霧氣與地形之利，鹽茶雙幫人物皆沒留意到有外人侵近。袁滄舟稍稍撥開面前芒草，在霧氣之中，僅能約略辨明雙方人物，但見在場共有百名以上漢子，各自分爲兩邊，中央則是雙方領導人物。

袁滄舟指著茶幫其中幾人介紹給隸沖天，矮壯留鬍的漢子便是茶幫幫主區少賢，在他兩側的是茶幫雙護法金銀雙龍，以及幫中長老吳孟、周飛，卻有一位面目平凡、身材中等的漢子不知是何來歷？

袁滄舟與隸沖天兩人卻是對這位神秘漢子最感興趣，原因無他，高手自然會由身上散發出與常人不同的氣勢，尤其這位仁兄在處於高度警備狀態，氣勢更是無法掩

藏。

至於為何這位漢子如此緊張，只要一看對面的鹽幫來人便可以輕易瞭解。除了鹽幫幫主與幾位首領外，最引袁滄舟與隸沖天注目的，便是其中一位冷酷道士，全身上下散發著肅殺滅絕的氣勢，道士身旁數尺內無人接近，鹽幫眾人更對其敬畏有加，稱其「戰天仙使」。

袁滄舟與隸沖天兩人單瞧這道士的模樣，心中便有種無法匹敵之感，這對於兩人這種級數的高手而言是不可思議的。武功到了某一階段，在心志上也遠比常人堅凝不移，未戰而先有氣餒之感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難怪那神秘漢子對此道士如此戒慎恐懼。

就在兩人觀察在場諸人時，聽到鹽幫幫主常濟啼喝道：「區少賢，你可別給臉不要臉，敬酒不吃吃罰酒，再讓你考慮一次，是要你們幾人都毀在此地呢？還是乖乖的進行兩幫合併，還可以穩作副幫主的位子？」

區少賢怒極而笑道：「嘿嘿！鹽幫有私鹽之利還不夠，竟然學那黃巢大盜，想掠奪侵佔他人財物。縱使我們全毀在這兒，也不能低頭損害眾兄弟的利益。我們一死，茶幫成了一片散沙，幫內兄弟們各奔東西，倒是瞧你們要如何獲益？」話聲一落，後頭茶幫諸人亦紛紛破口大罵鹽幫無恥，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等等。

鹽幫眾人聽茶幫罵的難聽，有的也跟著反罵，有的更掣出兵器作勢欲撲。常濟啼雙手一揮，制止鹽幫眾人的蠢動說道：「我倒有好生之德，也不想兩幫一陣混戰而多添殺業。不如這樣，我們來個協定，若貴方有人能鬥得過這位道長的話，今日之事就算我們自討無趣；但若是全敗下陣來，還請區幫主率領全幫投靠於我幫之下，讓兩幫能一致團結向外如何？」

區少賢望了望兩位長老以及那位神秘漢子，似乎想由眼神中得知他們的想法，但見兩長老緩緩搖頭，可見兩位長老對於己方能否有人敵的過那個道人全無把握。

那神秘漢子也知道這是茶幫的重要關頭，而自己是否能敵的過那道人更是成敗關鍵，若是戰敗則無法對好友區少賢有所交代，但是儘管沒戰勝的把握，以自己的身份也不能叫人幫手合鬥那道士，實在為難而無法回應區少賢的詢問眼光。

為了自己身份以及茶幫命運，那神秘漢子迅速作了決定，漫步而出說道：「我是茶幫客卿地位，倒想先向這道長請教一番，不論勝敗，都僅只是我個人之事，與茶幫

毫無關係。」

區少賢一聽便知道他抱著一死酬知己的想法，先爲茶幫拼上一場，但茶幫卻無須付出重大代價，可知對這一陣亦是毫無把握。

突然間那道士發出夜梟般刺耳的冷笑聲：「就衝著你無畏的勇氣，仙使我就合你的意，先送你的終吧！」字字如利鑽刺入茶幫眾人耳膜之中，後頭幫眾有許多不自覺地後退了數步，餘悸猶存。

那神秘漢子亦冷哼一聲，還以顏色，將鹽幫徒眾心頭震的猛跳，說道：「閣下自大的過分了！」

隨著兩人暗中交鋒，鹽、茶兩幫其他眾人已紛紛後退，兩人勁氣四射，夾在兩人中間的霧氣宛若實質之物，凝成一直束，其他霧氣則欺不進兩人身旁數尺方圓空間，景象詭異無比。

隨著那漢子吐氣開聲，那束白色霧氣緩緩移向戰天仙使身前，那戰天仙使亦吐氣呵呵數聲，逼回白色霧氣，又回至原中點。

過了一陣子，眾人皆知道兩人功力悉敵，唯有在武學上見眞章、分勝負。

此刻最擔心的便是茶幫眾人，這神秘漢子論武功是眾人最高的，若無法戰勝，這隨後要付出的代價便極爲龐大。就連潛藏在側的袁滄舟、隸沖天兩人，也不免緊張起來，兩人更暗中商議若出現危急情況，必要時則出面護住茶幫眾人的安危。

就在此時，那神秘漢子動了，金光如匹鍊般旋繞著那戰天仙使，直如萬條金蛇亂竄，使人懷疑這是人力可造成的景象嗎？更讓眾人疑惑這號稱戰天仙使的道士，是否能安然逃過這波攻擊？

吞日化勁

第十一回

正當這神秘漢子與戰天使以無形內勁較量，突然間戰天使眼中異芒大盛，神秘漢子大感不妙，發現心靈被一股邪惡力量侵入，那種難受感覺非言語可描述，全身力道忽感逐漸流失。

這神秘漢子歷經大小陣仗，雖然吃驚卻不慌亂，心想：「不知這戰天使是何來歷，竟如此詭異邪惡？看來若不速戰速決的話，對我有害無益！」接著狂喝一聲，猛烈地發出惡招，以眾人無法察覺的速度戴上一雙金色手套，幻出數十條金光射向戰天使。

茶幫眾人見此猛招，不知底細者紛紛叫好，以為這自大的戰天使就要毀在此招之下，然而袁滄舟、隸沖天等寥寥數人卻知不妙，高手對陣，無論出手角度、時機、力道，都應隨著戰場上的形式而變化，這神秘漢子此時猶如自身生命受到嚴重威脅，不顧一切地猛攻，並不是一件平常之事。

若是平時兩人實力相差不遠，或許就這一招就可以使戰天使受創，然而在這一股邪惡力量影響下，雖不至於喪失戰力，卻也讓那神秘漢子感到有力難施，總在精微之處無法變化下去。這神秘漢子在僅能發揮平日的七成實力之下，眼睜睜地看著戰天使

由自己招數中的破綻中輕易地橫跨數步，避了開去。就在兩人身形分開對立後，週旁眾人見到神秘漢子的金色手套，紛紛不禁發出「啊！他竟是金手義盜」、「金菩薩」等叫聲。

金手義盜被稱為「黑道中的俠道」，雖是黑道五大高手之一，卻是萬家生佛的人物，故在場眾人無一不是久仰蒲燕孤的名號；又加之為盜者神龍見首不見尾，見過金手義盜蒲燕孤的真面目之人可謂極少，這次蒲燕孤現出了著名江湖的標誌，那雙能禦刀劍的「金柔手套」，眾人才知道原來茶幫幫主與蒲燕孤有如此交情。

戰天使一聽眾人喧嘩之聲，不屑地發出尖銳聲音道：「原來蒲燕孤僅有如此能耐，還說什麼黑道五大高手？」蒲燕孤從未見過如此怪異的武學，竟純以精神力量攻擊對手，與一般傳聞的西域催眠邪術相近卻又不盡相同。

蒲燕孤一邊凝聚心神對抗那股入侵的心靈力量，一邊冷冷說道：「你究竟是何來歷？這種心靈異術是何武學？」

戰天使怎會說出自己的來歷？再次加強凝聚精神異力罩向蒲燕孤，冷烈地道：「你尚未有資格得知這種無上功法的稱號！還是受死吧！」

袁滄舟與隸沖天皆是才智卓絕、具有高度敏銳感官之士，雖未能直接目睹戰天使雙目的威力，聽到蒲燕孤的質疑，兩人也隱隱察覺到空氣中隱隱浮動一股邪惡力量，兩人立刻聯想到，原來戰天使使人一眼見到就有氣餒的感受，便是來自這股心靈的力量作祟。

想到精神力量，加上對方又是道士，袁滄都與隸沖天皆心中一震，互看一眼見到對方臉色同時一變，低呼：「難道是廣虛邪道？」兩人心中大感駭然，以一位使者身份就令黑道五大高手的蒲燕孤處於下風，那廣虛道主又將是怎樣的人物呢？

此時場上兩人再次交鋒，配合著邪惡的精神力量，戰天使在水霧中身體猶如鬼魅一般漂浮在半空。當然並非戰天使真的漂浮起來，而是一種詭異步法造成眾人的錯覺。

蒲燕孤集中心力應付戰天使精神上的侵入，卻見到戰天使化為三隻厲鬼，在水氣瀰漫中飄飄渺渺地索命而來，已經無法分辨是真是假，尤其在這種地形氣候裡，更有利於戰天使的秘功絕技。眾人見到蒲燕孤空自在半空中攫抓不休，竟無視於戰天使繞至身後，皆大感愕然。

就在戰天使雙掌拍向蒲燕孤背後欲取其性命時，突然由草叢裡勁射出如火焰般的雙輪，似要撕裂空氣一般，迫得戰天使慌忙收回進招怒喝：「躲在草叢中的傢伙，給我滾出來。」平時的冷厲在此刻已化成怒火。

戰天使話聲一落，迎面便是一道冷峻刀光如電劈來，戰天使急急怒哼一聲，見勢不可敵又只能再退。隸沖天有蒲燕孤的前車之鑑，對於戰天使的精神力量頗有忌諱，怎能讓戰天使有重整旗鼓的機會，刀光凝成數片白圓盤向戰天使飛射，硬是將戰天使逼出數丈之遠。

待戰天使穩住陣腳，只覺頭上一涼，道髻已經被刀光削落飄散半空，僅差吋許便是人頭落地，不禁對來人刀法倒吸一口冷氣。

戰天使見到逼退自己的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青人，心中不甘，怒極反笑道：「嘿嘿！你們敢插手此事，倒是留下名號！」

隸沖天凝神注視戰天使細微舉止，只待有任何異狀就先出手，袁滄舟說道：「赤津堂袁滄舟、淮水派隸沖天不滿鹽幫的欺壓行爲，方乃出手。」

區少賢在血輪飛出之時，便知道是袁滄舟來了，再見到隸沖天那驚人的刀法，對

於今日一戰篤定多了，在實力上比起鹽幫只強不弱。蒲燕孤在那股邪惡精神力量削弱同時已經掙脫出來，同時知道自己在鬼門關上打了一轉回來。蒲燕孤一生中何曾受到如此挫敗，何曾受人如此救命之恩？蒲燕孤此時心中已決定未來應該如何做。

戰天使亦知來人實力堅強不易對付，暗中打定個別擊破的主意，口中桀桀笑道：「要替茶幫出頭，也要抖露一點什麼再說，你敢與我獨鬥一場嗎？」眼神飄向隸沖天。

在他心想隸沖天年少不見經傳，應該會比袁滄舟這天下聞名的高手易於對付，先殺了他下下馬威也好。隸沖天聽對方下了戰書，自然無法迴避而落了淮水派的名頭，當下說道：「就讓我瞧瞧廣虛邪道究竟有何奧秘之處！」

戰天使心中一驚：「怎麼他們連我的來歷都知道？」心裡更添警愼，知道廣虛仙道名號又敢出頭的，不是有所準備便是豪勇過人了，戰天使立即潛運精神力如網般罩向隸沖天。

區少賢走近袁滄舟身邊，低聲說道：「滄舟，這位小兄弟可以嗎？」

袁滄舟亦無把握，隨口安慰道：「沖天武學造詣不在我之下，應該可以支撐不敗

吧！」眼睛卻緊盯場中兩人，以便隨時出輪救人。

隸沖天作勢迎敵之際，突然心靈感到一股難受的力量入侵，煩躁異常，心神微亂，雖然早有所準備，但這卻是從未有防過的經驗。隸沖天瞭解拖下去對自己更為不利，大喝一聲便施出駭浪七擊絕招之「拍岸裂石」，匹鍊似的銀光直衝向戰天使，奇怪的是刀光竟然穿過戰天使的身軀，如刺在空處。隸沖天心中一緊，知道自己正如蒲燕孤一般受到那股精神力的愚弄而不自知，但是知道時卻已經來不及扳回頹勢，後腰處隨即一痛。

袁滄舟雖然有所警覺，卻也沒料到隸沖天會立刻受到戰天使的影響而落敗，手中血輪已經來不及發出，眼睜睜見到戰天使雙掌印上隸沖天後腰側，觀戰眾人都不禁啊的一聲脫口而出。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事情隨即發生，該要倒下的隸沖天竟然沒有倒下，反身一刀斷地一聲，戰天使的一臂已然被斬落地。這情形不但觀戰諸人訝異，就連失去一臂的戰天使也為之愣然呆立，完全不清楚自己雙掌擊下，怎麼突感力道消失無蹤？一愣之後戰天使忽然尖叫一聲，反身急奔而去，遠遠傳來話聲：「隸沖天，此後廣虛仙道將追

殺你至死為止。」

隸沖天退敵後以刀佇地，口裡吐出一口鮮血，隨即坐下運功療傷。袁滄舟心中雖然極想知道在那一刻發生何事，卻也只能先替隸沖天護法，等隸沖天醒來再談了。

本來有利於鹽幫的情勢如今大作轉變，區少賢雙手一揮，幫中長老、護法與香主分別找上各自的對手。

區少賢喝道：「常濟啼，如今你們鹽幫靠山已敗走，此刻倒希望你能給我們一個交代，只要你答應永不再染指本幫，今日之事就一筆勾消如何？」

常濟啼這人雖有雄心，卻不知量力，怎肯答應區少賢的條件，大聲嚷道：「鹿死誰手還是未知數，鹽幫兄弟，如今茶幫反倒打一把，要置我們於死地，是生是死就靠你們手上的傢伙了！殺啊！」

茶幫長老吳孟白眉一皺，向區少賢說道：「看來今日不流血是不能解決事情了！」

護衛在區少賢身邊的金銀雙龍凜冽怒道：「既然如此，就讓我們助其超生吧！」

區少賢一嘆，大聲說道：「茶幫兄弟，為本幫興衰盡力吧！」兩幫在場數百人就此展開慘烈廝殺。

誰說人類是文明的動物？在利益爭奪時，人類的表情是如此猙獰至變形。刀刃上沾滿鮮血，這頭一位茶幫弟兄被一刀剖了腹，花花綠綠的肚腸流了一地，臨死前尚不信地瞪著地上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另一頭一位茶幫兄弟單刀劈在鹽幫弟兄的腰腹上，那鹽幫弟兄忍痛抓住嵌在體內的刀身，臨死前也將手上單刀刺入對方的胸口。

人在極端痛苦時，肌肉的變化是無法由平時想像的，只要身處於這人間修羅場過，大概一輩子的夢中都會不時地出現這讓人驚駭的畫面吧！

袁滄舟近期經歷「荊門大戰」與這落雁蕩一戰，心中感慨不已，但感慨歸感慨，手上的血輪已然劃過數個妄想接近自己與隸沖天的鹽幫人物的咽喉。就算不想動手，身處於這大環境，也不能任由他人宰割吧？

袁滄舟望向四周，茶幫人物已然逐漸控制全局優勢，尤其是在金手義盜蒲燕孤這等高手的盛怒助陣下，鹽幫的主要份子可說幾乎無可逃命。雖然這付出的代價是如此不堪，但這就是活在江湖中必要的悲哀吧！心裡正想著，背後突然傳來隸沖天的話聲：「袁大哥，我已有自保之力，爲了避免多有傷亡，你就去幫茶幫一臂之力吧！」

袁滄舟一點頭，隨即向正在拼鬥中的區少賢與常濟啼邁去。兩幫幫主正互展生平所能作生死之搏，兩人兔起鶻落地交換招式，過招的同時，常濟啼不時地觀看兩幫交戰情況。

常濟啼早在戰天使戰敗後失卻信心，如今又見鹽幫好手逐漸減少，心中更是驚懼。突然間見到袁滄舟向自己這邊踏來，以袁滄舟如此等級的高手，全身在備戰時自然會散發殺氣，在常濟啼心神不定之下，雖然尚未直接面對這種氣勢，但已經足夠造成招式上的破綻。

區少賢一見對方心神已亂，便有可趁之機，冒著險招衝入常濟啼防守圈內，砰砰兩聲，區少賢肩頭受到重創，而常濟啼更慘，噴著鮮血往後跌退，金銀雙龍見狀一人奔扶幫主，另一人則衝向常濟啼，常濟啼的人頭便隨著刀起而落地。

區少賢忍住肩頭疼痛，運勁大喝：「鹽幫兄弟且住手，常濟啼已經授首，我方不欲趕盡殺絕，只願兩幫和平共處互不侵犯，只要你們願意抛下兵刃，我保證維護你們的安全！」

鹽幫眾人一聽幫主已死，便是一陣混亂，又聽區少賢願意停戰，反倒能思索今日一戰全是己方挑釁的結果，於是紛紛抛下兵器投降。區少賢隨即派人救護傷者，更不

分彼此敵對與否，此舉更使鹽幫眾人感到慚愧。

鹽幫一位大香主代表鹽幫眾人說道：「多謝區幫主不殺之恩，今日是非全由鹽幫而起，自此之後，鹽幫願與茶幫和平共處，若有違此言，豬狗不如。」

區少賢按著傷處，繼續說道：「我茶幫與鹽幫兄弟皆以勞力謀生，本當團結一致，更謀兩幫最大利益，我願與鹽幫結爲兄弟之幫，從今日起互相扶持，不分彼我。」話聲一落，鹽幫立刻響起如雷歡叫。

可不是嗎？人家不但不計前嫌，還要與自己結盟，這可是件大喜事！茶幫兄弟也被鹽幫感染而歡呼，登時落雁蕩的凶殺氣息已被淡化。隸沖天看在眼中，心中讚嘆不已，方明白爲何袁滄舟願意淌此渾水，爲何說區少賢是一條漢子。

落雁蕩事件結束後，時光將近暮昏，茶幫眾人力邀袁滄舟與隸沖天至靠近落雁蕩的臨時居所休息，也讓茶幫一盡謝意，隸、袁兩人卻之不恭，加上袁滄舟與區少賢原是舊識，自然滿口答應。

晚間豐盛的飯桌上，以袁滄舟、隸沖天、蒲燕孤爲主客，區少賢、茶幫長老吳孟、周飛在旁相陪。

區少賢端酒環桌道：「今天茶幫大難，全靠各位大力相助而得以倖免，少賢不會說客套話，就這杯酒來表示我的謝意。」眾人皆道不敢居功，隨即一飲而盡。

蒲燕孤接著舉杯說道：「今日蒲某慚愧未能解少賢兄大難，反倒欠了袁兄、隸兄一份人情，蒲某僅以此酒向茶幫眾兄弟一表歉意，也向袁、隸兩位表示感激。」說罷眾人又一飲而盡。

隸沖天向蒲燕孤笑道：「我早已聽聞金菩薩濟助貧困的美號，今日能結識蒲兄正是沖天榮幸。何況……這戰天使的武學的確讓人有無能應付之感，不只是蒲兄，小弟亦無法破其邪功，能斬斷戰天使一臂，只是僥倖罷了。」

茶幫長老周飛想起今日情景迅息萬變，不禁問道：「隸兄弟，今日本來大家見到你被戰天使雙掌擊中，怎麼突然間局勢互易呢？」蒲燕孤、袁滄舟等在座眾人當時對此事皆不甚了解，聞言紛紛出聲相詢。

隸沖天偏頭向袁滄舟說道：「袁大哥，記得『吞日化勁』吧！」再回過頭向大家笑著說道：「其實當時我的確被戰天使的精神力操控住了，如果只是一般比武切磋，認真來說我早已落敗。」

見到眾人凝神細聽，隸沖天續道：「只是戰天使那雙掌一擊之下大意了，他不知道我曾練有一種運勁化解外力的獨特武學，當外力擊中我時，我體內眞氣立刻會與之感應，分爲數道旋轉眞氣或化或卸去外來衝擊力量，只是我初學乍用尚未精純，因此也受了內傷。不過，傷勢並未像戰天使估計一般危及生命，就此疏忽讓我有機會回身反擊。」

眾人雖知武學之中有所謂鐵布衫等護身橫練武功，或是四兩撥千斤的神奇功夫，卻從未聽過「旋轉眞氣」、「以氣化勁」等武學奧秘，聽隸沖天說明後仍然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心想戰天使栽得也不冤枉，世上有誰知道原先必死之人竟有如此絕技呢？

袁滄舟心中更是讚嘆無號道長的造化之功，不禁想到無號道長曾說經過飛騰八法的改造經脈，隸沖天未來成就可能將成爲武學奇蹟，今日除了「吞日化勁」外，隸沖天回復內傷的時間似乎也少於自己。袁滄舟注視著隸沖天側臉，心中遙想：「沖天未來將會如何呢？」

此間話題結束後，蒲燕孤由衣內取出一封信函，突然說道：「我手上有一份密

函，是我今天與戰天使過招時，順手由他身上取了過來，之前一直沒有拆閱，就讓咱們來看看吧！」

眾人聞言驚訝於蒲燕孤這「金手」的能力，可能世上再也沒有比得上蒲燕孤雙手靈巧之人了。

眾人閱畢，區少賢方怒道：「原來戰天使與尚讓這大賊寇有所勾結！」

原來這密函是尚讓派遣戰天使爲代表，前去太行山六河寨提押烈日火回去。信中並未提及朱華容的下落，也未提及戰天使的來歷，袁滄舟與隸沖天兩人不禁心裡懷疑尚讓是否知道戰天使的來歷？抑或尚讓本身亦是廣虛邪道的重要人物？

蒲燕孤爲人仔細，見到袁滄舟與隸沖天兩人頗爲留意信中內容，問道：「袁兄與隸兄如此留意信中內容，不知兩位與烈日火有何淵源？」

袁滄舟搖頭說道：「我僅知道烈日火號稱百年來昆陵派最有天資、最傑出的弟子，卻從未見過此人，不知爲何尚讓與太行山群盜要追捕他？只是我們有位朋友與太行山群盜有些過節，我們擔心她是否會現落在太行山寨中，此番路經此地，便是取道前往太行山打探這位朋友的消息。」在座眾人聽袁滄舟並未說出那位朋友的名號，瞭

解袁滄舟可能有難言之隱，眾人也沒有再進一步詢問。

蒲燕孤續問道：「照袁兄看此次前往太行山，估計成功打探到消息的機會有多少？」

袁滄舟以指輕敲桌面，沈吟會道：「據說太行山寨首領僕固彥溫是莫測高深的人物，想必山寨防範必定森嚴，對於是否能順利潛入以取得確實的線索，我並無把握。」

隸沖天心感周先池這豪邁的長者曾經暗助過他，如今周先池的門下弟子烈日火有難，隸沖天亦想助烈日火逃離太行山，隸沖天說道：「姑且不論是否能打探到想要的消息，這烈日火既然被尚讓如此看重，想來亦非尋常之事。若是可以的話，倒是要助他一把。」袁滄舟亦點頭稱是。

蒲燕孤想了一會說道：「小弟我長年做那偷盜不雅之事，卻因此想了個進入太行山寨的計策，不知行不行的通？」

隸沖天接著說道：「蒲兄不妨說出來，大家商量一下，或許可以使我們多一些把握探得消息。」

蒲燕孤說道：「吃我這行偷盜飯者，多少要知道些易容改裝的本領，以蒙蔽對手耳目。我所想到的方法是趁那妖道傷重必須覓地休養之時，就讓咱們扮成那妖道一夥，用這封密函混入太行山寨中，打聽消息並伺機救人。」

袁滄舟皺眉道：「好是好計，不過我與沖天並未有過易容經驗，反倒容易壞事！」

蒲燕孤拊掌笑笑說道：「這點袁兄不必擔心，裝扮妖道由我負責，你與隸兄就委屈扮作隨我同去的部屬就好，也不必改穿道袍。你兩位只要今晚練習一下稍微收斂身上的氣勢即可。」

眾人商量一下，確認何處仍有破綻，再加以修改細節之後，便定下此一計策。隔天在隸沖天、袁滄舟與蒲燕孤三人啓行前，茶幫幫主區少賢與貼身護衛金銀雙龍在大廳中送行。

區少賢說道：「隸兄弟，本幫受到你的幫助而得以延續，又使你必須隨時擔心戰天使同夥的報復，想想都感汗顏。」

隸沖天急忙說道：「那裡的話，單見區幫主處理這件事的魄力，就使沖天內心敬佩不已，彼此互助是沖天應做之事。」

區少賢拍拍隸沖天肩頭說道：「我知道隸兄弟未來還有許多險關要過，我們茶幫雖無能爲隸沖天解決憂患，但希望出力協助你們。昨晚我與幫中周飛、吳孟兩位長老商量過，已經決定出力的方式。」

區少賢說罷，由外頭走入四個慓悍的年青漢子，年紀都約當二十出頭，個個透出精明神色。區少賢接著說道：「這四位是本幫最有潛力的四位弟子，從今天起就歸在隸兄弟手下聽命，希望未來他們能有助隸兄弟。」

袁滄舟呵呵笑道：「老區，這份禮可不簡單哦！壓箱寶都搬出來了。」

隸沖天聽袁滄舟說是茶幫的「壓箱寶」，那能收下如此「大禮」，慌忙搖手道：「沖天未來危機正多，怎能讓四位茶幫兄弟跟我涉險呢？千萬不可！」

區少賢說道：「就是因爲如此，你才更因接受茶幫的心意，否則茶幫上下如何報恩呢？」

袁滄舟亦點頭道：「沖天，你就答應吧！未來敵人勢力明明暗暗，我們也應該培養一股自己的力量，這正是個開始。」

區少賢不等隸沖天回話，便向這四個年青弟子道：「過去見見你們的新主，從今

天起，你們四人將不再是茶幫弟子，一切行動皆要聽命於新主，你們願意嗎？」

但見四人堅決地點了頭，其中年紀最大的弟子前跨一步道：「屬下藏龍，見過新主。」

另一個國字臉的漢子接著說道：「屬下臥虎，見過新主。」

隨即一位瘦小而有鷹勾鼻的漢子抱拳道：「屬下潛鷹，見過新主。」

最後那膚色白皙貌似女子的俊秀漢子道：「屬下伏麟，見過新主。」

區少賢接著說道：「潛鷹擅長追蹤、伏麟擅長情報收集、藏龍善於謀略、臥虎則是四人中武功最好的。」聽到這兒，隸沖天也明白眼前這四人可說是茶幫的新一代精銳份子，心中更是感激區少賢的好意。

區少賢又說：「我知道隸兄弟善用刀，他們四人亦曾在刀法上下過功夫，應該能適合隸兄弟。」

隸沖天卻之不恭，當下握住四人之手說道：「多謝茶幫一片心意，我就不再客氣了，未來我就與藏龍臥虎、潛鷹伏麟四位兄弟生死與共。」這藏龍臥虎、潛鷹伏麟見隸沖天如此對待自己，心中熱血沸騰，暗暗作誓要爲隸沖天鞠躬盡瘁而後已。

兩日之後，太行山出現三個陌生漢子，走在中間的一位道長似乎是領頭，看起來頗爲冷酷，兩旁分別是臉色蒼白的中年漢子，以及濃眉大眼，滿臉絡腮的好漢。

剛入山區三人便察覺密林中有眼線在盯著這邊，三人互看一眼交換眼神，那領頭的道長運勁說道：「戰天仙使率兩位手下奉密令前來拜見僕固寨主，尙請林中伙計帶路。」聲音高亢有力，迴盪在山區中，驚起數隻歇息的林鳥。三人隨即停下腳步等待回音。

立刻由林中竄出幾個賊盜，其中一位抱拳說道：「麻煩貴客稍待一會，我這就放出信號，通知寨中貴客來訪。」

這戰天仙使冷哼一聲，兩眼望天頗爲狂傲。

那臉色蒼白的中年人則略帶笑意說道：「還請這位弟兄快些，我家主上不喜歡等待。」

那個賊盜應了一聲，隨即由身上抽出幾根棒狀物體，燃燒之後快速升起紅色濃

煙，幾里外幾可看見。不久後見到遠方也升起相同顏色的煙霧，那賊盜方說：「好了，就請各位客人隨我來吧！」說罷轉身奔去。

幾人越過幾片樹林，見到一座小山崗上矗立著一座碉堡，想來便是太行山寨，順著山寨築有一條寬敞石子路，如今石路兩旁正站立著數百位大漢，個個精神抖擻，持刀高舉在手。這領路的盜寇停在石路之前，右手做出請的姿勢說道：「前方是寨中兒郎迎賓的禮儀，請各位走過去吧！」

由戰天仙使領頭，三人便由眾多賊寇之中行過，在後頭那個賊寇低聲地笑道：「瞧你們這麼狂妄，待會不嚇著你們才怪！」

三人行至中途，突然身旁數百人同時狂喝出聲，狀如萬馬奔騰，又如千軍廝殺，數百賊寇手上兵器高舉，反映陽光摺摺發亮。僕固彥溫與童再興、哥舒橋在石路末端觀看來人。

哥舒橋嘿嘿笑道：「這三個傢伙實在不錯，在這等聲勢下還能淡然自若，看來他們的手下功夫大概差不到那去。」童再興不喜說話，僅「嗯」的一聲表示同意。

僕固彥溫心想：「好傢伙，姑且不論這領頭的道士，單看旁邊這中年人與絡腮漢

子的鎮定與腳步韻律，武學造詣就可能與黑道五大高手相差不遠，不曉得尙先生是如何請到這些高手的？看來對於押解烈日火，尙先生是勢在必得！」

戰天使三人來到僕固彥溫面前，戰天使以一貫冷酷的音調說道：「我是尙先生請來押解烈日火的戰天使，請僕固先生指教。」接著取出那封密函交於僕固彥溫。說是尙先生「請」他前來，可見得這位道長的份量之重，僕固彥溫雖不太滿意戰天使的冷漠與無禮，也不想就這麼得罪人家。

僕固彥溫一禮笑道：「太行山能請到戰天使的大駕，是邀天之幸，就讓僕固彥溫爲三位洗塵吧！」說罷交代手下立刻準備宴席，由僕固彥溫、哥舒橋、童再興與太行山副寨主「急先鋒」陶野羌作陪。

洗塵宴上僕固彥溫介紹在座諸人讓戰天使三人認識，接著望著戰天使三人說道：「戰天使身旁兩位兄弟身負驚人武學，不知是何方高手？是否願意見教？」戰天使三人一聽到在座竟是黑道「白金青黑血」五大高手中的「黑殺魔神」與「噬血豹」，不免大爲謹愼，互相交換眼神，皆看出對方戒愼的神色。

黑道五大高手平日各走各路，不意今日竟有三人聚於一地。僕固彥溫、哥舒橋等

人都看得出戰天使眼中驚訝的神情，卻都誤解戰天使三人的心意，僅以爲三人被黑道五大高手的名頭驚住。

那白面中年人見僕固彥溫詢問，答道：「在下長白山採參世家黃家濬。」

僕固彥溫訝道：「沒想到兄台竟是黑山白水的高手，失敬失敬！」原來長白黃家以採參爲業，在關外以棍法凌厲稱雄已久，以僕固彥溫的見識，自然知道黃家的來歷。

哥舒橋露出一口尖銳牙齒，向這絡腮漢子笑問：「我說這位兄弟又是何方神聖啊？」

這個絡腮漢子說道：「兄弟是川中寧映剛。」僕固彥溫見到這自稱寧映剛的漢子身後背著一柄似刀的武器，大訝道：「難道兄台你是『幻刀門』的高手？」

寧映剛笑道：「高手談不上，混口閒飯而已。」眾人聽到「幻刀門」，登時對這寧映剛多了幾分敬意，只因幻刀門刀法曾受到世間眾高手肯定過，凡是幻刀門人，幾乎皆是武學出眾之高手。

彼此瞭解對方的來歷後，言語間彼此也更熟絡多了。

戰天使冷冷說道：「我們此行除了烈日火一事外，還要詢問僕固寨主關於朱溫之妹，朱華容的下落，尚先生對此事頗為關心。」

說到了重點，寧映剛與黃家濬亦留神細聽僕固彥溫的回答。

僕固彥溫扼腕一嘆說道：「唉！上次我們聽說朱溫心腹赫連奪日擒到烈日火，我們進而前去追劫朱華容與烈日火，沒想到最後竟被赫連奪日給搞砸了，同時跑了朱華容與烈日火，後來雖又擒住烈日火，但對於朱華容的下落卻不甚清楚。」

寧映剛似乎對於朱華容逃跑一事頗為高興，嘴角流露淺淺笑意。哥舒橋坐在一旁恰巧看見，疑問道：「寧兄弟似乎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

寧映剛似乎察覺自己失態，乾咳一下說道：「不是高興朱華容逃跑，而是突然想到朱華容的下落或許烈日火知道，由他的身上下功夫或許可得線索。」

僕固彥溫點頭同意道：「的確如此，只是那小子個性倔強，就是不肯承認知道朱華容的下落，我們為了『丹心挑劍圖』，又不能對烈日火用刑，怕傷了他的性命，就這樣耗了下來。只能期盼尚先生有辦法讓烈日火這小子吐出實話了。」

戰天使三人聽到「丹心挑劍圖」，明白這是僕固彥溫為何抓捕烈日火的原因，但

卻不敢多問此圖的詳情，以免露出身分，只能先將疑問放在心中。

戰天使又道：「僕固寨主，為了早日得到『丹心挑劍圖』的下落，我們打算明天就押那烈日火回去覆差。」

僕固彥溫點頭說道：「如此也好，以三位的實力，路上當不至於發生意外才是。」

突然間哥舒橋雙目射出奇異神光說道：「雖然三位遠來是客，不過我最喜歡比鬥時的刺激感，知道三位身負高深武學，我又怎會放棄這求教的大好機會呢？我們來比試幾場，如何？」

黃家濬急忙搖手道：「這怎麼可以，哥舒兄與童兄乃是黑道五大高手的身份，我們怎麼當的起兩位的對手？何況僕固寨主的功力更是莫測，這……哥舒兄，你該不會要向客人下下馬威吧？哈哈！」

其實不只哥舒橋，就連童再興與僕固彥溫也對面前三人的頗為好奇，江湖道上少聽聞此三人名號，偏又全是一流高手的風範。

僕固彥溫笑道：「我們當然不會對客人如此無禮，但是哥舒兄的話的確也搔到癢處，我們真的頗想一睹三位的神功絕藝。如果三位願意的話，就不用雙方比試，三位

僅需就自己得意的武功表現一下就好了。」

話說到此處，戰天使三人如果不留下些絕藝，似乎就顯得小家子氣了。戰天使依舊冷冷不答話。

那黃家濬笑道：「我們主上身分與我們不同，可不能跟我們一樣耍猴戲搏大家一笑，就讓我和寧兄弟隨興表現一下好了。還請僕固寨主諸人不吝指教。」

眾人忙道：「不敢，不敢。」

這黃家濬沈吟一會，說道：「我就表現一下暗器功夫好了，請借用兩個盤子。」隨手取來賊盜送來的圓盤，往空中一丟，圓盤立即呼呼打轉射向半空，讓人驚異的景況出現眼前，兩個圓盤如同具有生命一般，不斷地交叉行進，又互不相撞擊，這種用勁力道的變化之巧的確有獨到之處。

這黃家濬雙手一招，兩圓盤立刻如有細線繫住一般，奔回黃家濬雙手，在這又露了一手精純控物真氣。這操控圓盤的功夫立刻引起全場的讚嘆。

僕固彥溫讚道：「單看黃兄這手暗器功夫，就可以想像長白山黃家的棍法會是多麼具有威力！可惜今日無法目睹。」

黃家濬笑道：「兄弟的功夫實在淺薄的可以，還請諸位見見寧兄弟的小玩意。」

寧映剛說道：「在下多年修習刀法，也不知自己到了什麼火侯，今天有這麼多武學大家聚於一堂，倒是班門弄斧了。」

哥舒橋桀桀笑道：「看過黃兄的絕技，相信寧兄也差不到哪去，你就別再客套了。」

寧映剛道：「那小弟可能要損毀一個酒杯，請僕固寨主見諒。」僕固彥溫當然不會在意，隨即添了一杯滿酒交於隸沖天。

寧映剛說罷便將盛滿好酒的酒杯平平丟上半空，正當大家狐疑此舉用意之時，突然間眾人眼中一道亮光一閃即滅，只見到寧映剛笑嘻嘻地將酒杯置於桌上，杯中清酒一滴不少。

僕固彥溫是何等人物，早已鼓掌叫好，哥舒橋與童再興心下懷疑，卻大概可以猜到是怎麼回事，至於副寨主陶野羌則是茫然不知究竟有何奧妙。

哥舒橋向僕固彥溫問道：「方才是否是寧兄出刀過？」

僕固彥溫點頭說道：「不錯，剛才短短時間裡，寧兄弟已經做完出刀、揮刀、回

鞘等動作，而且……童兄、哥舒兄請看地上。」

隨著僕固彥溫手指之處，童再興與哥舒橋眼力過人，也看到地上有一薄薄圓片，兩人不禁臉色大變。

哥舒橋吶吶說道：「這……這是從酒杯底座削下來的薄片。」出刀回鞘快速無蹤，且滴酒不濺，而削下酒杯底座薄薄一圈，這需要多深的刀法造詣啊！難怪連黑道五大高手都爲之變色，雖然術業有專精，但是這寧映剛的確不容小覷。

「急先鋒」陶野羌喃喃說道：「這就是『幻刀』？出刀如夢如幻，果然如傳說一般！」

僕固彥溫看了戰天使一眼，心道：「這黃家濬與寧映剛有此功力，竟還僅是戰天使的部從，那這戰天使將會多麼可怕？」立刻對於眼前的戰天使又多了幾分敬意。

黃家濬一直留心眾人的神情反應，見目的已經達到，哈哈笑道：「我們兩人在戰天仙使面前實在是班門弄斧，下次若有機會碰到值得我們仙使親自出手的強敵，大家就可以一飽眼福了。說實在的，即使我已經見過幾次仙使對敵時的絕藝，如今只要一回想，心中仍然惴惴不安呢！」

戰天仙使露出難得一見的笑意擺手說道：「家濬，有僕固寨主這等高手在座，怎麼你還敢如此吹噓？」一句話聽得眾人微微一笑，沒想到這冷漠的戰天使竟然還懂得謙虛，最後諸人方心滿意足地散席。

隔日僕固彥溫帶出數處穴道被制的烈日火，雙眼灼灼有神的烈日火見到眼前眾人，倔強地罵道：「僕固大賊，今日你又想對我搞些什麼玩意，都放馬過來好了。」

戰天使等三人見到烈日火後，不禁皆暗道：「好一個風發意氣的漢子，在這等逆境下尤仍怒喝賊寇而不妥協。」

哥舒橋在一旁獰笑道：「算你走了狗運，沒那機會讓大爺我嚐嚐你的鮮血，接下來便要將你送到尙先生那裡，聰明的話到時候乖乖地向尙先生說出丹心挑劍圖的秘密。」

僕固彥溫轉頭向戰天使說道：「烈日火我就交給三位了，爲避免萬一，途中盡量餓餓他，定時將他制穴。」

烈日火怒瞪戰天使說道：「就算你們將我押到尙讓那兒，我也是不知道什麼丹心挑劍圖啦！」

寧映剛走到烈日火身邊，拍拍烈日火肩膀笑道：「這位兄弟，如今逞口舌之快對你也沒好處，還是安分一點，乖乖隨我們下山吧！」

烈日火望著寧映剛，突然露出奇怪的表情，再也不發一語。

原來隨著寧映剛拍上肩膀，烈日火突感一道奇異的旋轉眞氣貫入被封的穴道，不消一會而穴道暢通無阻，烈日火不免訝異爲何這寧映剛暗助自己。不過烈日火也非愚笨之人，聽寧映剛話中之意，不就是要自己配合一下，先隨他們下山再說嗎？既然這對自己有益無害，烈日火當然樂得配合行動了。

可憐的僕固彥溫與哥舒橋等人，到此時還不知道實情，送戰天使等四人出了寨門，僕固彥溫還說道：「諸位回去見到尙先生，還請替我問候一聲。」

戰天使漸大功已成，樂得跟這批賊寇虛假一番，連道：「我們一定替僕固寨主把心意帶到，請僕固寨主留步，不用送了。」這場鬥智之戰，太行山諸盜可說是一敗塗地。

之後等到眞正的戰天使負傷緩緩而來，僕固彥溫等人知道受騙上當的時候，蒲燕孤、隸沖天、袁滄舟與烈日火等人早已鴻飛冥冥了。

爲了此事，僕固彥溫隨後又帶著哥舒橋與童再興再入江湖，誓要找到蒲燕孤等人報此大仇。

優伶玄舞

第十二回

蒲燕孤、袁滄舟與隸沖天甫出太行山寨不久，便在烈日火訝異的眼光下除去臉上的易容，換上原來的裝扮。

烈日火見到面前三人突如其來的改變，大惑不解地問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隸沖天拍了拍烈日火的肩頭，笑道：「等會我們會向你解釋，如今仍然身處險地，我們先迅速離開太行山再談。」

幾人奔到與藏龍臥虎、潛鷹伏麟約定之處，果然見到四匹駿馬。蒲燕孤咦的一聲道：「藏龍等人怎麼不在此處？」

隸沖天說道：「我們目標太大，而他們四人武功弱我們甚遠，若他們與我們同行一處，可能要冒更大危險，因此我安排他們處於暗處當作後援，只幫我們預備馬匹，之後遠遠綴著我們，等入夜之後再來找我以增進刀技。」說罷帶頭領著眾人翻身上馬，潑刺刺地快馬加鞭離開太行山區。

出了太行山區後，眾人緩馬而行，袁滄舟才對烈日火說道：「我是赤津堂袁滄舟，這兩位分別是淮水派隸沖天，以及金手義盜蒲燕孤，本來此行是要來探聽朱華容

的下落，無意間得知你受困太行山，故想出這一法子混入太行山寨裡。」

烈日火聽到三人名號，雖然個個耳熟能詳，尤其是隸沖天，更是早先烈日火想見之人，但是在此情景下，又不免讓烈日火心中有所保留。烈日火謹慎地詢問：「請問隸兄，查訪朱華容是爲何要事呢？」

隸沖天見到烈日火如此詢問，知他對自己有所防備，笑道：「周先池周老爺子對我曾有暗助之德，說起來烈日火也不是外人。」沈吟一下續道：「我曾獲得一封田令孜通敵密函，只因上次前往襄陽共抗黃巢大軍，故交由朱華容爲我保管，此事牽涉重大，我查訪朱華容的消息，便是爲了取回此一信函以趕赴長安。」

烈日火看了隸沖天一眼道：「你知道朱華容的身份嗎？」

隸沖天點頭說道：「我之後才知道朱華容乃朱溫親妹，這也是我擔心的原因之一。」

烈日火至此方確信眼前眾人的身份不假，當下將朱華容對赫連奪日隱瞞信函一事，之後前往霍山風虎岩義軍處投靠滕若黥，以及臨走前告訴烈日火不滿其兄作爲等事，皆告訴隸沖天。

蒲燕孤聽罷拍掌嘆道：「好一位奇女子！隸兄弟，人家對你交代的密函如此盡心，其心意可見一班，你對朱姑娘要好好把握啊！」隸沖天聽了烈日火的話，心裡也頗爲感動，只是蒲燕孤說的如此直接，倒是使隸沖天不知如何回答，只是笑著不語。

袁滄舟拍著隸沖天肩膀哈哈大笑道：「沖天，不管這朱華容是何身份，我袁滄舟交定這位好朋友了。」烈日火身在一旁，聽到這三個漢子豪邁義氣的對答，也感到一陣溫暖，逐漸明白了眼前三人的爲人。

照隸沖天的意思，此刻便要往風虎岩尋那朱華容。

烈日火抱拳說道：「今日蒙三位相救，日後烈日火必有所報，不過此刻我尚有事情在身，不能陪諸位前往風虎岩，就此別過吧！」

袁滄舟問道：「不知是否爲丹心桃劍圖之事？之前在太行山中聽僕固彥溫談起，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烈日火心知此事早已被眾賊查知，已無隱瞞的必要，爽快地說道：「這要從我的身世談起，且此事牽涉到大唐的一樁藏寶之處。」接著便將自己是秦叔寶後代，以及唐太宗李世民藏寶以備後世所需之事坦白托出。

蒲燕孤雖無意爭奪藏寶，但身為俠盜的職業身份，卻讓他對此事的眞假特別敏感與關心，問道：「那你是否眞的擁有丹心挑劍圖呢？」

烈日火搖頭道：「我也不清楚此事的眞假，只是先父臨終前交付於我一幅平常的潑墨山水畫，說是傳家之寶，教我好好保管，這其中是否有隱密我就不清楚了。」

袁滄舟問道：「此圖有可能被尙讓等人尋到嗎？」

烈日火肯定說道：「決計不會，就算得到那幅圖，也不過是幅潑墨山水而已，連我都不敢確定，他們又怎會注意呢？」

袁滄舟點頭說道：「我有個提議，如今烈日火一人行走，勢孤力薄，不如先同我們尋到朱華容，取回這份密函，之後我們再陪烈日火前去確認丹心挑劍圖的秘密，反正大家最後目標是上京救國，大家團結在一起，力量才會大增。」

不過，烈日火心懸著耿玉襄被擒一事，久久遲疑不答，隸沖天見此情景，誤以為烈日火不喜眾人插手，說道：「看來烈日火有不便之處，那我們就此告別吧！」接著便與蒲燕孤、袁滄舟撥馬欲行。

烈日火急忙說道：「諸位且慢，實在不是烈日火不願意，只是我好友鳳翔派耿玉襄被一不知名女子擒走，要我在半年後前往天山，她才願意放回耿玉襄。」

隸沖天在襄陽時與鳳翔派等人頗為熟捻，當下詢問詳情，接著說道：「玉襄及其師姐柳芯雙與我也頗為相熟，如今她受困天山，我也不能見著不理。這樣了好，我們快馬先把通敵密函與丹心挑劍圖一事完結後，再共同去天山會會那位高人如何？」

烈日火一聽也是可行之道，否則若自己孤身又遇到上次被擒的狀況，豈不更加壞事，當下毅然說道：「就決定如此吧！我們就先往風虎岩再說。」

此時的耿玉襄並非如烈日火所想，與姜長恨前往回疆天山，而是繼續留在中原。姜長恨領著耿玉襄轉道湘北，一路上除了姜長恨時常有情緒上的轉變之外，耿玉襄倒是沒有吃到什麼苦頭。

耿玉襄本來便是活潑天眞、惹人憐愛的姑娘，一路下來，姜長恨不知不覺地也逐漸喜愛上耿玉襄，偶爾也指點耿玉襄的武功，除了行動無法自由外，在武學上耿玉襄倒是因此得益不少。

湘北天柱峰，勃然聳立於周圍群峰之中，此刻雲霧沈山腰，猶如朱雀展翅凌雲飛翔，直沖天霄而去，氣勢傲人。

住在天柱峰下的「湘北穿雲世家」在江湖上的聲名，亦如群峰中的天柱峰般凌雲傲人。「湘北穿雲世家」的主人「天柱穿雲棍」敖律曲，是江湖著名的棍法大家，久享威名於江湖。早年出道以一根穿雲棍擊斃爲惡川西的紅雲會三大頭領，之後又在中年達到聲名的頂峰，與當時盤踞在天柱峰的天柱雙怪比武獲勝，迫得雙怪遠離中土，最後敖律曲才在天柱山建立起穿雲世家。

除了敖律曲本身武學高超外，另一個使江湖人物不敢輕言侵犯的原因，在於敖律曲的妹妹敖律嵐乃是南詔第一高手酋懸雲之妻。這兩股勢力結合起來，江湖上又有誰敢虎嘴拔毛呢？

穿雲世家大門未掩，由外頭可見到門內練武場上正有兩人持棍比試。其中一人是敖律曲的大弟子荊無陵。

荊無陵將手上精鋼長棍舞的呼呼作響，順手將對手刺來的長棍化解，口中說道：「小抗，你這招『大漠穿雲』使的變化不夠，若是到江湖上碰到高手，難免要吃虧

了。」

「以我們穿雲世家在江湖上的威望，有誰敢虎嘴上拔毛來惹我？是師兄你要求太嚴了！」這句話是由敖律曲的二弟子沈抗口中所出。

就在沈抗大言不慚之際，突然間耳邊響起一道語聲：「穿雲世家眞的無人敢惹嗎？」

沈抗被這道突如其來的語聲嚇一大跳，連忙縱身前竄，回首一看原來自己所立之地，如今正站著兩個女人，正是轉道湘北而來的姜長恨與耿玉襄。

荊無陵未知面前兩人的來意，但見來者能在不知不覺中欺近自己身邊，便可判斷來人不好應付，當下蓄力準備應變。

沈抗尚不知輕重地說道：「兩個臭婆娘，可知這是什麼地方？在大爺我練功的時候來干擾，不想活了嗎？」姜長恨本來抱著復仇之心來此，又聽到眼前這不知死活的小子如此傲氣凌人，連連冷笑，就要出手擊斃。

耿玉襄多日來與姜長恨相處，早已明白姜長恨的性格，當姜長恨眼神轉爲冰冷，冷笑連連之時，便表示心中怒意大起。耿玉襄明白自己再不出聲，面前兩人可能隨時

有生命危險，隨即走上前說道：「喂！說話客氣一點，免得遭了殺身之禍還不知道！」一邊說著，一邊不斷眨眼暗示兩人趕快逃離此處，臉上流露出焦急的神色。

荊無陵爲人深沈精明，見到耿玉襄臉上焦急的神情與眨眼的動作，已曉得耿玉襄在警告自己。

不待荊無陵有任何表示，沈抗已經大棘棘地說道：「嘿嘿！我會遭殺身之禍？就憑妳們兩個女流？來啊！讓我看看妳們要如何使我遭到殺身之禍？哈哈！」耿玉襄聞言知道不妙，沒想到對方竟然如此挑釁，根本就是要激姜長恨出手。

耿玉襄急忙說道：「婆婆……妳別……」生氣兩字還沒出口，就聽到姜長恨哼了一聲，身化一道勁風飛射至沈抗面前。沈抗沒想到這看似中年的女子竟如利箭一般急射而來，慌忙中也來不及舉棍相迎，臉色大變拼命後退。

就在沈抗命懸一線之時，突然間一道勁風劈向姜長恨後腦，原來是早有準備的荊無陵見狀出手相救。帛裂一聲，沈抗長衫胸襟已被撕下，差點便是開膛之禍，多虧荊無陵那一棍之功。

姜長恨一擊未中，也不屑繼續進擊，如電光火石般的身形在眾人眼睛尚未看清之中，又回到耿玉襄身旁，冷冷注視眼前兩人。

荊無陵心中大驚，連忙運氣發聲：「穿雲世家有強敵進犯，快請師父出來迎敵。」

沈抗靠著穿雲世家的威名，平日傲氣凌人，此刻雖然被姜長恨一招逼退，但心中仍然不服，認爲那是姜長恨陰險暗算的緣故，因此大聲喝道：「沒有漢子要的賊婆娘，有本事正正當當地打一場，暗箭傷人是什麼意思！」要是沈抗沒說這句話，或許性命還不會那麼快丟掉，這句話已經深深刺中姜長恨心中的傷痛與仇恨。

姜長恨不等敖律曲現身，冷冷說道：「好，我就讓你死的明明白白，算是給敖律曲一個見面禮。」又是身形往前一射，瞬間來到沈抗身前。

此時沈抗與荊無陵早有準備，沈抗手中長棍化成黑光護住身前要害，荊無陵則由後方一招「大漠穿雲」，雙臂一圈、一旋，長棍奇奧地由雙臂圈中直刺姜長恨的背部。

說起來荊無陵已算是高手之列，這長棍一刺的威力與變化不容小歔。然而姜長恨在此時竟然出現如舞蹈般的姿態，上身前傾，雙手十指如蓮輪出，點在沈抗身前的那道黑光上，隨著身子前傾，姜長恨單腳佇地，右腳優雅地高高後抬，神奇地抵住荊無

陵的棒身，使得荊無陵棒上的變化無以爲繼，刺出的方向也偏了準頭，擊出的力道被卸至一旁。

沈抗硬擋姜長恨的掌指，只覺得一道接一道的指力刺入棍身，更隨著棍身傳入手中，沿著經絡竄入心脈中，忍不住鮮血由口中狂噴，身前的護身黑光早已潰散。

姜長恨一不做二不休，在沈抗重創之時，一個旋身轉到沈抗身後，追補一掌擊在沈抗後背。但見沈抗啪地一聲撲地而倒。

荊無陵一擊未成，又見師弟臥地不起，怒的虎吼一聲，使出拼命招式，數條長長黑影立即向著姜長恨鑽射而去。

姜長恨輕笑一聲，竟有如仙女悠閒漫步，左手白皙五指輕攏髮鬢，遊走於長棍黑影中。更驚人的是姜長恨竟可以在這威猛的棍勢裡緩步逼近荊無陵，但見姜長恨右手如挽花籃一般，也不知是何種手法，瞬息間將長棍圈於臂彎內，隨即右手如蛇攀上棒沿噬向荊無陵雙手。

荊無陵只感棍身傳來一股大力，又見姜長恨五指堪堪碰觸自己握棍雙手，精明如他立刻棄棍後躍。

姜長恨道了一聲：「好！竟可以躲的過我這兩招。」身隨話起，荊無陵慌忙中以肘相迎，砰的一響，伴隨著耿玉襄緊張而發出的呼聲，荊無命肘骨折斷，痛楚難耐，加上一股大力襲來，呼吸一滯便昏了過去。

正當荊無陵昏過去時，由遠而近地傳來一聲猛喝：「是何人來穿雲世家搞亂？」

姜長恨迴身一瞧，面前如大鷲般落下一位著灰衣的老者，雙目登時射出憤怒神光。

這灰衣老者便是穿雲世家的主人敖律曲，當他見到眼前姜長恨時不禁一愣，說道：「是妳？妳還沒死？」同時見到姜長恨多年來容貌未老，敖律曲不免心頭一緊，他知道眼前之人必定在武學上有了突破。

姜長恨見正主已到，哈哈大笑：「我還沒把你們一一殺死，怎能輕言死去？」

敖律曲聞言不屑地道：「有本事妳應該直接去尋那酓懸雲一決生死，不敢尋正主，反倒來此處傷我弟子作什麼？」在兩人的交談之時，穿雲世家的僕役與尋常弟子，也紛紛聚集過來。

姜長恨冷笑道：「我正是由南詔過來，而且見過妳妹子敖律嵐了。」

敖律曲心中閃過不祥的陰影，神色一沈道：「妳將我妹子怎麼了？」

姜長恨笑聲如裂帛迴盪在天柱峰下：「我只是報那奪夫之仇，將她的臉蛋用刀一刀一刀地劃花，然後在她痛苦不堪時，替她結束了醜惡的生命罷了。哈哈哈，要是酋懸雲那老傢伙見到自己的女人變成那樣子，我看他還愛她不？」

敖律曲對親妹之死心中痛極、怒極，然而見到眼前對手瘋狂的神態，也不免心驚，知道今天這關不易過了，當下深深吸入一口氣，以平穩情緒，說道：「妳知道這樣做的結果會是如何嗎？妳將會受到更嚴酷的報復，酋懸雲和我都不會善罷甘休，妳在自尋死路了。」

姜長恨呵呵說道：「我自尋死路嗎？笑話！我在二十多年前就應該死了，這二十多年來我爲的是什麼？就是忍辱復仇，要讓酋懸雲和敖律嵐生不如死。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不但讓敖律嵐這賤人痛苦的死去，我還在南詔『懸雲崖』殺盡了酋懸雲的弟子，可惜酋懸雲當時外出未歸。」

頓了一頓，姜長恨眼中又透出火熱想像的神情道：「不過這也好，當酋懸雲回去見到那賤人和門下弟子全遭毒手，必定暴跳如雷。我現在反倒不想酋懸雲這麼早死，

要讓他嚐到所有死別的滋味。」

敖律曲暗道：「這婆娘眞的瘋了，看來今日要小心她兩敗俱傷的打法！」

耿玉襄在一旁聽到兩人的對答，才大概瞭解事情的前後經過，原來姜長恨是酋懸雲的髮妻，只是結婚數年一直未能受孕，酋懸雲對此事耿耿於懷。

在一次機會遇合裡，酋懸雲在中原認識了敖律嵐，發生戀情進而生子，酋懸雲爲此由中原帶回敖律嵐母女，向姜長恨坦白明言希望能納敖律嵐爲妾，讓兒子認祖歸宗。姜長恨本身性格好強善妒，酋懸雲的私情她如何能容的下？當晚便潛入敖律嵐房中想殺掉他們母子，然而被酋懸雲發現而功敗垂成，更被酋懸雲擊成重傷而遁。

姜長恨重傷幸得不死，從此不但恨那敖律嵐，更恨酋懸雲這薄情漢子，發誓有生之年必手刃兩人以復仇。但是姜長恨跟隨酋懸雲多年，也清楚酋懸雲那一身武學到達了何種境界，姜長恨明白若不能在武學上有所突破，是永遠報不了仇的。

爲突破武學，姜長恨暗自到處觀察各門各派的武學精華，以融入本身武學中。某次在回疆見到回人載歌載舞，引發姜長恨奇想，將舞姿動作融入武學中，此後十多年姜長恨流連在中原各著名歌樓笙榭與西域節日慶祝歌舞中，潛心觀察各種舞姿的特

性、身法，終於讓她獨創出「優伶玄舞」的武學，以舞爲武，揉合輕柔、美巧、速捷、奇幻等特性，專用來剋制酋懸雲的絕技「蔽日長袖功」以及酋懸雲的兵器「星芒短戟」。

敖律曲怒道：「聽妳的意思，便是要將所有跟酋懸雲有關之人全都殺掉，以報當日之仇囉？」

姜長恨指著敖律曲說：「正是！況且當時你無能阻止敖律嵐與有婦之夫勾搭，就注定今日一死的命運。」

敖律曲灰衣袍袖無風自動，將成名江湖的「穿雲棍」碰地一聲插入青石地磚數吋，喝道：「既是如此，那就讓老夫瞧瞧，經過這二十多年來，妳是否眞有擊敗酋懸雲的實力！」

姜長恨披頭散髮，在天柱峰風雲湧動裡顯得淒厲異常，兩大高手之戰隨即揭開序章。

姜長恨尖銳的聲音響起：「就讓你敖律曲先成爲我『優伶玄舞』下的亡魂吧！」

讓敖律曲不能相信的是姜長恨臉上竟一消暴戾之氣，那尖銳的語聲也變成動人的歌聲，姜長恨在歌聲中緩緩起舞而來。

姜長恨唱的是楚辭九歌中的「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隨著歌聲，姜長恨有如身穿薜荔女蘿，含情脈脈、意態嫻雅的美麗山鬼，在敖律曲身旁忽隱忽現，極盡變幻之能事。

敖律曲也不愧是湘北著名的大高手，大喝一聲，穿雲棍出，勢如穿雲裂天，威猛無比地罩向姜長恨全身。一個攻的猛，一個避的巧，兩人翻翻滾滾地纏鬥在一起。

耿玉襄只覺得此戰還比耿惜羽與烈日火之戰更爲凶險動魄，瞧的透不過氣來。以爲穿雲棍已經擊中姜長恨的身軀，才又發現姜長恨以極不可思議的舞姿險險避過；見到姜長恨五指如花舒攏，堪堪點上敖律曲身上大穴，卻又在敖律曲大喝聲中，穿雲棍以無倫的速度逼退姜長恨五指。

場中隨著兩大高手過招而飛砂走石、樹枝橫飛。

姜長恨見「山鬼」已至尾聲卻不能收拾對手，暗驚這老兒竟是如此高強，歌聲一變，楚辭九歌的「少司命」接著唱出。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慧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身形一

變有如荷衣蕙帶，手持長劍的女神，指駢如劍點光刺向敖律曲。

敖律曲被這種優美無匹的身法深深震駭，而且姜長恨的歌聲如有魔力般地竄入耳膜中，若定力不夠隨時可能跟著姜長恨的節拍而動。在這種情況下，敖律曲一邊要應付歌聲、一邊要閃躲姜長恨的攻擊就逐漸顯得力不從心，穿雲棍逐步地被迫縮小防守圈，只有那美妙的身形在圈外旋繞不休。

敖律曲的堅持並無法持續多久，姜長恨那輕盈飄忽，悄然無聲的身形已成功地轉入敖律曲防守圈內。

一聲悶哼，猶如姜長恨投入敖律曲懷抱中而靜止不動，敖律曲臉色泛起苦笑道：「『優伶玄舞』果然神妙莫測，不過要以此穩贏酋懸雲，尚在未知之數。」說罷嘴角血絲泌泌而出，眼中神光逐漸渙散。

姜長恨欺近臨死的敖律曲耳邊輕道：「我還藏有一招是專門對付酋懸雲的，你安心的走吧！」敖律曲在姜長恨離開身邊之後，呼出最後一口氣緩緩倒下。

姜長恨眼光一飄穿雲世家在旁惶惶不安的眾人，心中湧起殺機，想要全部殺光洩恨。

耿玉襄見到姜長恨眼神，機伶伶地打了個顫，奔向姜長恨笑道：「婆婆，恭禧妳又殺掉一個大仇人，咱們該走了。至於這些僕役，殺了也不足以濟事，還是趕緊辦要事才是啊！」

姜長恨見到身旁這可愛的女孩，不知怎搞的心中殺氣竟然一緩，說道：「好，婆婆就懶得再殺這些無用之人，接下去婆婆要殺的就是酋懸雲唯一倖存的弟子，朱溫！咱們這就走。」兩人便在穿雲世家這慘厲的景況下緩步遠離。

此時原本重傷暈厥的荊無陵竟突然回醒，恰巧將姜長恨要殺朱溫之語聽入耳內，然而荊無陵傷勢過重，要爬起身來時又牽動傷勢，痛的又暈了過去。穿雲世家其他僕役一見主人死去，早已驚慌失措，根本無人留意到荊無陵未死，各自慌慌張張拎著包袱奪門離開。此地只剩下天柱峰腰的雲霧湧合，帶有無限的蕭索蒼涼。

姜長恨與耿玉襄去後不久，天柱峰下又行來一鳳目長鬚的老者，但此老者迥異於一般老人，特別寬大的長袖隨風勢飄飄揚起，眼神溫潤，全身隱有攝人威儀，更讓人

注目的是這老者背後斜背著一柄奇特的短戟，戟柄頂上鑲滿寶石，映在忽隱忽現的日光下，泛起點點閃光。

這人正是回歸懸雲崖後，先見門下弟子無一倖免於難，再見妻子敖律嵐屍首於後的南詔一代高手酋懸雲。

酋懸雲一邊行雲流水地掠往穿雲世家，一邊尋思道：「我要怎麼向敖律曲交代嵐兒身死之事？這行兇之人未免太過狠毒，不但毀我弟子，竟用刀在嵐兒臉龐上割出無數血痕，此仇非報不可！不過，有誰跟我夫妻有如此深的仇隙，得用此法洩恨？」

酋懸雲剛停在穿雲世家的門口，由那超乎常人的靈敏感覺中，便知道穿雲世家出了大事。酋懸雲眉頭深皺，長袖稍一拂向地面，一股大力反彈就將酋懸雲的身子托入穿雲世家門內。

入門後定睛四下一看，縱然是酋懸雲如此定力深厚之人，也不免暗暗心驚。穿雲世家已然人去樓空，臥於練武場上的只又三具屍首，其中竟有穿雲世家的主人敖律曲在內。酋懸雲見敖律曲捲臥的樣子，就知道敖律曲早已死亡。

酋懸雲不禁茫然喃喃自問道：「滅了穿雲世家的兇手，究竟是誰？是跟滅我懸雲

崖同一人嗎？」

突然間酋懸雲心頭一驚，在這練武場中竟然有輕輕的呼吸聲息，若非酋懸雲此等聽覺特強的高手在此，可能就會忽略過去。

酋懸雲身子一飄，蹲於荊無陵身側，迅速地撬開荊無陵之口，摸出一墨綠小瓶，便將瓶中汁液灌入荊無陵口中，隨即熟練地接上荊無陵手肘折骨，再緩緩向荊無陵輸入自身的「創世眞氣」。這創世眞氣大不同於其他種類的先天眞氣，在療傷調氣方面是各種眞氣中的翹楚，荊無陵經這救治，不久後便甦醒過來。

荊無陵只記得師弟被殺，自己傷重昏迷之前的事，環目一瞧，但見師父屍身早冷，大叫：「師父！沒想過連你也鬥不過那女人！」虎目中湧滿淚水。

酋懸雲雙手負背，尋思道：「果然沒有白救荊無陵，這下可以知道究竟何人才是兇手了。」

荊無陵一見眼前老者，立刻掙扎跪地說道：「多謝酋先生救命之恩。」

酋懸雲說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荊無陵隨即說出自己昏迷前所發生之事。

酋懸雲越聽心頭越是吃驚，當下詳細詢問來人的各種特徵，之後抬頭望著峰上雲

霧，失神地道：「竟然是她！她竟然沒死？」腦中過去的前塵往事紛紛浮現。

突然間聽到荊無陵呼喚著：「酋先生，酋先生……」酋懸雲方自回過神來。

荊無陵說道：「我曾經醒過一次，在那時我聽到那女人說下一個狙殺的目標是朱溫。」酋懸雲一聽喝了聲好，雙手一抬荊無陵，便渾若無物地將荊無陵抱在懷裡，大袖飄飄地遠揚而去。

到了風虎岩也經過了兩個月多，每天夜裡，朱華容都會獨自佇立在山寨旁的「聽雨澗」，聽著細小水流滑下澗水的淅哩聲響。

這天夜裡雲多無月，視線非常不好，不過朱華容只聽水聲而不看景物，倒也不會有所妨礙。

朱華容正心中想著：「我這些日子來一直待在這兒，雖然生活安定，但是隸沖天是否能得知我的消息前來尋我？說不定他此刻正焦急我的下落……不如我將藍煙安頓在此地，過幾天我出風虎岩打聽隸沖天的消息好了。」

朱華容往返在原處踱了幾步，搖搖頭又想道：「不知道大哥如今狀況如何？唉！縱然我不同意他的所作所為，但兄妹情深，我又怎能眼睜睜看他越陷越深？希望能有法子將他拉出深淵才好。」

今夜朱華容思緒遠比前些日子來的紛亂雜沓：「不曉得烈日火是否順利取得了丹心挑劍圖？他是否能夠有機會碰上隸沖天呢？」許多的問題纏繞胸中，朱華容面對著平日清脆的澗水聲，突然覺得竟是如此擾人心神了。

正當朱華容覺得夜深，欲想返室而眠時，突然聽到輕微步聲，心底尋思道：「夜這麼深，怎麼此地還有人到？」朱華容原本站在一塊石後，藉著石頭的掩蔽，她可以見到一條黑影走過，手上似乎提著東西。

朱華容本以為是寨中巡守的頭目，但下意識卻覺得不太對，暗想：「如果是巡守人員，怎麼沒打著火把？又怎麼好像一副驚弓之鳥，生怕被人發覺的樣子？」眼看那條黑影已經走遠，朱華容身形一飄，如影子般隨那條黑影而去。

朱華容跟蹤那人來到形若虎臥的風虎岩上，突然聽到前方一陣低喝：「是誰？」

那人急急說道：「別慌，我是曾小隊長，奉滕寨主之命帶宵夜來此給大家吃。」

前方隨即出現十幾個漢子的身影，其中幾人笑道：「曾大哥，平日滕寨主都沒這麼慷慨，怎麼今天會照顧起這些守夜弟兄來了？」

那曾大哥說道：「滕寨主今天下午跟兄弟我說，咱們晚上守夜的弟兄頗爲辛苦，如今還是初春，天氣寒冷，叫我帶些熱食給大家驅驅寒意。」說完便將手上提著的食箱打開。防守風虎岩的眾人也不客氣，紛紛自取熱食就吃了起來。

朱華容躲在附近，暗道：「原來是送熱食來的寨中弟兄，我倒是太過敏感了。」暗笑自己一番，朱華容便要離去。

那曾大哥見到眾人熱食皆已入口，突然哈哈大笑，由懷裡取中哨狀之物，嗚嗚地便吹了起來，許多夜眠之鳥紛紛受驚沖天飛起，聲連帶影響之下，風虎岩前方的整片林子鳥叫不斷，在黑夜中顯得極爲嚇人。

負責防守的眾人大驚嚷道：「曾大哥，你在做什麼？」話聲尚未完結，在場諸人紛紛倒下斃命。

朱華容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愣住了，如今她才知道風虎岩已有弟兄被敵人暗中收買。朱華容心中大怒，由暗處一躍而出，指著這姓曾的漢子喝道：「你竟敢出賣自

己的兄弟？饒你不得了！」

這姓曾的漢子那曉得自己早被跟蹤，見到朱華容躍出時心中大駭，但見來人是上次隨滕若黥入寨的一介女流，對方手上又沒任何武器，以爲自己可以穩操勝卷，獰笑道：「本來待會還要暗中對付滕若黥，既然被妳發現，別怪老子我辣手催花了！」立刻撲向朱華容。

朱華容身爲「無想師太」的弟子門人，縱然是空手，亦不容對手輕視。朱華容見這姓曾的漢子使出虎爪扣向自己雙肩，冷笑一聲：「不自量力的傢伙。」玉掌輕飄飄地如絮飛出，拍開爪勢後隨即按住這漢子的胸口，這漢子連較饒命的機會也沒有，就這樣喪命在朱華容手下。

朱華容擊斃這通敵的弟兄後，心中尋思：「剛剛他吹哨驚嚇林鳥是何用意？難道……今夜將有大變？」正當朱華容思及此處，風虎岩前已然出現點點火光，少說有數百人正迅速往風虎岩逼進。

朱華容見此情景著急不已，突然見到十幾個防守的弟兄屍首身後，有許多堆木石，想必是用來抵禦敵人入侵之物。隨即由地上撿起一把長劍，心中說道：「這位弟

兄，你英靈不遠，就先將長劍借我阻敵吧！」身形一撩便衝向木石堆處。

就在此刻這底下的數百火把已經進入風虎岩下的通道裡了，朱華容見到這許多木石堆皆各自用粗繩大網包住，運勁於劍上，割斷粗繩，巨木土石便轟隆隆地滾下山岩，接著響起了一陣驚呼與慘嚎。

畢竟朱華容一個人無法同時割斷所有繩索，以至於土石巨木的殺傷力不大，敵人稍一混亂便又繼續前進。朱華容再割斷幾道繩索，見到落下的土石巨木無法有效遏止敵人入侵，也顧不得繼續割繩，反身便奔往山寨，希望能早一步通知滕若黥敵人入侵的消息。不幸的當朱華容奔下山岩，已有兩個對手在等候著她了。

朱華容見其中一敵光頭粗眉，肥肉大肚，兩耳招風；另一敵人則兩眼凹陷，有如枯木一般立在前方，手上拿的竟是一條官差捕犯的鎖鍊，不同的是這條鎖鍊雙側皆長著尖銳勾刺，看來只要稍一掃到肌膚，鐵定會勾下一塊血肉，一看便知是件可怕的武器。

朱華容背著朱溫用白衣孤燕名號行走江湖時，便聽過面前兩人的惡名，那胖子乃是山西的獨腳大盜「胖彌陀」艾清風，那枯木般的敵人則是「鬼哭三子」中的「枯瘦鬼」，另外「愁眉鬼」、「陰陽鬼」不知去了何處。朱華容如今見到兩人，不免暗暗皺眉，知道此番要前去警告滕若黥，可能要大費周章了。

朱華容凝視眼前兩人緩緩說道：「不知兩人攔路於此有何指教？」

那枯瘦鬼睜著凹陷雙眼，眼珠咕嚕嚕地在眼眶中打轉說道：「就是妳這娃兒在風虎岩上放巨木土石攻擊我們？」

朱華容回道：「是又如何？你們不敢明槍指陣對戰，竟派人偷偷毒死我們在此防守的弟兄，這又算什麼英雄？」

這位「胖彌陀」艾清風露出彌陀般的笑容說道：「我們自知不是英雄，我們只是見不得這些妄稱爲英雄，硬是堵人財路的滕若黥等人罷了。」

朱華容不想與艾清風爭辯，向枯瘦鬼探問道：「怎麼只有你一鬼在此？愁眉鬼和陰陽鬼呢？」

枯瘦鬼哈哈大笑：「我那兩個兄弟跟著蕭長白蕭兄前去侍候滕若黥那個老傢伙了。」

朱華容聞言一凜，暗道原來這些日子以來蕭長白暗中招兵買馬，聚集了胖彌陀與

鬼哭三子等高手，又買通寨中頭目爲其工作，目的便是有計畫地併吞風虎岩義軍，單單蕭長白就已讓人頭痛，這下又加上愁眉鬼與陰陽鬼，看來形勢對滕若黥相當不妙。

朱華容暗道：「看來若無法在短時間解決胖彌陀與枯瘦鬼，那就不能及時通知義軍消息，滕伯伯那兒就危殆了。」正在空自焦慮之時，突然整個風虎岩山頭火光大亮，遠處砍殺之聲已不斷響起。

原來寨中義軍也並非毫無防備，在蕭長白帶領群盜通過風虎岩下不久，滕若黥便得到敵人進襲的消息，雖然第一道風虎岩的防線在不知不覺中被突破，但是滕若黥仍然指揮若定，與蕭長白等群盜展開山頭爭奪戰。

朱華容見到滕若黥已對蕭長白作出反擊，暗中放下心中大石，如今問題僅剩解決眼前兩寇而已。朱華容欲速戰速決，這恰巧也是艾清風與枯瘦鬼心中的打算，他們並不知道面前這女子的身份，還以爲是滕若黥的女兒，心想只要一擒住她，滕若黥必會因此心神大分。

朱華容提劍說道：「恕我不能繼續在此陪兩位閒聊，出招吧！」枯瘦鬼道了聲好，手上長鍊突然間如活物般捲向朱華容。這條奇異的鎖鍊名爲「拘神鍊」，連神都

可拘，朱華容又怎能逃的了呢？

叮叮叮數十聲起，朱華容無方無礙劍法已迅速護住全身，與拘神鍊相擊數十下。鍊退，清風起。莫因艾清風體胖而輕視他，此刻艾清風靈巧得有如捷豹，侵入近身搏鬥，「天絲擒拿手」如天蠶絲一般層層密密地罩住朱華容雙肩、雙肘、雙腕等處關節，只要身上任何一處被艾清風碰觸到，鐵定是越扣越緊，直到消失戰鬥力爲止。

至此朱華容才明白盛名之下無虛士，自己想要速戰速決根本是妄想，拘神鍊長攻，擒拿手近搏，朱華容一邊要謹慎應付靈活多變的擒拿手，一邊還要留意突如來的拘神鍊，心中暗自叫苦不止。

不僅朱華容叫苦，艾清風此刻也暗暗叫苦，他本以爲年紀像朱華容這般年輕的姑娘，不消幾回合必會手到擒來，沒想到朱華容這劍法竟有如水銀洩地，劍光到處流竄，不僅靈巧多變，讓艾清風更爲驚駭的是長劍的走向竟會轉彎！眞可說是防不慎防，若非枯瘦鬼的拘神鍊分去朱華容部份精神，隨時解開自己的困境，自己身上只怕已經多了幾個窟漏了。

這廂朱華容正陷入苦鬥，另一邊的滕若黥與滕浣琴的處境則更加危殆。

滕若黥面對的是蕭長白以及鬼哭三子中的老大愁眉鬼，三人互不吭聲地拼鬥在一起。滕若黥論武功或者與蕭長白相差不遠，然而加上三鬼中武功最爲高超的愁眉鬼，滕若黥一雙金翼斧就只能僅僅泛起一道道金光防守而已，根本談不上反擊。

最要命的是滕若黥雖然功力深厚，但究竟已經是六十多歲接近七十的老者，論體力則遠不如眼前兩人，防守時間一久，注定是落敗的下場。

滕浣琴雖然一時尚未有生命危險，然而她的對手只是「暫時」不想傷她，如同貓戲耗子一般，在吃掉對方前還要盡情玩耍一番。這個變態的對手就是鬼哭三子中的陰陽鬼，據傳聞說他是陰陽人，只要見到他此時對付滕浣琴的手法，就可大概知道這陰陽鬼的傳聞眞實性頗高了。

陰陽鬼一邊出手，一邊調笑道：「小姑娘，大概你還是未經人事的姑娘家吧！我最喜歡跟妳這般純眞的姑娘玩耍了。」一個大男人，語氣與動作卻十足是妓戶中老鴇的神態，滕浣琴心中委實厭惡的無可復加。

滕浣琴一個輕忽，左袖立刻被陰陽鬼撕了下來，露出白皙細膩的粉臂，嚇得滕浣琴一聲大叫。

陰陽鬼似乎非常享受滕浣琴如此驚嚇的神態，眼光也不斷在滕浣琴露出的手臂上打轉，有如惡狼一般笑道：「接下來我要撕的就是妳右邊袖子了，然後是上衣……嘿嘿嘿！」

滕浣琴的鬥志在這種對手面前全然瓦解，此刻想到的只有逃開那雙手掌，所幸滕浣琴輕功練的還不錯，一時間陰陽鬼倒也捉她不著。

此刻雙方人馬戰的天昏地暗，勢均力敵，只要一方首領落敗，就將注定失敗的命運，目前看來風虎岩義軍情況是岌岌可危，在此黑夜之中，又怎麼會有援軍出現呢？

想及此處，滕若黥心中浩嘆不休，暗道：「我一生也活夠了，可憐琴兒竟要與我共喪此地！罷罷罷！就拼著一條命換一條命吧！若能與蕭長白同歸於盡，這批賊寇也就群盜無首了。」心中一作決定，滕若黥大喝一聲，雙斧全是進手招式，不管一旁愁眉鬼拘神鍊勾掉身上大片血肉，只求能有機會一招擊斃蕭長白。

第十三回

江湖劇變

風虎岩處處刀光劍影，暗紅的火光點點閃耀，使人分不清是火是血。義軍在第一道防線無法發揮殲敵作用之下，使得情勢變得惡劣異常。朱華容縱然身懷奇奧的劍法，但礙於打鬥經驗尚不充足，加上心急滕氏父女的安危，一時之間卻仍是無法衝出胖彌陀艾清風與枯瘦鬼的合圍，更遑論要前去救援滕若黥與滕浣琴。

朱華容雖然久練無想師太的「靜慧心法」，能夠有效地定心寧神，然而終究無法達到忘情無物的境界，越鬥越是心急，越心急則更有破綻可循。啪的一聲，拘神鍊擦過朱華容髮梢，帶起幾縷青絲在半空亂舞。

突然間朱華容耳邊響起一道期盼已久的聲音：「別心急，我來助你對付這個枯瘦的傢伙！」朱華容簡直不敢相信這竟是發生在此刻的事實，原來是隸沖天等人已恰巧趕至此處。

朱華容立刻心神大振，唰唰聲響不斷，運劍如飛，直刺如矢，旋劍成圓，角度莫測地將艾清風包於劍網之中，「無妨無礙劍法」威力盡顯。

朱華容想起滕若黥父女可能正處於險境，大聲說道：「滕伯伯與浣琴可能陷入苦戰，快點去助他們一把！」朱華容激戰中瞧不清與隸沖天同來的有誰，只見到三條身

影道了聲好，迅捷地往山寨方向奔去。

怎麼隸沖天一行人會如此恰巧來此救援呢？原來在前一天隸沖天等人已來到霍山旁的霍山鎮，卻發覺入鎮時便遭到盯梢。隨後在酒樓受到幾個蕭長白的手下警告，不准江湖人物踏入霍山山區。

隸沖天、烈日火、蒲燕孤與袁滄舟是何等人物，豈會受這些小賊的威脅？且以蒲燕孤與袁滄舟兩個江湖大行家的經驗，隨即判斷出這幾個小賊的話語裡，透露出近日霍山將有大變。

眾人不願打草驚蛇，引起不必要的糾紛，便由蒲燕孤潛進這幾個賊人身旁，竊聽究竟發生何事？以蒲燕孤的手段，這幾個賊寇哪能發現有人潛藏一側？就如此隸沖天眾人得知蕭長白即將暗襲風虎岩的消息，幾人聞訊立刻連夜兼程趕了過來，終於趕上緊急的時刻。

就在朱華容壓力大減，得以專心應付胖彌陀艾清風時，隸沖天也對上了鬼哭三子的枯瘦鬼。

枯瘦鬼嘿嘿笑道：「好小子，敢插手此事，我就一併成全你好了。」隸沖天月魄

抽出，映著遠處火光，月魄泛起道道火紅光芒。

隸沖天調勻體內眞氣，發現浪濤氣比之以前更爲雄厚，曉得是「飛騰大法」之功，信心爲之大增，當下緩緩說道：「那就得瞧瞧你是否有這本事了？來吧！」

枯瘦鬼哪容的下眼前小子那不在乎的神氣，毫不客氣地，拘神鍊喀啦的一聲，化成三道白光分襲隸沖天上中下三盤。

隸沖天沈穩不急地磕開拘神鍊，回敬三刀，刀刀尖銳的破空之聲著實讓枯瘦鬼嚇一跳，這才知眼前小子內功精深與年齡不符。可惜枯瘦鬼雖然知道這件事，卻也不認爲自己便會輸給隸沖天，拘神鍊迅速擊上月魄，想藉此使隸沖天中門大開。

隸沖天本來便作了速戰速決的打算，枯瘦鬼這下動作，恰合了隸沖天的心意，刀鍊相交噹的一聲，拘神鍊竟然蕩不開月魄，反倒有一股迴轉之力灌入鍊身，使得枯瘦鬼再也無法自在操控拘神鍊，呼的一響拘神鍊竟然回頭轉向枯瘦鬼擊來。

枯瘦鬼大驚，慌忙閃身躲開回擊的拘神鍊，卻忘了隸沖天這把殺神之刀，等到感覺一痛，方知刀身已入體內。隸沖天這一下純粹巧取，盡了全力將蓄存的浪濤勁狠狠發出，才獲得這個殺敵的契機。

艾清風本來就不敵朱華容，聽到慘斷一聲，與隸沖天交手才數招的枯瘦鬼已然斃命，接著自己便要以一敵二，尤其晚來的這年輕人更讓人毛骨悚然，三招兩式就擊斃枯瘦鬼。

艾清風想到此處更是嚇得腳軟，當初誇言要助蕭長白拿下風虎岩的信心早已蕩然無存，只想早早保命離開，當下使了個敗式躍出戰圈便往外衝逃。哇的一聲痛叫，後背與臀部在奔逃時被朱華容各刺了一劍。

朱華容雖知艾清風獨腳大盜之名，卻也不知艾清風竟如此愛惜性命，會在此時返身而逃，朱華容心懸滕若黥的狀況，也不願再追，就此讓艾清風化成清風逃了性命。

袁滄舟、蒲燕孤與烈日火到達山寨前，恰巧是滕若黥父女生死交關的時分，袁滄舟來不及近身救援那正要斬落滕若黥人頭的一刀，雙手血輪已經直射了出去，一擋屠刀，另一血輪則飛削蕭長白的腦袋，除非蕭長白不顧自己的性命，否則就得錯開此次殺死滕若黥的機會。

而烈日火則撲向鬼哭三子的老大愁眉鬼，把愁眉鬼的攻勢全接了過來。待兩人分別找上對手時，滕若黥全身已經被拘神鍊勾得血肉淋漓，肩上、腰上也被蕭長白砍了

數刀。

其時滕若黥苦苦支撐，早已拼盡最後一絲精力，見到有人來援，鬥志立刻消散，眼神無光渙散，翻倒在地。

陰陽鬼見到有敵人來援，顧不得再調戲滕浣琴，拘神鍊又狠又毒的奔向滕浣琴，想要一招先斃了滕浣琴以協助蕭長白殺敵。滕浣琴早在拼鬥時筋疲力竭，面對這狠招迎面，啊的一聲竟無法躲避，眼看要傷在此惡招之下。

突然間一隻金手由旁側伸至滕浣琴面前，穩穩地抓住這條拘神鍊，另一隻金手快速地撥開鍊梢的準頭。嗯，是蒲燕孤及時出手了。

所謂打蛇要打三吋，蒲燕孤深深瞭解這條拘神鍊遠比蛇牙更爲可怖，一出手便揑住拘神鍊三吋之處，要讓拘神鍊立刻喪失攻敵的能力。

滕浣琴在危及之時得到蒲燕孤之助，這隻穩如磐石的金手停在自己眼前，不知怎麼地，這情景已然深深印在滕浣琴心中，給人的感覺是那麼的穩定與安全。滕浣琴定下心神後，望向這隻手的主人，年近四十，雖然臉容平凡，但眼神清澈如水，臉上淡青鬚渣更帶著幾許豪氣。

恰巧蒲燕孤此刻也轉過頭來瞧瞧滕浣琴是否安全，只看到一個清麗的女子正怔怔地看著自己。蒲燕孤生像平凡，少有女子如此仔細地看過自己，這一下心中也不免感到異樣，說不上是什麼滋味，只好微微向滕浣琴一笑。這一笑更讓滕浣琴羞紅了臉，別過了頭，突然見到老父重傷倒地，駭了一大跳，來不及謝過蒲燕孤便衝往滕若黥處。

陰陽鬼出道以來還沒見過有人敢以手接下布滿小尖刺的拘神鍊，被蒲燕孤一接之下不免愣了一下，隨即認出這金色手套獨一無二的標誌？，說道：「金手義盜蒲燕孤？」

蒲燕孤暗中運勁緊握拘神鍊，口中應道：「沒錯，就是我。」

兩人說話時，暗中已藉著拘神鍊拼鬥起內勁。

陰陽鬼又道：「身爲黑道五大高手，爲何淌這渾水幫助義軍來礙我好事？不怕黑道人物背後說話？」

蒲燕孤手上力道再加，接著回道：「我作的雖是黑道偷盜生意，卻是偷那不義人，助那貧困人，怎可以將我與其他四人並列而論？」

陰陽鬼內力遜蒲燕孤一籌，此刻在蒲燕孤內力壓迫下，已經無法順利答話，脹紅了臉，只得哼的一聲表示不滿。

蒲燕孤說道：「我曾經聽過你陰陽鬼的名頭……好淫、好殺、好財、好權，這八字評語可說是你的寫照。」

陰陽鬼突感鍊上壓力稍輕，立刻怒道：「你憑什麼給我這八字評語，論起來天下人不皆是好色求財取權之輩？人生不過唯樂而已，有什麼不對？」

蒲燕孤哈哈笑道：「我一點也沒說你不對，只是在你內心中自覺所爲之事不對罷了！每當夜深人靜，你是否也感到即使獲得一切，仍然感到空虛茫然嗎？」

陰陽鬼臉色一變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蒲燕孤大聲說道：「你也渴求愛人，暗中也渴求被愛，只是從小被人當成異類，受盡欺凌侮辱，以至於你忘了最早所要的東西是什麼？也不敢去想要得到眞正想要的東西……不是嗎？」

這幾句話如同巨雷大鎚般一句句擊入陰陽鬼的心中，使得他茫然不知所措，不禁詢問自己：「權、財、色、殺，眞的是我原先要的東西嗎？我最早要的是什麼？只是

想要我親生父母那一個正眼而已啊！」縱然心中如巨浪翻騰，陰陽鬼仍然不服地道：「你……你別要饒舌。」語氣之中卻已緩了許多。

蒲燕孤回想起以往的日子續道：「身處黑道的我也曾走過那段日子，小時候爲飽食一餐而被追打腳踢，總覺得唯有手握權勢錢財方可得到別人的敬意。之後無意間助了一家百姓，見到他們全家幸福的臉孔，看到他們對我感激莫名的神情，我方才知道我要的是什麼。」

陰陽鬼問道：「你爲何對我說這些？」

蒲燕孤笑道：「只因爲我知道以你天生的缺陷，這一生過的必然崎嶇難熬，換成是我也必會與你走上同一條路而已。」

陰陽鬼一生總是被人厭惡忽視，即使練成一身武功，亦被江湖中人鄙棄，從未有人可以體會他的心情，更沒有真正可以知心的朋友。今日蒲燕孤竟然沒有怒罵自己、看賤自己，反倒能體會自己憤恨又無奈的心境，著實讓陰陽鬼心裡百感交集，不禁無意識地嘆了口氣。

突然間拘神鍊一震一鬆，陰陽鬼連退三步，蒲燕孤說道：「以你之前所作所爲實

有取死之道，不過，記得兩年前黃河水患，你曾一時善心在水中救起一個男孩。罷了！今日我不願多爲難你，你走吧！」蒲燕孤之所以被稱爲「金菩薩」，除了濟貧外，最重要的就是蒲燕孤本身有顆極爲慈悲之心，出道至今雙手極少染過血腥。

陰陽鬼本是三鬼中較具人味的一人，知道蒲燕孤手下留情，低頭嘆道：「多謝你放我生路，唉！突覺自己是有許多不該之處……」轉頭看到蕭長白與愁眉鬼已落於下風，正苦苦支撐，知道今夜蕭長白將是落敗的局面，搖頭再嘆，也不理會蕭長白與愁眉鬼兩人，自顧自的離開了。

此刻隸沖天與朱華容也趕到此處，朱華容見到滕若黥身受重傷，淚水也不可抑制的落了下來喝道：「滕伯伯，看姪女替你報仇！」挺劍便入戰局。隸沖天與蒲燕孤不願再以多勝少，僅是從旁圍住蕭長白。

愁眉鬼雖然有拘神鍊之利，可遠攻烈日火，但是烈日火性烈如火，一點也不在乎拘神鍊的威脅，硬是衝向愁眉鬼，雙手手指由拘神鍊尾往上連夾十數下，就是要迫愁眉鬼鬆手。

愁眉鬼大驚，烈日火怎能不畏拘神鍊？卻不知烈日火全身武功全在拳掌上，整個

手臂至手掌自幼千錘百鍊，每次手指一夾正是硬生生夾住刺勾間的縫隙，使拘神鍊不能動彈。

就在愁眉鬼一怔之際，烈日火衝近愁眉鬼面前，突然對愁眉鬼笑了一笑道：「我最看不過去的是你一直皺著眉頭的樣子！」砰的一拳便擊在愁眉鬼的臉面，痛得使愁眉鬼翻倒在地，痛的眼淚都流了出來，顯得更加愁眉苦臉。

愁眉鬼哪還有心鬥下去，忍著痛，手足並用，頭也不回地逃了出去，連拘神鍊也顧不得撿了。

烈日火之前受到耿惜羽、僕固彥溫與哥舒橋等人的窩囊氣，今日終於一併發洩，不禁叉腰哈哈大笑，但覺痛快之極。

滕浣琴奔向老父身旁，扶著滕若黥坐起，流淚叫道：「爹！爹啊！你還好嗎？」隨即掏出傷藥餵入滕若黥口中。

滕若黥緩緩睜開渙散的雙眼，強忍痛苦地道：「孩子，要堅強，爹要離開你了……
……」

滕浣琴悲叫：「不！不會的！」

滕若黥突然間臉色微紅，露出一抹微笑：「孩子，別傻了！人終歸一死……只是爹放不下風虎岩這些弟兄，卻要妳勉強承擔了。」

滕浣琴猛搖著頭道：「我不要……爹！這兒的弟兄需要你啊！爹！」

滕若黥再度向著滕浣琴一笑，緩緩轉頭看著遠處到處移動的火光，看看這由自己一手開拓的風虎岩，默然無語，再無聲息。

蕭長白與袁滄舟鬥上後便知不妙，交手處處處於下風，之後朱華容又入戰局，更是難以爲繼，大叫一聲「屠刀八卸」的「噬心卸」瘋狂地攻向袁滄舟，以求一絲空隙以供逃出。

袁滄舟暫避其鋒，血輪夾住大屠刀，蕭長白猛然放刀翻身後竄，突覺腳踝一緊，已被蒲燕孤抓住，「噗」劍尖由後透出胸口，蕭長白滿臉不信，低頭一瞧，是朱華容的劍！接著體內真氣已盡洩。

朱華容流淚喃喃禱告：「滕伯伯，華容已爲你報仇了。」

蕭長白與枯瘦鬼身死，愁眉鬼、陰陽鬼、胖彌陀潰逃，其餘眾賊已無領頭之人，在一干高手加入義軍後，或擒或逃，終於結束這悲涼的一夜。義軍在無防備下，亦是

死傷眾多，看來風虎岩要恢復元氣，需要一些時間。

隸沖天看著朱華容久戰後的疲累的側臉，突然在胸口湧起一陣溫柔，脫口說道：「華容……」朱華容全身一震，是啊！這聲呼喚已經將兩人的距離縮到最短，朱華容日夜思念的，不就是有朝一日隸沖天能如此呼喚她嗎？

朱華容映著火光，眼神清亮，美麗不可方物，凝視著隸沖天：「沖天，我們終於又見面了。」不自覺地，兩人手已緊緊相握，無言裡心也相繫在一起。

之後幾天，便是風虎岩重建工作的開始，只可惜隸沖天幾人還有許多要事，不能久留。

朱華容安慰滕浣琴道：「浣琴，這些人有許多是滕伯伯的老部下，相信你在他們扶助之下，可以將此地經營得更加出色，別擔心了。」

滕浣琴老父去世，已經再沒有親人，見到朱華容等人又將離去，眼神透出寂寞與傷心，只是父親要她堅強，暗中咬緊牙關，強露笑容說道：「你們不用擔心這裡的事，國難當頭，還需要你們早日上京面聖除奸。」

原本靜默一旁的蒲燕孤突然說道：「我到處漂泊無定，既然此地仍需要人手幫

忙，我就先留在此地協助滕姑娘好了。」蒲燕孤也不清楚自己爲何想留於此處，只是見不得滕浣琴眼中的落寞，見到滕浣琴的眼神，蒲燕孤就感到一陣心痛與憐惜。

滕浣琴深深注視著眼前這長相平凡的男子，只覺得他是如此可以依靠，可以信賴，感激道：「蒲大哥，謝謝你……」

烈日火生性豪爽，長日與隸沖天等人相處，對於眾人的爲人早已清楚，此刻見到蒲燕孤的模樣，早已心知肚明，拍拍蒲燕孤肩膀，說了句雙關語：「相信風虎岩有兩位的努力，將會有一番新氣象的！」

就在眾人談起以後何去何從之時，伏麟迅速由外頭邁入說道：「頭兒，江湖上有大事發生……」轉頭又向袁滄舟道：「袁堂主，此事跟赤津堂也有關係……赤津堂出事了！」說著便將收集得來的情報遞給了隸沖天。

伏麟擅長情報收集，藉著與茶幫、赤津堂遍佈全國的情報網互通消息，收集江湖上各種訊息。袁滄舟聽說赤津堂出事了，立即趨前與隸沖天同看伏麟情報網傳來的消息，兩人看完不禁臉色一變。眾人一看兩人神色，便知出了大事，連忙向隸沖天詢問。

隸沖天沈重地向眾人說道：「我們近日連日趕路，未曾留意江湖消息，不知如今江湖情勢大變，近一個月來江湖出現一個『逐天會』，不知由何處齊聚了許多高手，到處併吞幫派，不從者則予以滅門或重創。破地門、長風幫、神鶴門、西北二十六鐵騎，甚至連江西崔家都加入逐天幫。而聲名鼎盛的威光門被滅、紅旗幫、浙東會武館、石家莊也被滅。當時與我們共禦黃巢的江獨辛、石莫等人皆已不幸罹難……就連江湖十五派中的婁山派、九華派亦遭重創而降。至於赤津堂，也被挑了各地三個分舵，茶幫為免受到波及，已經連同鹽幫化整為零，遣散各地明舵而化為暗舵……」

這些消息聽的眾人大駭，以初成立的一會之力，怎麼有實力對江湖各門各派做出如此打擊呢？那逐天會的高手真是太可怕了！其中以袁滄舟最為悲痛，赤津堂竟受到如此損害！

袁滄舟抬頭向伏麟問道：「這逐天會成立目的為何？」

伏麟說道：「據江湖人物猜測，逐天之意為驅逐當今天子，故其目的應為殲滅江湖擁護大唐的勢力，建立起聲援黃巢等亂賊的後援江湖勢力。」

袁滄舟嘆道：「難怪他們找赤津堂、威光門等幫派下手……」再嘆了口氣，接著

向隸沖天說道：「沖天，如今赤津堂突逢大變，需要我趕回去應付處理，只怕我無法與你們一同上京了……」

隸沖天說道：「發生此等大事，袁大哥當然要回去坐鎮指揮大局。袁大哥不需擔心此事，我與華容、烈日火三人，以及藏龍等四人足可應付狀況了。」

烈日火是重情尚義之人，這幾日來與隸沖天等人相處，早可說是相見恨晚，當下說道：「是啊！袁大哥，身為赤津堂堂主，自然要以堂中事務為優先考量。至於上京之事，有我們三人應該足夠了。」

袁滄舟憂心嘆氣說道：「若是以前局勢，我也相信你們三人足可應付所有狀況，但如今逐天會勢力已成，沖天與烈日火兩人所肩負的使命必定成為他們的目標，以後前途必定艱險重重……」

烈日火豪氣一笑道：「以我們三人，就算打不過，總不至於連逃都逃不了吧！」

袁滄舟點點了頭，轉頭向伏麟問道：「你可有探知逐天會主要有哪些人物？」

伏麟恭身說道：「據如今江湖傳聞，逐天會組織中，主要有九閻羅、三神將，至於會主是誰則無人知曉，有人猜測是黃巢大將柴存。」

袁滄舟續問道：「知道九閻羅、三神將是誰嗎？」

伏麟說道：「如今前往各幫各派負責進行招降、剿滅的是九閻羅，故他們多為人所知，至於三神將的身份，現在知道的僅有『破地將』劉靈君，其餘等人還沒人知道他們的真正身份。」

袁滄舟嘆氣道：「我擔心劉靈君上次戰敗後會一怒之下走入歧途，果然發生了……
……」

烈日火性格豪勇，聽到逐天會只派出九閻羅與破地將便可殲滅這許多門派，心中湧起強大鬥志，笑道：「嘿嘿！只有九閻羅與破地將便可以把整個江湖整的天翻地覆，我倒是想知道這些人有何驚人之處？」

伏麟嘆了口氣，憂心地道：「其實把整個江湖搞的天地反轉的僅是九閻羅中的赤天閻羅『噬血豹』哥舒橋、黑日閻羅『黑殺魔神』童再興、捕天閻羅『單手捕天』善沛、迅狐閻羅『白面狐王』耿惜羽以及罩天閻羅『漫天花雨』花無意，至於其他千面閻羅、無影閻羅、無名閻羅以及斷刀閻羅四人，也尚未現身江湖。」

隸沖天等人聞言不免心驚，黑道五大高手竟有三人投身逐天會，而花無意、善沛

也是江湖著名已久的高手。更可怕的是以黑道五大高手的身份，竟然只能位居九閻羅而已，而破地門門主劉靈君竟是三將中人，其他人將會是多可怕的人物？

隸沖天沈吟道：「我們在前個月才離開太行山六河寨，當時童再興與哥舒橋尚在六河寨中，與僕固彥溫一同接受尚讓的指揮……我猜測這逐天會的成立必定是尚讓的主意，廣邀高手，將所有力量集中來對付江湖憂國憂民之士。」

朱華容道：「據我所知，哥舒橋與童再興皆是僕固彥溫的下屬……如此看來，僕固彥溫極有可能是三將中的人物。」

烈日火說道：「朱姑娘所猜測的極有道理，我曾經受制在僕固彥溫手上，我發現他的出招詭詐無倫，論武功是比哥舒橋等人來的厲害莫測！」

袁滄舟緩緩呼了一口氣，說道：「看來我回赤津堂事不宜遲，逐天會實力超乎想像，以赤津堂一己之力也無法抗衡逐天會，我打算與茶幫一樣，將一半實力化入暗處，以免直接受到逐天會的打擊，更要藉此多培養底下弟子的實力。」

頓了頓向隸沖天說道：「赤津堂不似其他幫會，許多高官藩鎮透過珠寶交易，皆與赤津堂有交情，藉著這層關係，我可以要求各地節度使與官員協助出兵保護赤津堂

安全，想來逐天會大概也不敢明目張膽與官兵對壘。待我回去處理此事到一段落，我會派人出來協助你。」眾人商議未來的聯絡方式之後，便各奔前程，朱華容則將藍煙安頓在風虎岩，囑咐藍煙協助滕浣琴復建風虎岩。

且說姜長恨帶著耿玉襄，沿途打聽黃巢大軍的動向，得知黃巢在荊門大敗後，聚集潰敗的部隊不足十萬人往南逃竄，與朱溫駐守在江陵的五萬部隊會合，此時朱溫在賊軍裡的重要性，因黃巢荊門大敗而大為提高。隨即這約十五萬的大軍延長江向東轉進，短短一個月間，流竄過鄂洲、池州，過太湖，入杭州。黃巢與尚讓更沿途強拉軍伕，軍力復又大盛達三十萬大軍，一時間長江沿岸哀嚎遍野，如今在杭州正與駐守潤州的大唐名將高駢對陣。

隸沖天的大師兄秦遠流、二師兄劉仁恭與三師兄李焰心，也隨高駢將軍在潤州抵禦黃巢大軍。只是大唐多年戰亂，節度使多有異心，不肯協心同力出兵抵禦黃巢部隊，更視黃巢部隊為削弱其他節度使實力的機會，導致如今大唐部隊情勢惡劣，高駢將軍雖也兼任節度使，手下部隊卻只有五萬多人，面對三十萬賊軍，亦只能苦守潤州，以等待其他部隊來援。

姜長恨與耿玉襄跟著賊軍後頭，來到了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美稱的杭州，此刻的杭州早已沒有豐饒繁華的氣象，有能力的百姓，早在風聞黃巢竄來時，打理家當逃命去了。

姜長恨在杭州城外尋了個隱密的小山洞，向耿玉襄說道：「丫頭，朱溫我非除不可，唯有如此才能讓那老傢伙絕子絕徒，以洩我心頭大恨！如今杭州城黃巢大軍密佈，帶著妳也不方便，妳就等在此處，我一解決朱溫就回來尋妳。」說罷，也不等耿玉襄有所反應，隨手點了耿玉襄雙手與雙腳上的穴道。

耿玉襄心中暗嘆又少了個逃跑的機會，口中卻歡喜的道：「婆婆！以你的優伶玄舞，朱溫必定難逃一死，這次妳不只報了仇，也是替所有百姓出了口烏氣！等妳回來後，定要把這玄奧的舞技傳授於我哦！」

姜長恨早已多年沒有跟人建立起親密情誼，這些日子來不知不覺的也把耿玉襄視為未來自己的傳人，聞言流露出少有的長者溫柔，撫摸著耿玉襄的秀髮說道：「婆婆

的武學是在仇恨中所悟出的，當時雖然是爲了報仇之用，倒也不想在婆婆死後絕傳，既然妳有興趣，婆婆傳給妳也好！」

姜長恨又撫摸了耿玉襄長髮一會，心道：「要是我有女兒像她就好，我也不用如此一生孤單……唉！」姜長恨溫柔地看了耿玉襄一會，隨即向杭州城方向行去。

杭州成中郎將府早已人去樓空，如今已成了朱溫在杭州的駐地。身材碩長，雙手白皙修長，面容有如書生，蓄著短鬚，斯文中透著威嚴的朱溫，正與幕僚劉豫、潁督師以及副將江長風等人在中郎將府的大廳。

朱溫觸摸短鬚，沈吟問道：「長風，這次入杭州城後，有一些你的部下見到大將軍那邊的部下肆無忌憚的掠劫民財，跟著起了貪心而加入掠奪的行列，依你認爲要如何處置？」

武將江長風聳聳肩說：「將軍，其實您又何必管戒如此嚴苛？這些部下作戰有功，獎賞卻少，見到其他部隊可以取到更多財物，難免會起而效尤，罵罵他們就算了！」

潁督師聞言不以爲然，振聲說道：「當初我答應隨將軍南征北伐，就是爲了一個

打倒大唐腐敗皇朝的理想，但是以我們個人之力決難成事，跟著黃大將軍的部隊也是不得已的，他們部隊如此紀律鬆散，到處收刮民財，與貪官苛吏有何不同？我們部隊原本也是百姓出身，怎能反過頭來也隨著他們欺虐其他百姓？太說不過去了！」

劉豫見到潁督師與江長風氣氛緊繃，擺了擺手說道：「好了好了！你們兩人不必在這種意見上爭論。持平而論，軍隊嚴明才能保持最高的戰力，財物只能蝕人心志，使部隊在作戰時爲求有命享受未來而怯戰，甚至逃離部隊，所以此風不可長，一旦默許可以收刮百姓財物，我們這原本號稱是黃大將軍手下最強的部隊，可能會變得名不符實。長風，你願意見到這樣情況嗎？」江長風聞言露出思索的神色，久久不語。

等到三人互把利弊得失剖析清楚後，朱溫才以略低而充滿磁性的音調說道：「你們說的都有道理，我一向主張部隊要有愛民之心，才會得到百姓對起義的認同……不過，長風說的也是有理，我們的部隊比起其他部隊，由於不能任意收刮錢財，是困頓許多……你們認爲要怎麼解決呢部隊這種問題呢？」

底下三人聞言思索不已，過了許久，劉豫抬頭發話道：「將軍，君子服人以德，服眾以心，現在的情況既然不容許部隊私下掠奪民財，又要部隊遵守軍紀，唯一之

道，便應由軍心下手，收服軍心才是上策！依我看來……軍官首應做到體察部屬的狀況，給予更多的關懷，以取代原本一板一眼的軍事要求；另外由上而下，傳達百姓不該欺負百姓的觀念，以確實建立起我軍的信念。」江長風、穎督師以及朱溫聞言皆點頭贊成。

穎督師接著說道：「我認爲若以長遠的眼光來看，仍是有必要開拓新財源，用以養兵。我們不搶略尋常百姓之物，只拿黃大將軍攻城掠地後分配的下來的糧餉，是極不夠的！」

朱溫聞言說道：「那咱們要如何開拓新財源呢？」話剛說完，未等其他人回話，眼中精光一閃，望向門口說道：「哪位貴客光臨本將軍下榻之處？尚請現身一見。」

眾人隨著朱溫目光轉往廳門，赫然發現廳中以出現一位頗具風韻的中年女子，至於這女子如何進來，大家竟全不知情。

江長風身爲朱溫手下武將，怎能容閒雜人等未經通報而入內，雖然懷疑這女子是如何進來的，卻依然不將區區女子放在心內，大步往這中年女子走去，雙手化爲虎爪，便要將這女子拿下。

朱溫哪能不知厲害，剛要開口阻止江長風，卻已來不及了，江長風虎爪已經扣住這中年女子的肩頭。

來人正是前來誅殺朱溫的姜長恨，她一點也不在意肩膀被扣，冷冷說道：「朱溫，難道你認不得師母了嗎？」

江長風怒道：「什麼師……」突然間痛的噢了一聲，原來江長風雖然虎爪扣上姜長恨肩頭，卻有如扣住一團棉花，當江長風一愣之時，又有一股陰力由姜長恨肩膀透入江長風五指中，整隻手臂有如被蛇噬咬一般，陣痛難耐，再也扣不住姜長恨。

朱溫見來人眼熟，又聽對方自稱是師母，突然間神色一變，終於憶起這人的身份。

姜長恨冷冷說道：「記起我來了吧！當初我與你師父不和，雖然你才入師門不久，照理不該牽涉到你，但是誰叫你是那老匹夫的愛徒？爲了報當年他負我之恨，我要所有與他有關係的人一一死在我的手下，讓他嚐嚐痛苦的滋味！」

劉豫見姜長恨越說越過分，正要開口怒斥，朱溫已先一步說道：「雖然妳早已不是我師母，但是我還是敬妳爲師母。沒錯，當年的確師父對妳有些不是之處，然而妳

潛入敖師母的房內暗殺她們母子，這也過了份！妳不是不知道師父最疼愛敖師母所生的師弟。當年我知道師父仍是手下留了情，才在緊要關頭讓妳逃出懸雲崖，沒想到妳二十年後，又回來報仇！」

姜長恨嘿嘿數聲道：「你那敖師母如今已是地底亡魂了，還可能是最醜的女鬼，哈哈哈！至於你幾個師兄弟，包括那個賤種，也都紛紛往閻王那報到去了，如今就只剩你一人，我看你還是乖乖自盡，免得我多費一番手腳。」

朱溫見到江長恨這一番狂態情景，知道今日可能是有生來最爲兇險的一戰，沈聲說道：「要我自盡那非大丈夫所爲，我不想連累軍中弟兄，就請師母移駕到杭州城外一戰吧！」

劉豫、江長風、潁督師等人急忙呼喊：「將軍……不要去！」

朱溫神態溫和地笑著說道：「你們要我連累更多手下將領嗎？要知道，我師母不是如你們想像那般容易對付的！」

姜長恨眼中露出惡毒的神芒，硬聲說道：「好，我老婆子就到城外等你。」說罷轉身離去，一點也不怕朱溫臨陣而逃。她知道，以朱溫這等人物，是不可能在部下面前示敵以弱！

杭州城外，春初雪融，大地上逐漸出現幾點綠意，只是寒風依舊。姜長恨望著大步行來的朱溫，嘴角露出一抹不可察覺的殘忍笑意，與尚頗具風韻的面容顯得無法協調。

朱溫明白這一戰或許可能是今生最後一戰，雖然他是個梟雄人物，雖然他尚有許多大志未能伸展，但他不能逃，也不想逃！若因毫無勝算而逃，他的部屬以後將會看不起他，朱溫將永遠失去攝人的魄力。

他不想逃，因爲他知道若要伸展偉大的抱負，未來這種困境尚多。逃，只是意味著他對人生的困境低頭！因此他只能戰！只能將自己的戰意經由逐步踏往姜長恨而不斷提昇，朱溫，要出手了！

隨著兩人逐漸距離拉近，橫在兩人之間的積雪突然往外排開，有如被一無形的掃把清掃一般。

姜長恨淡淡說道：「你出手吧！爲你生命的最後一刻燃起火花吧！」

朱溫知道不是客氣的時候，左袖一揚，有如黑雲捲起，那被帶起的尖銳風勁，如

同扇形利刃般劃向姜長恨，然而這左袖僅僅是試探，右袖隱在左袖之後，才是攻擊主力，這便是酋懸雲賴以成名的「蔽日長袖秘功」。

姜長恨倒是沒想到朱溫竟是同門師兄弟中功力最爲精深的一人，雖然酋懸雲的武學招式她亦熟悉，見到朱溫所激起的風刃，她也不願硬接，鬼魅般的滑步錯開朱溫攻勢，探爪由側面抓向朱溫。

不過姜長恨還是小覷了朱溫，「蔽日長袖秘功」到了朱溫手上，又是另一種風格。所謂武學是活的，如何運用僅存乎一心，以朱溫這種梟雄，在武學上也是會留下一條退路。朱溫將虛虛實實的兵法運用在「蔽日長袖秘功」之上，姜長恨又怎能以當初所知的「蔽日長袖秘功」來應付呢？這一爪，自然被隱於後的右袖以柔勁化解，即便是姜長恨功力已是當世有數高手，也差點便朱溫引的身形一偏。

姜長恨哼了一聲說道：「你會用柔勁，那我們就來比比誰的柔勁高明吧！」姜長恨的優伶玄舞曼妙地施了出來。

「蔽日長袖秘功」本是剛柔合一的高明武學，運剛勁於袖時有如利刃，柔勁於袖時能捲、能卸、能引，這種剛柔之間的轉換，不是一流高手是無法辦到的。而姜長恨

的「優伶玄舞」則是陰柔之勁的絕頂境界，脫胎於舞妓妙舞，更融合楚辭的高深境界，姜長恨即以此晉身而爲當代武學大師之列。

朱溫只聞姜長恨曼妙吟唱：「惟鬱鬱之憂毒，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悲。閔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離。」這是九歌中的「怨思」，描寫一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哀怨鬱悶，姜長恨用以隱射自己多年來的淒涼遭遇。

朱溫隨著姜長恨的歌聲，不知不覺地身形逐漸慢了下來，「蔽日長袖秘功」也因而打了折扣。「優伶玄舞」本來就是武學、聲、色的大結合，以舞眩目，以聲誘人入幻境。

姜長恨自從練成此絕世武學後，少有施展的機會，近來與「湘北穿雲世家」惡鬥，方才逐漸得心應手，此時心中卻是驚訝連連：「好傢伙！這小子功力竟然與敖律曲不分軒至！」

朱溫從未見過這種奇異武學，加上本身究竟功力弱於姜長恨，無可避免的受到優伶玄舞的感染，招架數十招後，業已逐步踏上死亡之路。

但朱溫究非常人，在渾渾噩噩中靈台突然出現一道奇奧的警訊，那是一種心靈的

直覺，本能覺察到身旁的危險，這種感覺有人是天生就有，有人則是經由武學的鍛鍊而逐步達到。就在朱溫警訊一現之際，本能的往斜後退踏數步，避開了姜長恨蓄含全身勁力的當胸一擊，然而依舊無法完全避過，被姜長恨斜擦過肩膀，悶哼一聲重傷倒地，嘴角滲出血絲。

朱溫自認必死無疑，暗嘆：「唉！可惜我無法在亂世一展豪志。小妹，大哥再也無法像小時候一般護著你了！」姜長恨臉上流露出興奮的神情，只要能見到酓懸雲的親人徒兒慘死自己的手下，心底就會有一種復仇的快感。

就在姜長恨欲加補一掌之際，突感一絲雄渾無匹的勁氣突然由旁射來，姜長恨心中一凜，顧不得置朱溫於死地，當下收掌後躍。

姜長恨定睛一看，那一絲勁氣竟只是一片初生的綠芽，來人的武功之高，實在已達化境，姜長恨轉過身來，見到來人背對日光走來，全身散布一層肅殺之氣，雖然看不清楚容貌，但姜長恨怎麼會不知道，來人就是使她二十年來日夜輾轉難眠的南詔第一高手，酓懸雲！

原來酓懸雲領著荊無陵急急來到朱溫駐紮之地，一問方知姜長恨早已來尋過朱

溫，酓懸雲探知了兩人決鬥之處，請劉豫代爲安排荊無陵後，十萬火急地便往城外尋來，果然在千鈞一髮中救了朱溫的性命。

酓懸雲走到姜長恨身前，冷冷說道：「我來了！」

姜長恨瞪著眼前這有王者獨尊氣概的男子，亦冷冷說道：「很好，終於逼出你來了，我倆長年的舊帳，今日一併清除。」

酓懸雲冷冷凝視著姜長恨，忽地一嘆道：「妳不該糟蹋律嵐，更不該殺害我子。」

隨著酓懸雲的嘆氣，那隱約籠罩在酓懸雲身上的殺氣忽地以倍數竄高。

兩個驚世高手，一場不死不休的惡戰，一生無緣無份的情孽，就將在此處展開與終結。

第十四回

護法明王

對朱溫而言，方才酋懸雲與姜長恨的最後一戰，或許可說是讓他在武道上再度往前躍近一大步的關鍵因素。世上的武人無數，但卻有多少人能有機會得以一窺兩位幾乎站在武道頂端的絕頂高手互相拼搏呢？

更何況，酋懸雲更是朱溫之師，每一招石破天驚的出手，每一道精細無雙的變化，均令朱溫有著提壺灌頂的充實感受，雖然朱溫身負重傷，且酋懸雲與姜長恨兩人已然遠去，但朱溫此刻仍在如痴如醉於方才兩大高手的生死決鬥中，渾然忘了傷痛。

方才酋懸雲藉「長袖蔽日秘功」，如仙人飄逸地橫飛半空，掣出天下聞名的「星芒短戟」，萬道星芒如流星灑下。

無數勁氣嘶嘶作響，籠罩著姜長恨時，朱溫聽到酋懸雲冷冷說道：「妳不只想殺了我，還想滅了我懸雲崖一門，使我絕學從今失傳於世，恐怕妳沒料到今日會讓我碰上，救了溫兒吧！」

朱溫見到姜長恨神色一動，接著一邊避招還招，一邊說道：「酋老賊，此處既然你可以趕來救援朱溫，其他人也可以隨後趕來，要是你不畏懼我這數十年來所創出的絕藝，就隨我換個地方決鬥，方不弱了你南詔第一高手的名頭！」姜長恨說完話後，

一招逼開酓懸雲，便往後退了數丈，等著酓懸雲答話。

酓懸雲身為天下絕頂高手，對自己亦是充滿自傲，明知姜長恨激他，卻也不信姜長恨二十多年來能創出何種絕藝。見姜長恨後躍，也收住攻勢，冷哼說道：「也罷，我倆的事不需其他人來插手，妳想要換地再戰，老夫成全你最後的心願！」

姜長恨不再答話，僅是臉上露出不屑神色，便轉頭飛奔而去。

酓懸雲轉頭向尚在地上調息內傷的朱溫說道：「溫兒，若是你有下屬來此，不許他們尋找我們，這件事由為師親手解決！」

朱溫那能不明白酓懸雲的性格，且他亦相信酓懸雲不至於敗給姜長恨，當下點頭道：「是！師父請保重！」酓懸雲嗯了一聲，雙袖一揚，便似足不點地向姜長恨離去的方向逸去。

姜長恨之所以想換地而戰，是由於酓懸雲那句「使我絕學從今失傳於世」，觸動了姜長恨的心弦，使她不自覺地想起了耿玉襄。

「這老賊說得倒是不錯，今日一戰，若是我仍未能贏他，我的『優伶玄舞』絕學亦是從此失傳，我二十多年的心血就此付諸東流。哼！他可以救朱溫留絕學，我又何

嘗不能傳下『優伶玄舞』給襄兒那丫頭？」

其實姜長恨老來無子，這些日子與耿玉襄相處一起，不知不覺地心中的母性流露在耿玉襄的身上，此刻想到要傳人繼絕學，腦海中便浮上耿玉襄的面容。

且說耿玉襄被姜長恨所制，以她淺薄的功力，根本無法可解，只能乖乖在山洞中等姜長恨回來，還要一邊祈禱這等待的時間中沒有好色之徒恰好進入山洞，否則以此刻被制的耿玉襄，簡直比羊入虎口的那隻羊更加容易對付。

就在耿玉襄心中大唸阿彌陀佛，焦急怎麼姜長恨還沒回來之際，突然聽到山洞外響起姜長恨的聲音。

耿玉襄以為姜長恨已經順利將朱溫這賊寇解決，正回來要解開自己的穴道，聞言卻是一愣，原來姜長恨傳音說道：「小丫頭，若是我等會不幸戰死，我的『優伶玄舞』便繡在我身上的外袍中，妳穴道自解後可依袍中說明練功，至於能練到何種程度，就靠妳未來自行揣摩了！」

耿玉襄聽得一頭茫然，卻苦於無法開口詢問，只能隱約猜到姜長恨碰上難以對付的對手，只是耿玉襄深知姜長恨絕世武學的厲害，根本無法相信有誰能令姜長恨對這

一戰毫無把握！

正當耿玉襄心中念頭雜沓紛湧時，又聽洞外有道微顯蒼老的聲音響起：「妳選擇這裡嗎？也罷，就在此地解決我們數十年來的心結吧！」

接著姜長恨厲聲說道：「酓懸雲，我二十多年來恨不得吃你的肉，啃你的骨，今日我不但要將你碎屍萬段以報你遺棄髮妻之天大恥辱，他日更要徹底滅你懸雲崖一門！你知道嗎？」

耿玉襄心中大驚，此刻方知爲何姜長恨會對此戰毫無把握，原來是姜長恨一心想置之死地的酓懸雲到了。面對這南詔第一高手，只怕當世任何一人都不敢口出狂言有把握贏得了，當初自己在鳳翔派時聽師父提起酓懸雲時，就曾說過此一武學宗師雖不一定是當世天下無敵，但可肯定的是必定可列於天下五大高手之列！

此刻只聞酓懸雲哈哈冷笑：「若妳今日眞能殺了我，自然有妳爲所欲爲的機會，何必在此多說蠢話！怕只怕妳二十多年來不長進，所創出的絕學不管用，那就只能就此授首，以祭我妻兒門徒的性命！」

耿玉襄聽到姜長恨怒喝一聲，接著便是勁氣相撞擊的絕大聲響，不免驚駭不已，

耿玉襄從未想過原來人體經由武學的鍛鍊，可將體內眞氣練到如此地步，要是換成自己，可能一招不到便送了性命。

耿玉襄心知兩人此刻已動上了手，自己卻矛盾不止，不曉得究竟盼得誰贏？雖說姜長恨爲了酓懸雲的負心報復在那麼多無辜的人身上毫無道理，甚至可以殘忍來形容，可說死有餘辜，但是畢竟兩人相處了這段日子，姜長恨有時亦對自己頗好，剛才更傳言要自己練其絕學，所以耿玉襄在情感深處，又不希望姜長恨死於酓懸雲之手。

正當耿玉襄憂煩不休時，洞外飄來陣陣歌聲，「掩此哀而不去，悟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以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這是姜長恨以楚辭歌聲傳達她被酓懸雲早年遺棄的悲哀，這些日子來心中全充滿了傷心、嘆息與憤怒。

耿玉襄聽著聽著，不自禁地被歌聲影響而產生幻象，心中亦充滿了對男人拋棄髮妻另結新歡的憤怒，腦海中則浮現了烈日火不再理會她，而另外娶了其他女子的景象。耿玉襄雖然口不能言，心中卻是激動地大喊：「不……不會這樣的！烈日火，你不能拋下我啊！」

優伶玄舞的奧秘，就連酓懸雲也皺起眉頭，對於姜長恨那滲入舞蹈而不循武學正

道的招式，酓懸雲雖無法把握住克敵的關鍵，卻也毫無所懼。然而，姜長恨臉上流露出來的無限幽怨，以及歌聲中述說關於他的無情，卻使酓懸雲心煩起來。

其實武功到了酓懸雲這一階段，對敵時已經可說是心中一塵不染，唯有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心中明鏡，方能把握住交手時最細微的變化。若酓懸雲未曾與姜長恨有如此大的情感牽葛，自然酓懸雲可視若無睹，專心應付姜長恨優伶玄舞的變化，可是這段情海生變的往事，早已繚繞在酓懸雲心頭二十幾年，對姜長恨此刻的歌聲、神情便無法不受影響，自然心煩意亂起來。

姜長恨所等待的便是此刻，她在回疆觀察回疆舞蹈有悟而化爲武學，更在偶然的機會中看到京師歌妓幽怨地吟唱楚辭飄然起舞，自己也隨著歌舞而在腦海陷入了過去前塵恨事中，驚醒後心中忽有所感，於是由歌舞入武，再經二十年觀察各地舞蹈而創出優伶玄舞，便是想到或許酓懸雲亦可能受此影響，如今一試果然沒錯！

對姜長恨來說，她並未想過眞能贏過酓懸雲，無論在增長功力、臨敵應變上，姜長恨再怎麼努力也比不過這位武學大宗師，唯有靠奇兵突出方有可能同歸於盡，優伶玄舞便是要達到兩人同歸於盡的奇兵！

酓懸雲根本沒料到武學已臻絕頂的姜長恨心中抱的是同歸於盡的念頭，心煩意亂之餘，酓懸雲微見姜長恨右胸露出一絲破綻，冷笑一聲星芒短戟忽然萬點歸於一點寒星，快捷無倫地奔射姜長恨。

姜長恨等的便是這一刻，當酓懸雲星芒短戟將要貫穿姜長恨右胸的前一刻，姜長恨竟然不躲，反而不知道何時在手中翻出了一把綠芒盈盈的短劍，更將全身眞氣灌注於短劍上，爆喝一聲「出！」，但見綠光一閃，隨即沒入酓懸雲的左胸之中，然而就在此刻，星芒短戟亦貫穿了姜長恨的右胸。

姜長恨由於右肺受到重創，嘴角汩汩流出鮮血，啞咳不已。對著滿臉充滿著訝異的酓懸雲說道：「唯有我們同時死去，方能消我一直以來的仇恨之心……你……的創世眞氣……我尋了十多年……方才……找到這柄綠瀑短劍……合用……哈……哈哈…………」

酓懸雲一身創世眞氣護體，幾乎已達刀劍不能入的境界，除非敵人有本事震散創世眞氣或是有把絕世神兵方能取其性命。姜長恨心知天下任誰也無法一掌擊斃酓懸雲，就算功力超過酓懸雲，酓懸雲也能憑創世眞氣硬挨數擊全身而退，對於手握神兵

利器的絕世高手，酓懸雲亦必當更爲小心謹慎而不爲所趁，因此姜長恨走遍天涯，爲的就是找尋一把可暗藏於身上，在最後關頭刺殺酓懸雲的神兵利器，好不容易才找到這把綠瀑短劍。只要稍一揮動這柄短劍，立刻形成一片綠光扇面，猶如一道綠色的小瀑布傾瀉一般。

酓懸雲倒也頗有一代宗師的傲骨，得知姜長恨爲了殺死自己所費的絕大工夫後，再也不發一語，手中鬆了星芒短戟，當下坐化於地。

姜長恨自知亦離死不遠，雖然綠瀑短劍比星芒短戟早了細微時間射入酓懸雲體內，卸去了不少附在星芒短戟上的創世眞氣，但即使如此，短戟的破壞力亦足可使姜長恨無法自療救命。姜長恨拼著一口眞氣不洩，隨手點了右胸幾處穴道緩阻鮮血奔流，接著便艱辛地挪步，走入山洞之中。

耿玉襄在洞中雖然見不到眞實狀況，但憑著聲響以及兩人的對話，也可猜出兩人是同時受傷，且酓懸雲更可能已然斃命。當耿玉襄眼角見到姜長恨撫胸緩步走到自己身旁，再看到姜長恨右胸傷口如此可怕時，雖然口不能言，心中卻是啊的一聲。

姜長恨由耿玉襄眼神看到出耿玉襄的關懷之意，心中一暖，艱辛地嘆道：「丫頭……婆……婆眼見是不行了……就趁……這最後一……刻，婆婆……成全妳吧！」

耿玉襄聞言大駭，又眼見姜長恨左掌緩緩按向自己的天靈蓋，心神俱喪，以爲姜長恨臨死也要拉自己作伴。耿玉襄但覺一道陰寒無比的渾厚眞氣由天靈蓋直衝而下，猶如由體內深處冰凍起來，痛苦異常，偏偏全身動也不能動，耿玉襄再也忍受不住，耳中轟地一響，隨即失去知覺。

耿玉襄雖然失了知覺，但是渾沌之中卻又感到自己漂浮在充滿碎冰的河中，河水不但冰冷難耐，碎冰塊更是不時衝撞身體，尖銳的冰塊把全身撞得痛苦異常，接著卻又一切消失無蹤，最後耿玉襄再也毫無所覺。

烈日火一路上見到隸沖天與朱華容感情越來越親密，心中不免常掛念著耿玉襄的安危，倒是隸沖天與朱華容見狀常安慰烈日火。

隸沖天、烈日火與朱華容在離開風虎岩後便一路北上，打算先到烈日火老家找出丹心挑劍圖，然後攜圖入京，獻給當今天子，同時揭發田令孜通敵的陰謀。

這日三人策馬來到距離烈日火潞州老家極近的清州地面，一路行來三人順利地沒有遇上半個敵人，似乎整個逐天會目標皆放在併吞其他幫派之上，無暇兼顧到他三人。

三人之中就屬烈日火最爲焦慮，不但掛念著老家的情況，更擔心逐天會將對昆陵派採取併吞行動。

隸沖天的淮水派早已名存實亡，除了擔心潤州的戰情外，反倒不像烈日火那般憂心，隨口安慰道：「烈日火，如今再擔心也沒用，我已經派遣伏麟經由赤津堂與茶幫的情報網，發出緊急訊息給昆陵派，希望他們能暫避其鋒，並暗中聯合其他各派，視情況給予逐天會反擊。」

烈日火嘆道：「唉！也只有如此了……否則以逐天會的聲勢，我眞想不出有哪一幫派可憑一己之力來對抗，逐天會眞可說是數百年來實力最爲堅強的幫會了！」烈日火話聲一落，隸沖天突然勒馬不行，翻身下馬走到路旁的一棵闊樹下，烈日火與朱華容一愣。

朱華容問道：「沖天，怎麼回事？」

隸沖天尚未答話便飛身上馬，立刻啪啪數聲拍馬前衝，口中喊道：「快……遲了就來不及了！」烈日火與朱華容立刻省悟隸沖天必是在樹上發現藏龍的暗記，說明前方發生何事，從隸沖天的反應看來，朱華容與烈日火皆意識到必是緊急重大之事。

三人策馬才奔出不久，三人便同時聽到前方有兵器交擊與斥罵之聲，突然藏龍臥虎、潛鷹、伏麟四人由路旁樹後轉出，潛鷹問道：「頭兒，需不需要我們四人一起出手救援？」

隸沖天立刻說道：「不可，你們四人是潛藏的實力，一直以來敵人都以爲只有我們三人，若是你們一起出戰，立刻會使敵方瞭解我們的實力。」

藏龍隨即說道：「既然頭兒如此說，兄弟們，咱們先散開，也替頭兒把風！」臥虎、潛鷹與伏麟各自應了一聲，立刻沒入附近林中。

隸沖天轉頭向烈日火說道：「前方有各門派高手受到逐天會的圍攻，時間緊迫，再晚可能會穎被剿滅的命運！」

烈日火聞言大驚，生怕昆陵派也有同門師兄弟在其中，喝了一聲「走！」，立刻雙掌一按馬背，飛射而出。隸沖天與朱華容亦隨之奔去，希望來得及給各門派一臂之

力。

三人奔到近處，才發覺戰況慘烈，遍地是雙方交戰的血跡與屍體，可見雙方已經戰了許久，如今躺在地上的死人反倒比活人來的多。隸沖天一眼望去，僅見十幾人分成五堆在拼死搏鬥。

其中佔了上風的是身著深青色的一群人，落於下風的幾人則著各種色系服裝，一見便知並非同派中人，這倒給了隸沖天三人易於辨認的機會，身穿深青色系服裝的必是逐天會眾，其他必是各門派遭追殺的好手。

隸沖天見到各門派好手中有兩人正在苦鬥一個手握類似魚網的中年陰沈男子，那兩人似乎極為顧忌那張魚網，皆採取遊鬥方式與那中年男子周旋。那兩個好手中有一位持劍的高手，出劍凌厲狠辣，招數精奇，另一個更令隸沖天吃驚，原來是以前曾經替師父去拜過壽的「天星劍客」趙天星老英雄。隸沖天見狀立刻掣出月魄，向三人行去。

烈日火則看上另一個身著深青服裝，留著短鬚的白皙男子，但見那人似乎有無窮的暗器，飛蝗石、袖鏢、金錢鏢、甩手鏢、長銀針等等，或是雙件併發，或是滿天花

雨，鬧的對手狼狽不堪，卻不見暗器是由何處取出的？好在他的對手是一位矮小漢子，身手敏捷，更重要的是接躲暗器的功夫在江湖上也是一流，方才能支持這些時間。

至於其他拼鬥的三堆人馬則勢均力敵，其中各門派的人物有兩人拿著雙手巨劍，似乎是洹水派的高手，還另外還有一老一少兩個和尚。看來只要拿魚網與發暗器的兩個首要人物一得手，各派好手就免不了落個死亡的下場。朱華容見兩人都已挑定對手，當下便選了另外交戰的雙方奔了過去。

隸沖天向著趙天星發話說道：「趙老英雄，我是淮水派隸沖天，今日助戰來了！」拼鬥的諸人方知這三人是敵是友

趙天星一邊避開那張大網，一邊呵呵說道：「賢姪來的正好，合我們三人之力先收拾這個叫什麼『捕天閻羅』的善沛吧！」

隸沖天在荊門一戰出了大力，已是江湖上眾人皆知的事，但在趙天星想來，隸沖天畢竟年歲不高，關於荊門一役對隸沖天的說法，他仍有所保留，只是想著或許隸沖天稱不上是一流高手，但是用來牽制善沛或許亦可讓善沛頭疼。

烈日火聽到趙天星與隸沖天的對話，也跟著向那發暗器的男子說道：「看來你便是那個叫什麼『罩天閻羅』花無意的囉！咱烈日火倒有興趣跟你過過手。」在場幾個各門派好手不禁叫好，烈日火是年輕一輩中有數的高手，如今得知來人除了隸沖天還有烈日火，不禁讓苦戰的眾人精神大振。

花無意則不再繼續攻擊那矮小漢子，轉頭嘿嘿笑道：「好小子，你跟隸沖天皆是本會欲得的人物，今日竟然送上門來，合該我與善沛兄要立大功！」

另一位逐天會的好手見朱華容往自己這兒行來，心想太好了，竟然有個這麼優雅標緻的雛兒送上門來，當下調笑道：「這位姑娘是哪家來的粉頭啊？」言下之意竟將朱華容當成賣笑的姑娘了。

朱華容心中怒起，口中冷冷說道：「我就是專殺黃巢賊人的白衣孤燕，你可以死的瞑目了！」那個逐天會的好手才知道惹到了女煞星，但是話已說出去，只好硬著頭皮接招了。花無意聽到朱華容的言語，眼神中閃過一絲奇異的神色，卻不答話。

與那逐天會好手對敵的是一個僅有十七、八歲的小和尚，看來他正護著身後神色萎靡的一位老僧。雖然這小和尚年紀不大，手下功夫倒是不錯，一把禪杖舞開虎虎生

風，與那逐天會好手鬥的火花四濺，然而小和尚鏖戰已久，額頭已經微見汗漬，朱華容知道這是那個小和尚功力不足的現象，當下隨手發出一劍，把這小和尚承受的壓力接了過來。

那個逐天會好手見朱華容一劍發出，竟是弧形來襲，慌忙中在腰側便中了一劍，心中驚怒之餘大叫：「西北二十六鐵騎，點子棘手，先來助我料理掉這個賤人！」正與各門派拼鬥的其他逐天會好手紛紛應了一聲，各自捨下對手，衝向朱華容。

各門派一路被追殺至今，早已苦鬥許久，如今對手一去，竟然也無力攔住，各自原地喘氣不休。只是如今西北二十六鐵騎在長途追殺下，也僅剩六位存活，可見這場戰役的慘烈。

隸沖天見朱華容壓力大增，立刻向趙天星說道：「趙老英雄，請你與這位仁兄協助白衣孤燕應付西北二十六鐵騎，善沛就交給我了。」趙天星心中方覺得隸沖天過於自大，竟口出狂言要獨自對上捕天閻羅，正待說話時，忽見隸沖天手中月魄化成一道雷電，直劈善沛，氣勢沛不可擋，趙天星硬生生把話吞了回去。

趙天星此刻才發現隸沖天已經與其師葛莜不遑多讓了，當下也不再客氣，轉頭向

身旁那白衣劍客說道：「嚴老弟，我們去助那姑娘！」但見那嚴姓劍客冷哼一聲，高傲過人，冷冷看了隸沖天背影一眼，才隨著趙天星的腳步前去相助朱華容。

烈日火躍入罩天閻羅與那矮小漢子的戰局中，就好像耍把戲的賣藝人一般，也不知用的是什麼手法，也不問暗器是鈍是銳，是重是輕，兩隻手快速無比的移動，立接立拋，竟將花無意的暗器全接了過來。

花無意看的膽顫心驚，雖早聞烈日火乃昆陵派百年難見的武學奇才，卻也不曉得他接暗器的功夫如此驚人，不由得罩天閻羅花無意心中暗自打起退堂鼓來。

烈日火自被昆陵派掌門發現其練武資質後，從入門便接受昆陵派的艱苦鍛鍊，許多連當今昆陵派掌門都尚未完全練成的絕藝，也毫不顧忌地讓烈日火獨自按照秘笈參悟，因此烈日火除開內勁修爲無法一蹴可及之外，一雙手掌上的功夫比起黑道五大高手中任一人早已不遑多讓。

烈日火的拳掌，可說具備了快、穩、細、沈等特質，接暗器練這個快、穩兩字，早已是烈日火的家常便飯。何況烈日火不練發暗器而專練收暗器，自然比那些同時要練收發暗器的高手來的更爲「專業」！難怪烈日火一見到罩天閻羅就認定他是自己要

對付的敵手。

不過花無意能在江湖享有盛名也非無獨特之處，烈日火接花無意的暗器也是有苦心裡吞，花無意的暗器或快或慢、或直或旋，力道或重或輕，不同的暗器也有不同的接法，若非烈日火掌指功夫了得，可就要狼狽萬分了！

烈日火心中叫苦，臉上還要裝出輕鬆寫意的神情，接暗器也要展現萬分自在的瀟灑，免得讓花無意看出端倪。花無意還眞被烈日火唬過，隨身的必殺暗器「血蝙蝠鏢」因此非得等到生命危及之際不敢妄出。

隸沖天本以爲善沛的一張破魚網，在自己月魄的銳利切割下，將會順利裂開一條大縫，萬萬沒想到善沛這張魚網乃由一種萬分難得的異種蠶絲織成，即使是神兵利器，也不能僅靠一刀斬斷，反之這張魚網更可鎖拿敵人兵器，這也是爲何趙天星與那嚴姓劍客不敢讓兵器落入魚網中的原因。隸沖天寶刀一落入網中，心中就暗叫糟糕，反觀善沛則是哈哈大笑，縱然無法捕到隸沖天，這把寶刀眼看是逃不掉了！

就在善沛哈哈大笑，運勁抽回月魄之際，臉上突然現出極爲驚訝的神情，笑容就此僵在臉上。因爲他發現隸沖天的月魄發出一道道強大的旋轉眞氣，自己的魚網竟然

如魔術般，不受控制地捲在月魄之上。

隸沖天見到善沛的魚網在自己發出浪濤氣時，也與月魄一樣被制住而不得動彈，笑著向這個捕天閻羅說道：「你要月魄，我就送你好了！」接著隸沖天將浪濤氣灌入月魄刀身，全身連人帶刀如同標槍一般旋射善沛。

善沛則被眼前大變驚住，急忙後躍時卻忘了放手，連帶又將魚網前拉，魚網連在月魄上，恰加速了隸沖天前衝之勢，硬是連刀帶網鑽入善沛體內，善沛最後只能以一聲長嚎慘澹收場。

罩天閻羅花無意越打越驚心，又聽善沛一聲慘叫，抬頭一望立刻臉色蒼白，原來除了自己之外，捕天閻羅善沛以及西北二十四鐵騎都紛紛死於眾人之手，這種仗怎能再打下去？花無意急忙將全身暗器一股腦兒灑出，只求逼退烈日火，連準頭都顧不得了，全無一代暗器高手的氣度，連場面話也不敢交代，拔腿就落荒而逃，反正同伴皆死，回去後怎樣交代自己如何神勇過人，也沒有人會戳破自己的牛皮！

打發掉這些逐天會眾，隸沖天等人方有機會重新與在場各門派中人敘禮認識。除了隸沖天原來就認識的天星劍客趙老英雄外，那個高傲冷漠的青年劍客便是崇明島

上，以辛辣劍法聞名江湖的崇明劍派掌門嚴落英的兒子嚴冷竹，其人果如其名。

至於那矮小漢子則是以暗器聞名的威光門劫後餘生的門中高手，「百點寒星」康永壯，隸沖天三人心中皆哦的一聲，難怪接暗器的功夫也頗爲高明，可能康永壯在被追殺的過程中暗器用盡，以至於今日打鬥中沒有見到威光門的暗器手法。另外還有兩位則分別是洹水派的高悌堯與張鵬發，其輩份與荊門戰死的荀無畏、荀無懼兩兄弟相同。

天星劍客介紹完前頭幾人後，回過頭來指著那位老僧與小和尚說：「這兩位師父是我們在路上碰到，一樣也被逐天會追殺的人，只是至今還不知爲何逐天會要追殺出家人？」

突然間那個抱著老僧的小和尚轉過頭來，慌張叫道：「各位施主快來，我師父……我師父好像不太舒服！」

眾人圍過去一看，見到那老僧臉色蒼白無神，一看便知是被長途追殺，傷口未能好好照顧，以至於失血過多，如今明眼人一瞧就知道這老僧已無能迴天，已到彌留之際了。

隸沖天雖知這老僧存活希望不高，卻也想盡盡人事，至少可讓老僧神智清楚一會，瞧瞧是否有遺言交代，當下便由懷中拿出淮水派治傷靈藥「玉華白丹」餵入那老僧口中。

烈日火知道隸沖天的心意，當下將老僧扶坐地上，緩緩將眞氣度入老僧體內，果然不過一會，那老僧緩緩睜開無神的雙眼，環看了一下周遭的眾人，露出一絲安慰的微笑，但當他最後看到烈日火時，突然間全身一震，兩眼傾刻間回復了些許神采，抖動的手指按上烈日火的肩頭，激動地說：「你……你……阿彌陀佛……終於在我最後一刻達成了願望。」

眾人心中皆迷惘不已，不清楚這老僧所言何事？尤其烈日火本身更是茫然，他從未見過這位老僧，但聽這老僧的語氣，又似乎已找尋自己良久。

這老僧緩緩轉頭向那個小和尚說道：「大捨，快……快……我的懷中……不……不動明王戒……」

這大捨和尚一聽便知師父所指何事，這個任務本來便是他倆師徒終其一生要完成的，不料竟在此時能見到烈日火，當下由這老僧懷中掏出一個極小的檀香木盒，遞給了烈日火。

那老僧一看烈日火接過了那小木盒，臉上又露出極爲欣喜的神情，隨後便將眼皮緩緩閉上，便再也無一絲動彈了。大捨和尚見師父圓寂，眼淚簌簌掉下，強忍悲痛低聲誦起往生咒，其他人在此時刻也不好多問悶在心中的疑惑，靜靜地圍在這老僧遺體四周。

大捨和尚誦畢後，轉身雙手合什，向烈日火說了句：「師兄……你好！」

烈日火倒是愣了一愣說道：「師兄？這怎麼回事？」眾人也感莫名其妙。

大捨和尚雙手合什說道：「剛剛這位趙施主提到不知我師徒爲何遭到追殺，其實原因皆在師兄你手上這檀香盒子中，他們要的便是不動明王戒。」

烈日火疑惑跟著道：「不動明王戒？」當下把小木盒打開，眾人皆好奇這不動明王戒是什麼東西，竟要逐天會耗這許多人力來搶奪？木盒一開，眾人才看到所謂的不動明王戒，其實只是一顆全部由紅寶石雕成的火焰狀戒子，雖然名貴，但也不算是稀奇之物。

大捨和尚知道眾人的疑惑，接著說道：「師兄，你再將戒子迎著陽光看看。」烈

日火依言將不動明王戒迎放在陽光下，抬頭一望，臉上不禁露出詫異神色。

那康永壯忙問：「看到什麼了？」

烈日火又看了一會，方道：「在陽光下，可以看到裡頭有一些較暗紅的條紋，很神奇的組起一幅狀若憤怒神明的臉譜圖案。」許多人不免哦的一聲。

大捨和尚說道：「這戒子裡面的神明臉譜，便是佛教中的護法不動明王，居於五大護法明王之首，這是天然形成的，更傳說數百年來有不少高僧爲其加持，有其不可思議的能力，對修行之人助益頗大。這不動明王戒一向是我們枯榮寺的鎮寺之寶，他們要奪的便是這顆戒子。」

烈日火仍然不瞭解這跟自己有何關係，當下問道：「既是鎮寺之寶，又爲何要輕易給我？」

大捨和尚笑著說道：「其實我枯榮寺自古有個使命，便是要替不動明王戒尋找眞主，而今日終於找到了，由於這層淵源，所以我才稱你爲師兄。」

烈日火咦道：「嘿！爲何是我？」

大捨和尚指向烈日火的額頭說道：「就因你有這個火焰胎記！」眾人仔細一瞧烈

日火額頭上胎記，果眞與戒子的火焰形狀頗爲吻合，暗中大家皆感神奇。

烈日火接著問道：「就算我是這戒子的主人，又會如何？」

大捨和尚立刻神情嚴肅說道：「不動明王是所有護法明王之首，因此與佛門有極深淵源，必須負起延續佛門、保護佛法的使命，不動明王以憤怒之火燒盡世間一切邪惡不淨之物，以潔淨世間。據寺中傳聞，不動明王戒的眞主，將有能力釋放出這不動明王戒的異力，化身爲不動明王。」

那洹水派的張鵬發恍然大悟道：「原來逐天會就是自知行事邪惡不淨，怕被神佛制裁，所以要對枯榮寺的僧人趕盡殺絕！」其他心思較爲細膩之人，當然知道逐天會必不只單純這麼幼稚相信會受制裁，定還有其實際的原因，但大捨和尚不說出來，眾人也不好打破沙鍋問到底。

突然那嚴冷竹冷冷說道：「這種神話般的故事，也只有你們這些僧人跟一群無知的武林莽漢相信！哼！」這根本便是冷諷張鵬發，當場張鵬發與高悌堯臉色一沈，就準備翻臉了。

趙天星見過世面較多，一看情形不對，趕緊出來打圓場說道：「這種事情不需要

多做爭議，反正這老和尚的心願已經達到，也可安心前去西方極樂，這戒子就讓烈日火收起來便是。」

朱華容看的暗暗好笑：「怎麼洹水派出的都是這種粗暴且沒什麼精明頭腦的門下！看來跟苟無畏兩兄弟不相上下。」烈日火雖然心中還有疑問未明，見眾人氣氛不對，也不好繼續多問，心想以後再獨自問清楚大捨和尚好了。

隸沖天接著對眾人問道：「怎麼各門派會聚在一起？又怎麼會受逐天會的追殺？」問起此事，趙天星、嚴冷竹、高悌堯倆師兄弟以及康永壯立刻黯然不語，氣氛一時沈重起來。

過了許久，康永壯才說：「我是威光門死裡逃生的幾個人之一，不久前暗中得知有一些門派打算聯合組盟，以對抗逐天會的壓迫，在我探知地點後，興沖沖地領著幾位師兄弟前去參加各門派聚會，當時共有洹水、鳳翔、昆陵、崇明劍派、唐山大刀門等近十幾個幫派派高手參與，不料其中竟有逐天會的內奸，當我們發覺已經太遲，整個聚會場所皆被逐天會圍困，大家分兩路逃出後，我們這一路戰至現今僅剩我們幾人……唉！」

朱華容知道以自己眞實的身份，跟眼前幾人可說是敵對的局面，因此一直靜靜站在一旁而未參與問話。

烈日火啊了一聲道：「有昆陵派？是那個師叔伯帶領？可知他們的情形嗎？」

趙天星回答道：「我們這一路逃出來時共有三十多人，另一路則因爲鳳翔、昆陵兩派較爲相熟，因此由周先池老爺子帶領兩派以及大刀門人往外衝，他們約有二十多人。一路下來，雖然我們死傷不少，逐天會也死了不少人，至於周老爺子那邊，我們就不清楚了，不過以周老爺子以及鳳翔派掌門人長孫大娘結合的實力，應該會比我們這裡的情況好。」

烈日火又是一聲驚奇：「啊！沒想到連長孫掌門也親自參與，唉……要不是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如今，希望他們皆能無恙！」

隸沖天問道：「如今各位有何打算？」

大捨和尚首先說道：「我師父已經圓寂，枯榮寺又被逐天會佔據了，我……我希望能跟師兄一起走。」

隸沖天沈吟一會道：「要跟我們一起？這可是很危險的，我們三人皆是逐天會勢

所必得的人物，一路上會受到的伏擊可能源源不斷，你……」

大捨和尚搖頭道：「我不怕！何況，我們枯榮寺歷代守護不動明王戒，我也有責任跟著師兄。」

烈日火心知隸沖天說的是實情，讓大捨和尚跟著可能會使他遭到許多兇險，但是對於不動明王戒，烈日火還尚未清楚其使用方法，若有大捨和尚跟著，隨時都可以詢問，因此烈日火頗為矛盾。

大捨和尚見烈日火猶豫不決，便道：「師兄，我絕不會給幾位施主添麻煩的，讓我跟著吧！」

烈日火望望隸沖天與朱華容，最後咬了咬牙說道：「好！你就跟我們一道走。」

趙天星抬起頭來，突然說道：「老夫在江陰的老窩也被逐天會挑了，這仇不共戴天，剛聽沖天賢姪說你們此去必會與逐天會有不斷的衝突，老夫想跟著你們，一同打擊逐天會的勢力！」

康永壯亦點頭說道：「如果不嫌在下武功低微，我也願意隨你們同行，反正我威光門也已死的七七八八，跟著你們也可多撈些本錢回來。」

嚴冷竹又是冷哼一聲：「本人一向獨來獨往，不願意受人約束，抱歉，我要回崇明島向家父覆命。」

高悌堯與張鵬發一向對嚴冷竹不滿，處處要反其道而行，當下張鵬發說道：「我師兄弟最看不起孤僻無情之人，隸沖天，我倆跟著你們走，助你們一臂之力！」

嚴冷竹冷冷地看了高悌堯與張鵬發一眼，也不答話，跟著便向趙天星抱拳道：「告辭！」雙足一點，身子便倒飛而退。

高悌堯恨聲說道：「你們瞧，這小子竟只跟趙老爺子告辭，我們都不是人了！」

隸沖天、烈日火與朱華容沒料到竟然會有這許多人要跟著走，雖然實力增加許多，但是這一來，得知他們所負的使命之人也會增多，尤其丹心挑劍圖牽涉到龐大寶藏，對武林人士可說是充滿了吸引力，因此隸沖天偷偷打給烈日火幾個眼色。

隸沖天說道：「白衣孤燕一向與黃巢賊寇作對，而烈日火又是昆陵派不世出的傑出弟子，因此逐天會對兩人是必殺之而後快，一來可剪除反對勢力，二來更有殺雞儆猴之效。至於我，則是牽涉到師門大仇，據我調查發現，逐天會似乎也跟我殺師之仇有關連，因此我等於是漏網之魚，亦是逐天會的眼中釘，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逐

天會隨時會對我們伏擊。」

烈日火點頭跟著「圓謊」說道：「沒錯，現在我們正打算先到我潞州邯鄲老家去取一幅先父遺留下來的山水畫，我早年便到昆陵派學藝，先父去世時我並未伴隨在側，因此這幅畫對我意義深遠。然後我們將轉道前往京師，那兒是聖上居所，戒備森嚴，想來逐天會較不敢輕易生事，因此我們打算在那裡建立個隱密聚會之所，暗中聯絡天下有志對付逐天會的英雄豪傑。」

高悌堯與張鵬發聽了高聲叫好：「沒錯，我們怎麼忘了把聚會所在訂在京師呢？否則逐天會也不會如此囂張無忌！」

趙天星撫著冉鬚，兩眼閃過一絲精光，說道：「如此甚好，咱們就啟行吧！」

隸沖天、烈日火、朱華容、大捨和尚、趙天星、康永壯以及高悌堯師兄弟八人，就此往潞州邯鄲方向行去，眾人卻不知此刻所行向的，竟是充滿詭譎莫測的兇險之路。

未完 待續

書名:	姓名:
電話: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學歷: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專 □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 □學生 □公務(含軍警) □家管 □服務 □金融 □製造 □資訊 □大衆傳播 □自由業 □農漁牧 □退休 □其他 ________	
地址: 縣□□□ 鄉鎮 市 區 村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下列資料請以數字填於每題前之空格處)

_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 /
1 書店 2 報紙廣告 3 報紙專欄 4 雜誌廣告
5 親友介紹 6 DM廣告傳單 7 其他 ______

______ 您希望我們出版哪一類的書籍 /
1 傳統武俠 2 奇幻武俠 3 星際科幻 4 電影劇本
5 愛情羅曼史 6 現代創作文學 7 人物傳記
8 社會人文 9 其他 ______

您對本書的意見 /
______ 內容 / 1 滿意 2 尚可 3 應改進
______ 編輯 / 1 滿意 2 尚可 3 應改進
______ 封面 / 1 滿意 2 尚可 3 應改進
______ 定價 / 1 偏低 2 適中 3 偏高

您希望我們為您出版哪一位作者的書籍 / (請填二位以上)
_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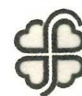
您的建議 /
______
______
______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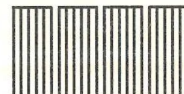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7993號



花田文化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九十一號十一樓B室
訂書傳真：（02）2507-6099
訂書專線：（02）2507-6098
讀者服務專線：080-012304



請沿此虛線剪下，對折後逕行投郵

新書介紹

絕谷英豪　1-6
風雲傳奇　1-2（陸續出版）
風雨江湖路 1-2（陸續出版）

張夢還作品集

9-10 名劍深情
11 艷女飛環
12 玉手捕金甌
13-16 霹靂雙姝

天涯系列

1 天涯孤客
2 天涯漂泊
3 絕跡天涯
4 天涯海角
5 戀戀天涯
6 行刀天涯
7 天涯之刃
8 烽火天涯

離火青瞳系列

1-4 韓霜館之卷
5-8 丁未夜之卷
9-12 雲柳馬之卷

快意江湖載酒行

1 初試啼聲
2 拳腳雙絕
3 揚威江湖